

英文漢譯的理論與實際

(增訂本)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INTO CHINESE

(New and Revised Edition)

吳獻書編

開明書店印行

英文漢譯的理論與實際

(增訂本)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INTO CHINESE

(New and Revised Edition)

吳獻書編

開明書店印行

序

此書是由多年所積的講義逐年修改增刪而成。一因友人的鼓勵，一因許久試用尚稱有效，敢編訂成冊，以供有意研究翻譯者之用。教授翻譯的人或者可把牠充作一些教材；自己開始翻譯的人可把牠作為一些自修或參考的資料。

但編者須申明此書所述都是關於由英譯漢的一方面，絕未涉及由漢譯英或由漢譯他國文字；換一句話說，此書所講的翻譯是不完全的，至多講得一半。由英譯漢與由漢譯英，其原則等雖無大差異，但編者所有的一些經驗只限於由英譯漢，故寧使此書內容不全，不敢以無所根據的言論供諸讀者。

再此書但求合實用而不重理論。或書中只有第一章是理論，僅佔全書的一小部分；餘都是實地研究的材料。要翻譯得好，研究與實習是最大要素；理論是不過開始時的一種領導。且年來翻譯界的理論已是很多，其中精警的也不少，也許已足夠充初學者的參考。即此書第一章中所述，除註明他人的言論外，也不敢說其中沒有前人或他人所已經說過的話。

第四章中所錄的譯文所謂“模範”，在編者之意是比較的而非絕對的。且良好的譯文當不止此章所錄；即第三章中充比較用的譯文，其中也有很好的，不過在前章中既作學者比較之用，下章中似不宜複見。故特另選八篇，錄於第四章。但編者見聞狹小，掛一漏萬，在所不免。此書如再版，而屆時有新發見，則當重行選訂。

最後，編者並不以為此書於翻譯界有多大的貢獻；也不以為開始翻譯的人讀了這書，一定就能翻譯勝任。上文已說過，要翻譯得好，最要的因素是譯者自己能耐性研究與實地練習；此書不過供給他一種研究與實習的工具吧了。

再 版 序

此書自二十五年出版後，未一載而初版即罄，諒此書對於從事翻譯者尚能合用。今更爲學者利益計，將書重加修訂，並增加材料，俾教學雙方或能收更大的效果。增修之點如下：

1. 本書既全爲自英譯漢的研究，故改名英文漢譯的理論與實際。
2. 第一章(4)條件和工具一篇中加入標點的功用一節。章末增加限義形容子句的譯法研究一篇，並附練習材料。
3. 第二章中除原有二十句外更增四句。其中較難的字語概加漢文註釋；且將前十二句的各譯文加以批評，分別優劣。
4. 第三章於原有八篇外增加二篇；且亦如第二章中之加漢文註釋。前四篇中增加評語，並將各譯文分別高下。
5. 第四章中每篇加漢文註釋，但不加評語。
6. 書末增加附錄，載標點的簡易用法，以便學者隨時檢閱。

編 者 誌 東吳大學，二七，一〇，一

目次

第一章 翻譯通論	1
(1) 才力和訓練	1
(2) 動機和計劃	2
(3) 定義和原則	4
(4) 條件和工具	10
(5) “直譯”與“意譯”	17
(6) 譯名	20
(7) 限義的形容子句的譯法	31
第二章 句譯研究	39
第三章 譯文比較	58
(1)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少年維特之煩惱)	
羅 牧譯 (北新本) }	58
達觀生譯 (世界本) }	
(2) The Father (慈 父)	
劉頤年譯 (英文雜誌) }	63
冰 巖譯 (小說月報) }	
仁 華譯 (蘇州明報) }	
(3) New Practical Physics (新實用物理學)	
陳寶珊譯 (文怡本)	} 74
薄善保譯 (北平師大理科叢刊社)	
蔣恆銳譯	
陳嶽生譯 (商務本)	
蔣一麟譯 (自然科學編譯社)	
胡劉定一	

- (4) The Voyage (海 程)
- | | | |
|---------------|---|--------------|
| 林 紆 譯 (商務本) | } | 81 |
| 蔡宗和譯 (英文雜誌) | | |
| 陳心純譯 (旅行雜誌) | | |
| 柳 影 雲 譯 (春江本) | | |
- (5) First Love (初 戀)
- | | | |
|------------|---|--------------|
| 豐子愷譯 (開明本) | } | 94 |
| 徐冰鉉譯 (北新本) | | |
- (6) The Citizen and the Home (公民與家庭)
- | | | |
|-------------|---|--------------|
| 蘇錫元譯 (商務本) | } | 99 |
| 翁長鍾譯 (中華本) | | |
| 邵家駒譯 (英文雜誌) | | |
- (7) Treasure Island (金銀島) (寶島)
- | | | |
|------------|---|---------------|
| 顧均正譯 (開明本) | } | 104 |
| 丁留餘譯 (世界本) | | |
| 奚誠之譯 (三民本) | | |
- (8) Practical Chemistry (實用化學)
- | | | |
|--------------|---|---------------|
| 孫豫壽譯 (商務本) | } | 116 |
| 吳靜山譯 (世界本) | | |
| 徐作和譯 (滬江化學社) | | |
| 顧均正譯 (開明本) | | |
- (9) Salomé (莎 樂 美)
- | | | |
|-------------|---|---------------|
| 桂 裕 譯 (商務本) | } | 127 |
| 徐名驥譯 (中華本) | | |
| 徐葆炎譯 (光華本) | | |
- (10) Has Human Life Any Meaning and Value?
(人生之意義與價值)

余家菊譯 (中華本)	} 134
郁達夫譯 (創造季刊)		
胡適譯 (努力週報)		
郭沫若譯 (創造季刊)		
成仿吾譯 (創造季刊)		
戈樂天譯 (時事新報)		
張東蓀譯 (時事新報)		

第四章 模範譯文 137

- (1) Macaulay's Life of Samuel Johnson (約翰生行述)
 - 裘錫_{吳繼}譯 (商務本) 138
- (2) Pygmalion (賣花女)
 - 林語堂譯 (開明本) 144
- (3) Compensation (補救)
 - 梁實秋譯 (中華本) 154
- (4) The Last Lesson (最後一課)
 - 胡適譯 (亞東本) 158
- (5) Lord Chesterfield's Letters to His Son (拆斯忒飛伯爵家書)
 - 孟憲承譯 (英文雜誌) 168
- (6) Why America Went to War (美國對德宣戰之理由)
 - 蔣夢麟譯 (商務本) 174
- (7) The School for Scandal (造謠學校)
 - 伍光建譯 (新月本) 188
- (8) Exploring the Secrets of Persepolis (波斯古都出土記)

秦理齋譯 (旅行雜誌) 196

附 錄

General Directions for Punctuation 210

第一章 翻譯通論

(1) 才力和訓練

翻譯這件事，看看似乎不難，做起來卻很不容易。若自己未曾嘗試過，往往以為做翻譯工作時，原著者已把意思完全給我們，不需我們自己思索，祇把牠搬到本國文字就好了；殊不知翻譯之難就在意思已經有了；因既已有了，不容我們再加思索，參以己意。非但如此，且原著者已把他的意思完全表現，致我們譯時，從頭至尾無處不被原文束縛。要把牠譯得滿意，必須把著者的意思體貼入微，把著者的思想當作自己的思想，把著者的感情當作自己的感情；這樣，方不致埋滅原著的真面目。

我們閱讀別人的譯品，很容易輕下批評；這句譯得不順，那句譯得太呆。但自己若嘗試一下，就覺得批評容易，而動筆竟會隨處遇到荆棘，不知難了幾倍。所以看出人家譯得不好和自己譯得好乃絕然是兩件事。我們所讀的譯文中有些句子不過覺得順利明白，不見得怎樣好，但譯者在動筆時，這些句子竟在他腦海中盤旋了不知多少時，經塗抹勾出，改而又改，亦未可知。

且我們一經自己嘗試後，就會覺得譯一篇文字和讀一篇文字是大不相同。我們平常讀了一篇東西，自己以為完全懂了；但等到動手譯時，覺得其中有許多地方在讀時實在沒有徹底了解，還須細細辨別每一字的用意，每一句的結構和語氣，必到實行翻譯時，方始一一領會。等到譯完，方覺得這篇原著現在確是懂了；以前所知道的不過牠的大意罷了。

翻譯乃如是之難，所以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必須有基本的才力，

並經相當的訓練。所謂基本才力，就是譯者對於原文須能透徹了解，於本國文能清順暢達，操縱自如。倘然翻譯一篇文字而於原文祇能了解其浮面的意義，則所譯必不易讀，因譯者自己尚未真明瞭原意，讀者豈能讀了明白呢？若原文既已徹底了解，而本國文的程度不夠，則當然不能將原意明白達出；即勉強爲之，非惟譯時左支右絀，譯成後他人讀時必難明瞭真義，或易誤解，至少要覺得格格不順，閱之生厭。總之，要譯得好，這兩種才力缺一不可。

有了這兩種基本才力，然後須再加訓練。訓練的方法大概可分三種：(1) 先翻譯淺易短篇文字作爲自己實習的工作，即譯一節兩節而不成篇，亦無關係。先由記述文着手似較便利。逐漸譯描敘文及議論文（開始時極不宜譯文學作品）。惟須自己認清這是實習工作，切不可急於把譯品出版；因訓練時期一有了功利主義存乎其間，結果就不會十分圓滿。亦不可見了人家出版的譯品未必比自己的好，就想投稿，因坊間出版的譯品優者固有，而劣者實亦不少，這是毋庸諱言的。

(2) 多讀好的譯文（參看第四章），惟須和原文細細對照；無論逐句讀或逐段讀都好。越是難句，越須多加研究。當然，所謂好的譯文，其中偶有小疵，亦意中事，因真完善的譯文實是難得的。讀時當學其所長，略其所短。

(3) 把二人以上譯出的文字（見第二、第三章）逐句或逐段比較，同時亦須把原文對照。做這一種工作，最好先讀譯文，看那一個譯得明白易讀，然後再和原文細細核對。這樣一來，往往優劣立見，而同時自己就無形中得到不少的進步。

以上這三種訓練可同時進行，亦可逐項進行。

(2) 動機和計劃

有了上述的兩項基本才力和相當的訓練，然後要有適當的動

機和計劃。所謂適當的動機不外乎“志在益人，介紹文化”；介紹外國極有價值而合乎我國需要的學術；立志爲翻譯界闢一新境界，去打破人們怕讀譯文的心理。切不可存名利之心；一貪了名或利，成績便不會好。在唐代翻譯事業最盛的時期，翻譯爲一種非常嚴重偉大的事務。當時所譯的大都是佛經，翻譯事業含有些宗教意味，所以看得分外鄭重。公家和私人方面都有大規模的“譯場”，組織又非常嚴密，每一“譯場”大概分設七部：(1)譯主，(2)筆受，(3)度語，(4)證梵，(5)潤文，(6)證義，(7)總勘。當時成績之優，佛經譯筆之佳，全因於此。

至於現在的譯品，低劣者實是很多。讀者的厭惡譯本雖亦有出於成見過深，但平心而論，我們不可深怪讀者；因爲他們的成見實因讀了不少難懂的或自命爲歐化文字的譯文而起，不是從未讀過一本譯本而先抱此成見的。

至於這類難懂的譯本何以這樣的多，其最大原因就是上文所說的名利兩字。一方面譯書的人爲了金錢或虛名，就顧不到別樣，祇求譯得快，交稿早，可以早達目的。對於譯筆的優劣，對於著者讀者應負的責任，都無暇顧及。一方面出版界往往爲貪稿費的便宜，出書快，就多多益善地把低劣譯品供給讀者。這樣地彼此利用，彼此動機都是名利，翻譯成績如何會好？讀者見了譯本，如何不頭痛？我並不是說良好的譯本絕對沒有，也不是說出版界都是祇知圖利，不過良好的實是少，惡劣的實在太多，以致翻譯事業經過了如許時期，進步仍是很小。回顧他國，西洋各國不必說，單看日本，她譯有托爾斯泰和莎士比亞的全集，且據深通日文的人說譯筆很好。我們聽了，能不自愧！

講到計劃，大概可分下列兩點：

(1) 先定次序，何者先譯，何者後譯，有一貫的主張。當然，所譯的範圍應以譯者自己所熟習的學識爲限。學了醫科而譯關於農

科的書，當然不行；但就在自己的學識範圍以內，亦應自定先後。胡適在他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說：“祇譯名家著作，不譯第二流以下的著作。”這句話是很對的。但翻譯名家著作時，亦須先擇其於我國最有實用者先譯。如有兩本名家著作，而一屬高深的作品，一屬通論一類的書籍，則寧先譯後者，因後者較能普遍。總之我們譯書，應替讀者設想。何者於讀者最為有用，當最先譯，不當全因自己興之所至而定先後。

(2) 如可能，我們應結合同志組織譯書會；因幾個人合譯終勝於一人獨譯。開始時規模不必大。規模大了，勢必人多，而於是免不掉要定些章程之類。如是則各分子反覺拘束。且人多有時反有不便之處。祇要有幾個彼此意氣相投而所學同一門類的人結合起來，做一些翻譯工作。大家志在益人，不求名利。但同時須切戒不可爭鬭，應彼此平心靜氣地互相討論，互相切磋，方能有良好的收穫，否則仍歸失敗。

(3) 定義和原則

翻譯的定義各書所載的亦不少。我國古代就有翻譯事業。漢許慎(叔重)的說文解字說：

“翻者，飛也。從羽番。音從番；形從羽。羽，鳥長毛也。

“譯者，傳譯四夷之言者，從言舉聲。言，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辭源對於翻譯兩字的分別的解釋是：

“翻者，覆轉也。

“譯者，傳他國之語言文字而達其意也，如通譯，翻譯。”

又辭源對於翻譯所下的定義有兩條：

“(1) 繙譯 傳他國之語言文字而達其意也。通作翻譯。

“(2) 翻譯 以本國言文與外國言文互譯也。亦作繙譯。”

近時蔣翼振的“翻譯學”定義是：

“用乙國的文字或語言去敘述甲國的文字或語言；更將甲國的精微思想遷移到乙國的思想界，不增不減本來的面目；更將兩國或兩國以上的學術，作個比較的研究，求兩系或兩系以上文明的化合，這個學術叫作翻譯學。”

以上這些定義，似乎簡的太簡，繁的太繁，不能代表我們意中的翻譯。方光源對於這些定義不能滿意，所以也下一定義：

“翻譯者，將某一種的語言文字表現於另一種的語言文字而達其意，且不失其真者也。”

這定義比以上幾條簡括清楚得多。換一句話說，就是翻譯是將一種文字之真義全部移至另一種文字而絕不失其風格和神韻。

我們覺得這樣的定義雖不得為盡善盡美，但總較以前所有的切近而易於了解一些。

至於原則，嚴幾道在他的天演論的例言裏說過：“譯事三難：信、達、雅。”從此以後，這“信、達、雅”三字就成了這幾十年來的翻譯原則；批評翻譯的人亦大都把這三字作標準。實則現在我們意中的“信、達、雅”與嚴氏的“信、達、雅”幾已完全不同了。我們試看嚴氏對於這三字所下的解釋就可了然了。嚴氏說：

“一，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顛倒附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悖本文；題曰達愜，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

“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隨舉隨釋；如中文之旁支；後乃遙後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十百言。假今仿此為譯，則恐必不可通，而刪削取徑，又恐意義有漏。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則下筆抒詞，自善互備。至原文詞理本深，難於共喻，則當前後引襯以顯其意。凡此經營，皆以為達。為達即所以為信也。

“一，易曰：‘修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即為譯事模楷。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僅期以行遠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

則求達難。往往抑義就詞，毫釐千里；審擇於斯二者之間，夫固有所不得已也，豈鈞奇哉？”

這是嚴氏的見解。我們現在對於這三字的解釋是：

- (1) “信”：對於原文忠實。
- (2) “達”：譯文明白曉暢（不是“達悒”，也不是“前後引續以達其意”）。
- (3) “雅”：譯文文字優雅（不是“用漢以前字法句法”）。

我們若把上列三條和嚴氏的話一比較，其間的差別就顯然可見，而嚴氏所謂的“信、達、雅”的不適用於現在亦就似無疑問；因為“達悒”，“前後引續”，“用漢以前字法句法”，都不能做現代翻譯工作的方法。但我們若不喜另立新名目，而把這三字照上列(1)(2)(3)解釋，則這三字仍可作現代翻譯的標準。

有人說“信、達、雅”就是“真、善、美。”這也不錯：真就是信；美就是雅；惟善太含混，不及達字顯豁罷了。

愛爾蘭 Alexander Fraser Tytler 在他的“*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書中有下列的三個原則：

1. The translation should b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2.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
3. 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original composition.

他這三條與我們的“信、達、雅”似乎有些出入，但細辨其意義，實在無重大的差異。他的第一條是須將原文全部移至譯文；第二條是譯文須具原文的風格和作態。概括說起來，就是完全保存原著的真；這豈不是就是我們所謂的信？他的第三條是譯文須與自己作文同樣的流利自如；這豈不是就等於我們所說的達？若說“雅”也包括

在這一條中，亦似可通。

所以現在從事譯翻的人仍不妨把這三個原則作為翻譯的標準。照這標準做去，即使不能完善，亦不致於大謬。

我們現在試把這三個原則分別討論一下。

我們現在所謂信的一字的界說，書本雜誌等所載很多，而且也各各不同。但歸納起來，大概可分為下列兩說：

(1) 保存真切原意。

(2) 譯文與原文意義及語法均能畢肖。

這兩說自以(1)為合理。籠統說，就是忠於原文。說得詳細些，第一須略知著者是何等樣人，他的主義或思想是怎樣的。第二譯時能體貼著者所要表示的意思；須明瞭原著文字的性質、體裁、和風格。譬如所譯是說理文字，則譯文當用說理文字的體裁。若所譯是一種輕快而近乎遊戲的文字，則譯文亦須用這類文字的體裁；若譯成端莊嚴重的文字，則無論譯得怎樣正確，總與原著相背了。所謂忠於原著，是不僅字句與原文符合，須體裁風格亦與原文相同。

其次，我們要顧到“信，”須了解原著中含蓄之處。記述文中含蓄較少些，但有時也有。議論文中，往往多少有些含蓄。大都著者天分愈高，其文字中含蓄之意愈多。這是譯者所應注意的。

還有，有時遇到一句，譯時毫不感到困難；譯成後覺得毫無錯誤；以為於信可以無愧了。是的，有時確是這樣；但有時因譯時忘了原文的語氣，致所譯字面完全不錯，譯文亦通順，而竟失卻了原文的神，這是很可能而又常有的事。例如：

“It is not beauty, it is not wealth that will give you friends”,

如譯為：

“美與富不能使你得到朋友，”

亦不得為錯，但按原文語氣，若譯：

“能使你得到朋友的，不是美，也不是富，”

似更貼切。原文中的“not beauty,” “not wealth” 是很注重的；若照第一個譯法，譯文比原文平淡了好些，已失掉原文的語氣，就是修辭學中所謂的勁勢。然像這樣的文字有句可按，還不難捉摸。遇到了原文有含蓄之處，譯時當然須更加注意。所以我們在動筆之先，不僅要明白原文的字句，並須了解每句中各部的相互關係及其字裏行間所含的意義，美作家 Henry David Thoreau 曾說我們讀書應當“read between the lines,” 就是此意。

至於(2)說是不能完全成立的：因語法畢肖是件不可能的事。中西文字的習慣相差很遠，若求語法畢肖，譯出來的東西勢必為完全西式的中文，不能使人了解，等於不譯。

講到“達，”上文已說過，我們現在所謂的達是指譯文的明白曉暢。我們翻譯必須顧到信，是因對著者負責。同時亦須顧到達，是因亦對讀者負責。譯者應當為不能讀原文的人設想；若譯成的東西佶屈敖牙地難讀，或文字過於歐化，讀者必閱之生厭。故譯文中每句用字的多少，一句中各部前後的次序儘不必受原句結構的縛束。但段落和句子的前後，則為保存原意起見，應盡量依照原文中的次序（有時亦有例外）。總之，譯文須一方面與原文全部合符，而一方面須流利明白，使讀者不覺得他所讀的是譯文。這就是上文 Tytler 所說的“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original composition.”

此外，譯時不可因求達而忘卻信，不可因達而擅改原意，不可因臆拙而將原文自由伸縮；亦不可因原文中一字或一語的不容易譯，或似覺無甚出入而就不譯。我們有時碰到一字或一語，譯時確有些困難，且似乎此一字無足重輕，譯出後反使全句不順，於是就把這一字或一語刪去而不譯。實則除原著不經意寫者外，大都每句中一字有一字的功用，一語有一語的功用。初讀時似不覺得，若仔

細辨別，有時就覺得竟無一字可以不譯，而致無從下筆。越是原著好，越是一字不易輕易，一字不易增刪。至於其中的連接詞、介系詞等當然不盡在此例。

有人說，所謂“達”是“達意而已。”這說似難成立。從上文所述，我們就可知道良好的翻譯不是單把原意達出，就算了事。若是這樣，翻譯就不得不算爲難事了。有時我們譯一篇文字或一本書，僅把牠的大意達出，並不逐段逐句去譯，這當然亦非不可，但這不得爲翻譯，乃是述意罷了。

也有人以爲“達”非必要；因原著若很晦澀，而譯成明白流利的文字，反違背了“信。”這句話也不盡然；因原作晦澀而著者苟非故意如此，則譯者將牠完全譯出而比原文暢達易讀一些，似亦不得謂背“信。”至於原作故意寫得晦澀難讀的固然也有；但究竟是少數，可視爲例外。

最後一個原則“雅，”是不及“信”和“達”重要，牠的是否需要，應以原著性質而定。除文學作品外，“雅”是不十分需要的，且有時竟用不着（試譯文學作品幾不能譯）。例如科學或近乎科學的文字，其目的在傳達一種知識，原文必明白淺顯，使人容易了解。譯文當然亦應如此。若譯一篇關於製造某種機械的文字而用了一種富有文學意味的古雅語句，則非惟不信，並覺可笑。不但此也，即在文學作品中，也不是都須要雅的；例如社會小說一類的作品往往爲描寫下級人物而反須用粗俗的筆墨；用了高深典雅的文字，反覺不倫不類，不近人情。

“雅”不分文言白話。不要以爲用了白話，就不能雅，或用不着雅。文言可以雅，白話也可以雅。翻譯是同創作一樣的，要求文字優雅，不在乎用文言或白話，祇要文字適當而明淨。即使所譯不是文學作品而是說理的或傳達知識的文字，譯文亦須明白簡淨；拖沓帶水，無論在那一種文字，總是不行的。

末了，還有一點必須注意：就是無論譯任何文字，切不可因求“雅”而犧牲“信”或“達。”

(4) 條件和工具

我們既把“信、達、雅”或“真、善、美”作為翻譯的標準，則必須備下列的條件方可達到這三項的目的：

(1) 不論所譯何書，須知這書的背景；所謂背景，就是著者的生平與其平素的思想。例如你若譯羅素的文章，至少須略知羅素的生平和他的思想；若譯墨索里尼的著作，須略知墨索里尼的性格和主義。這樣則你動筆時不致誤解，不致隔膜。同時亦須認清自己所譯的東西是屬那一種門類，對於該項學術自己有無把握。無論你的外國文程度怎樣高，本國文的筆怎樣達，若你所譯的東西是你所從沒有研究過的，譯起來勢必事倍功半，且總不免有錯誤笑話。故譯一書，除知道著者的生平等外，必須所譯的東西確是自己平素所熟知的，方有把握。請一個精通中西文字而平素研究哲學的人去譯一本專講汽車或飛機的構造及其各部的結構等，勢必弄得一團糟；譯得非常吃力，人家看了，還是不懂。此外，我們又須知道一些西人生活的背景，例如“坐在窗裏”似覺可怪。實則西式屋子中窗的位置與我國舊式窗的位置不同。若明白了那一點就覺不足為奇。這不過一個淺顯的例子。其他關於習慣上的差異真多得很，要譯得不錯，是在譯者的知道不知道西人生活和習慣的背景。某偵探“勃然大怒，拂袖而起”這類笑話，就因譯者忘記了西人的服式所致。

(2) 無論所譯何書，在動筆之先，須把原文全部讀過一遍。原著全部的思想已了然於胸中，然後逐段翻譯。這樣雖似多費一些工夫，但實際上這一些工夫並不是浪費的。因你若不先讀原著全部，而就動手，往往要碰到窒礙，有時要覺得思想方面似有不接筭之處，有時有些句子不能徹底了解，致起錯誤。若原著的全部思想已

經明瞭，則除非那原著中真有思想不貫處或自相矛盾處（當然是很少的）外，譯時必可順利得多，且少誤解之處。

(3) 遇到很長的句子，如覺意義不能捉摸，或有些模糊，或句中各部意義的輕重不清楚，必須把這句的結構分析一下。無論怎樣長的句子，若經分析清楚，牠全部的意思和各部間的關係必能完全明白。然後照中文習慣而譯成中文，不致有誤。有時原句實在太長，我們雖很明瞭牠的意思，無論如何譯法總不能滿意，確是有的；但若確是徹底明瞭，則所譯即不滿意，總不致於錯誤。若不過約略知道牠的意思而就下筆，譯成後竟會和原意完全不同，或各部的輕重倒置。

(4) 翻譯還有幾點極應避免的。在申報自自談有一位署名庵的先生在他的翻譯論中說得很好。他說翻譯有數忌：

“(A) 忌誇淵博。要不蔓不枝，不離本行。

“(B) 忌用古典。張冠原應張戴，不應李戴。

“(C) 忌用古字。寫出古字，或摘出漢賦中之僻字，加於翻譯以求其高華，往往‘不字’之至。

“(D) 忌討好。將西詩譯成律詩或騷體，有討好之嫌，結果往往反不能討好，而費力太多。

這四忌，除(D)專適用於譯詩外，都是一般譯者所當注意的，尤其是國文素有高深研究的人；因國文程度平常，胸中古典字亦必不多，要誇示淵博，亦誇示不來。惟國文已有很好根柢的人，有時要譯西文中一語，而想到中文中有一類似而實非的成語，就貪牠現成或簡潔而把她硬拖到譯文中。實則若細辨原文意義，就覺得所譯竟有些不倫不類，或竟張冠李戴。總之，譯書當和自己作文一樣，不可貪弄筆頭。隋彥琮在他的辨正論中說得好：翻譯“當貴樸而近理，不貴巧而背源。”

(5) 一篇東西或一本書譯成後，應細心修正，修正的方法可

分三層：

(A) 自己先將譯文仔細讀過。遇到不通順處，將其改爲通順，而同時須顧到不背原意，顧到不讀原文的人，能懂不能懂。

(B) 然後逐句和原文對照，看有無遺漏或錯誤。譯長篇作品，不獨句中的字容易遺漏，即全句脫漏，有時亦竟不免。修正時這(A)(B)兩種工作前後倒做亦可。

(C) 自己修正後，再請他人閱讀，不諳西文者更好。請他發表對於譯文的忠直意見。如能多幾個人閱讀，當然更好。但他們批評我們的譯文或指出其中不懂不順之處，我們須虛心承認，不可太主觀；我們須知道我們有了原文在腦筋中，所譯又出已手，自然不會不懂，讀時不易覺得不順口。但是自己覺得好，是靠不住的。譯得忠實不忠實，自己還可以辨別，至於暢達不暢達，自己是很難斷定的。他人的感覺在這一點上總較我們自己正確一些。我們須牢記譯一本書原備他人閱讀而了解，若他人讀了不懂或覺難讀，是仍沒有達到譯書的至要目的。所以凡請人讀後，人家指出的弊病必須修改；如其可能，修改後請其再讀，看是否較好。如要譯文真能滿意，這樣的工作儘可一而再、再而三地繼續下去。這工夫不是白費的。關於這一點，彥琮也曾說過：“譯家宜志願益人，不憚久時；器量虛融，不好專執。”

萬一自己修正後，沒有人替我們閱讀，則也有一個辦法：就是把已經修正的譯稿和原著暫時擱起；過了幾天或幾星期（愈久愈好；急於交稿或出版的當然辦不到），然後將譯文再讀一次。此時原文大都已多少忘記了些，牠在我們腦筋中的印像總不及剛譯完時的那樣清楚；故這一次重讀時往往會覺得有些句子不通順，有時竟會發見自己也一時看不懂之處。我們自己對於譯文的究竟滿意與否，這一次的眼光較初次修正時正確得多。遇到不滿意處，再加修正。但這一次的修正必須和原文對照，否則容易祇顧到暢達而忘却

了忠實。

最後是工具問題。翻譯究須用何種工具？第一，文字方面究竟用文言呢還是白話？這問題也經過了不少的爭執。有主張文言的，也有主張白話的；有人以文言宜於某種作品，白話宜於另一種作品。實則這是無須多爭的問題，譯得好不好，不在乎用文言或白話。用文言可以譯得好，用白話也可以譯得好。當然，我們所謂文言，是指淺顯清順的文言，不是什麼某某派或某某種古式文字。我們翻譯時應用那一種，最好由各人習慣而定。如一個人自己平時創作慣用白話，譯書就用白話；若平時慣用文言，就用文言。一個人用其慣用的工具做工，成績總可好些。

傅斯年主張絕對用白話。他說：

“到了現在，文言已是死了的，不中用的。所以斷不能拿牠來代表現代的活潑著作。而且文言和西文太隔閡，白話比較稍近些。要想直譯非白話不可；要想和原來的切合，非不用文言不可。……”

他說白話比較和西文稍近些，我們是相信的；至於說非不用文言不可，覺得似太偏激些，不敢完全贊同。關於這一點，張士一和鄭振鐸的意見似較正確。張說：

“以‘胡譯’自稱爲直譯者往往乞憐於白話；以‘附會’自稱爲意譯者往往求助於文言。其實白話文言對於適當的翻譯，似無多大的分別。”

鄭說：

“祇求意義明瞭，無關白話文言。總須看材料，說理的書，白話較好。”

第二件工具是標點。標點現在已通行很久，但還有人不喜歡用牠，尤其是慣用文言的人。但我們須知一個人寫或譯一篇文章，其最大目的是要他人讀之而瞭解，並一些兒不誤會他的意思。標點而功用既幫助讀者對於所讀之物有確切的瞭解，而同時又使自己的意思達得透切，則我們無論翻譯或著述，何不利用牠，使讀者譯者兩得其便？

我國文字的不科學化，上文已經說過，這一點尤其在翻譯時容易感到。標點可以略補這缺陷，在文言白話上是一樣的。

英文語法固較漢文科學化得多，但若不用標點，或像我們從前一樣單用句點，則亦能使讀者誤解，至少使讀者多費些力。所以漢文用標點是有利無弊；不可為舊習慣所拘而把值得採取的東西拋棄不用。

但用標點有一事須注意：即此種標點既採自西文，其用法應一律依照其原定的規則。好在西文中關於標點的規律，條理井然，不難明白。切不可不顧規律，自由濫用；你可自由，人家也可自由；於是弄得各人用的標點祇有各人自己明白，而標點便利讀者的最大目的就此失掉。現在各種出版物中的標點不統一，就是各人自由運用的結果。分析起來，這種弊病的原因不外乎下列兩端：

(1) 知道西文中標點用法而寫漢文時隨隨便便，不嚴謹地依照原有的規律，或雜以漢文句點的舊習慣；例如：

這和氣的老人，領導我們到江邊船上。

這“人”字下面的截點(,)是不合規律的。這句在英文中“人”字下是絕對用不着任何標點：

The kind old man led us to the boat in the river.

這截點的誤用不是出於隨便，就是出於漢文句點(、)的習慣；因照舊習慣這句中“人”字下用一句點是很通行的。

像這樣的例子在一般出版物中很容易找到。且除了這一種例子外，其他錯用的標點亦隨處可見；如太多用驚嘆號(!)及間接問句如“我不知道他需要什麼，”下面用疑問號(?)等。

(2) 從沒有研究過英文中標點的用法。有些人的英文程度太淺；翻譯時還沒有學過標點或學而未熟練，故用時不免錯誤。還有一班人漢文程度很高，不過以前未曾有過機會讀英文，當然標點的用法不曾學習過。但因為漢文有根柢，往往就不肯，或以為不屑，去

研究那機械式的舶來品。於是比較守舊的就把標點擱去不用，以爲我國文字數千年來從未用過這種複雜的標點，也並不見得常常使人誤解。此種見解是錯的；因爲以前不常常誤解縱使對的，現在用了標點，一定能使人更不誤解，更省一些精力。比較維新的往往自由採用標點。但不曾研究，謬然採用，當然難免錯誤。實則爲學之道，不論所學爲何，最緊要的條件是“不恥下問。”英漢文字程度淺薄的固不必說，就是漢文程度極高而沒有學過英文，若肯細心研究標點的用法，乃是一件可以佩服而不是一件可恥的事情。

總之，標點是有助於讀者，且亦幫助譯者著者把他的意思確切達出。但用法必須統一，不可自我作古，弄得學者無所適從。統一的辦法不外乎依照英文的標點規律。上文已經說過，我們既把標點從英文中搬取過來，牠的用法也應一起搬取過來；不要像人家說西方的東西一到我國，便會變相，便會變得不倫不類而結果弄得一團糟。

爲便利學者起見，把英文標點的規律附於書末以便隨時檢閱。

第三件工具是字典。從事翻譯的人，字典固不可不備，但不可太倚賴牠，對於牠的期望不可太奢；否則我們要時時覺得失望。因爲你求助於牠；牠十次中至少有七八次也無能爲力。遇一生字而求其平常意義，當然無問題，但若碰到一字，牠的意義是你本來知道的，但一時却想不出一個適當的譯法，而於是翻字典，那麼大都毫無結果，牠所給你的定義，或者並不錯誤，但不適用，你仍得自己去想或請教別人。這不能歸咎於字典。字典上的定義，固偶然有不正確或不完備的，但究是少數；其所以不適用的最大原因是字的意義往往因用法而定，不可強執一義。同是一個字，在這句中這樣解，在那句中作那樣解，是常有的事。

我們預備偶然之用，固應備一良好的英漢字典，但同時也應備一良好的英文字典；因我們碰到一字似已知道牠的解釋而想不出

如何譯法，有時是因我們對於這一字的意義究沒有徹底了解；若果是這樣，則若翻閱英文字典，明白了這字的來源和各種的用法，或者就會自然而想出其的適當譯法。林語堂在他的論翻譯中有一段很透徹的話：

“譯家之錯誤每每即爲此死的字義觀所致。究其原因，就是譯者於英文尚無深長的研究經驗，於字之用法尚未熟識，而徒據字典上之定義以解字，然後由此零碎字義以解句。換言之，就是對於字典上的定義信心過重。……譯者必於一字之用法瀏覽既多，意義自熟；故或便有疑難，心中亦自有把握。若徒據字典上一面之緣，以爲便可得字義之底蘊而必不一誤者，就可以說是太信定義，是守死的字義觀的人。”

又上文所說的唵君關於字典的功用，也說得非常痛快。他是主張專用原文字典的。他說：

“莫翻英華字典或法華字典之類。翻書時字典最好原文原解的。現時洋文華解之字典大致皆宜於初學洋文，而不宜於翻譯，有時思路滯塞，求在這類字典中尋啟發吧，便如煩躁的人希望得異性的安慰，他或她使你更煩躁，冒火。那有詩做得好的抱住佩文韻府或詩韻合璧？那有會翻書的不斷地從字典中取出一個個字補湊編排？……”

這兩人的話都是經驗之談。我們在事實上即不能像唵君所說完全不用英華字典，而英華字典於翻譯之功用如何，已顯然可見了。

至於現在所有的字典究係何種爲最適用？英文字典當以牛津簡明字典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爲最佳。其次袖珍牛津字典 (Pocket Oxford Dictionary) 也勉強可用，但究嫌字太少。牛津大字典或韋氏大字典當然內容更豐富，更完備，但非普通人財力所及。英漢字典，以現在爲止，似以英漢綜合大字典 (商務版) 爲最適用。人名、地名則有余祥森等的外國人名地名表 (商務版) 可用。翻科學上的專名，當用各科學的專門字典。所可惜者現在各科學還未都有專門字典以供我們之用。

(5) “直譯”與“意譯”

爲“直譯”和“意譯”兩個名稱，不知興起了幾許紛爭！直到現在還沒有終止。實則許多的爭執都起於各人對於這兩個名稱的界說的不同，所以往往爭了許久還是隔靴搔癢。國立中央大學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艾偉的譯學問題商榷中曾發表過各翻譯家對於“直譯”，“意譯”的界說如下：

(1) 孫貴定 “直譯”即是拘泥原文字句之構造，並不計及漢文字句之通順或自然與否。‘Suggestion is the painless insertion of new thoughts and ideas in the mind of the one with whom one is conversing.’ 直譯爲‘暗示卽是將新思想及意念，不痛苦地插入所與談話之人之心中。’

“除專門學科名詞之外，盡量採用漢文固有之成語以及最自然之字句，爲翻譯之工作，能達原文大意，而不失其真銓者，謂之意譯。‘A man must both live and learn. In order that he may live until he learns he must have a certain number of fixed correct reactions to keep him alive.’ 意譯爲‘生活與學習並重，惟人非生而卽能學習者，故在學習之前，須先具固定而且適用之反應。’”

(2) 杜佐周 “直譯者依照原文逐字逐句而譯之也。例如：‘In many communities doubt regarding the value of school causes more pupils to leave than the economic necessity.’ ‘在許多社會裏，對於學校價值的懷疑使更多學生離開學校，比之於因爲經濟的需要。’

“意譯者，依照原文之意而譯之，使譯文更合常態用法耳。例如上例可意譯如下：‘許多地方，學生之離校，因爲懷疑學校之價值者比較因爲經濟困難者爲多。’”

(3) 游修吾 “依次序一句一句，一段一段，一章一章的翻譯，不增減原文的意義者爲直譯。‘Everybody has his little peculiarities of language. Each one has his peculiarities of accent or pronunciation and his pet words and phrases. ‘每個人的語言有他的特性。每個人

的發音腔調及他所愛用的字句，均有他們的特性。

“依譯者之方便按照原文翻譯而不失其真意者為意譯。意譯的舉例如下：‘每個人的言語，發音，腔調，及其所愛用的字句均各有他的特性。’”

(4) 吳致覺 “照字面或句法之翻譯謂之直譯。不照原文之字面或句法而述其大意之翻譯謂之意譯。……翻譯有下列之數種：(甲)逐字的翻翻，且句法全照原文。(乙)逐句的翻譯，且句法照原文。(丙)逐句的翻譯，但句法不照原文。(丁)不逐句而逐段的翻譯。(戊)僅取原文大意之翻譯。(甲)為純粹直譯，(戊)為純粹意譯。(乙)(丙)(丁)則介於直譯與意譯之間。”

(5) 陸志章 “逐句翻譯其中主要詞端，無一遺漏改更者名為直譯。即所據例證不適中國情形者必不更易。至於拘泥外國文法逐字對譯，以至譯文佶屈聱牙不堪卒讀者，意譯不得稱為翻譯。……意譯不能定界說：拘執者如嚴復學難言，放恣者如天演論。”

(6) 繆恩潤 “按我國現在一般入所謂直譯，不但逐句譯，簡直果照原有之 Clause 或 Phrase 之次序果譯，結果使人不懂，或者讀者異常吃力。……正當的意譯，是可使原文的字句酌量改動前後的次序，使在中文裏的意思，閱者可以明白。……不正當的意譯，是於原意之外，加入許多自己的意思作解釋，往往走出原意的範圍。”

(7) 余上沅 “直譯者初意欲使不失原意，故字句對照以此就彼，往往失之機械，不可卒讀。……意譯者以筆曲而達為旨歸，每每增減原文字句，以期可讀。然譯者又往往妄加穿鑿，附會典故，以致廬山真面，不復能識，此殆所謂意而不譯矣。”

(8) 朱君毅 “譯英成漢時，若極力保存原來文法之結構，而同時仍不失為通順漢文者，為直譯。……譯英成漢時，若脫離原來文法之結構，而同時仍不遺漏原文之真諦者為意譯。……”

(9) 劉富閣 “直譯界說：‘字斟句酌；不失累黍’之互譯。意譯界說：注重大意，可刪節之字句則刪節之。”

(10) 孟憲承 “直譯意譯，為一個翻譯技術上正確性不同之程度。直譯為照原文忠實正確的翻譯；意譯為總括原文大意的翻譯。

“假如技術上的正確性相同，則直譯意譯為文字形式上之不同，直譯為照原文語法及結構之翻譯；意譯為運用譯者自己語法及結構之翻譯。

“無論如何，此爲程度之不同，非種類之不同(Difference of degree, not of kind)……”

(11) “張士一”以直譯意譯分作兩類，在根本上似有問題。所謂直譯意譯者似乎係程度之問題而非種類之問題。此程度係連續增減的而非驟然增減的。凡適當的翻譯均係意譯，而又同時應爲直譯。因翻譯之目的，係將原文之意義達出，而又須將原文中一字一句之意義直接的充分達出，不得以譯者主觀的意見有所增損；否則卽爲編著引述而非翻譯。至於一般人之界說，以爲直譯者乃將原文之字句直接變爲譯文，如將“‘Can you lend me that book?’ said he.”譯作“‘能你借我那書?’說他。”之類，實甚不妥當；蓋以此乃不合於漢文習慣之譯文，決不能用，胡譯而已，非直譯，亦非意譯也。至於一般人對於意譯之界說，以爲意譯者乃將原文中之大意，自由引伸，成爲譯文，不必嚴密吻合，如取一首英文詩的大意，作成一首漢文詩之類。實亦不得稱爲翻譯，不過借意行文而已。總之，鄰意翻譯法是一元的而非二元的。一切翻譯均須以合於習慣的(idiomatic)譯文盡量的並真切的表達原文中所有的意義。不過因兩種文字表達之能力各有長短，以及譯者了解原文及運用譯文之能力亦有參差，其結果之距離目標勢必有遠近之分。但究以若干距離爲直譯若干距離爲意譯，實不能有確定的界線。”

統觀以上各說，就可見各人對於這兩個名稱的界說怎樣地不同。界說既已不同，主張自然各別。所以上文說過許多的爭執是因各人出發點不同而起。至於上列各說當然各有各的優點，但我以爲張士一先生的界說最爲確當。最好的翻譯實無所謂直譯，亦無所謂意譯。換一句話說，最好的翻譯是直譯，也是意譯。譯文中無遺漏，無增添，而同時文字暢達簡淨，讀者不感困難。若字對字譯，譯出來就成了“能你借我那書?”之類，人家看了一定不懂。這種譯法就是所謂“呆譯”，“死譯”或“字譯。”並且進一步說，這樣譯法，就稱牠“死譯”或“字譯，”也還不妥；因爲我們前篇中論字典的功用時，不是已經說過字的意義不是呆的，一字的意義往往不止一個，且有時因在文中之用法而生變化嗎？所以即使“字譯，”所譯的字也未必盡

對。至於把 out of one's head 譯爲“人的頭腦之外”；heart in the boots 譯爲“心在靴裏”；lying on his back 譯爲“臥在他的背上”等；則簡直譯者沒有懂得原文的意義。但若把 lying on his back 譯作“坦腹高臥”或“北窗高臥，自以爲羲皇上人”等，則亦不得謂意譯，這是譯者增添花樣，是“胡譯”了。

總之，我們譯書，須牢記我們工作的最大目的是要把譯文給一般不懂原文的讀者去讀，給他們知道原著中全部的意思，不是不過給他們知道原文中一部的字義；所以我們不應刪去一些原著者所述，也不應參加你自己的意見。方光源先生說得很透徹：

“……翻譯而能悉照原文的意義，不增不減，譯成爲中國語的，才得稱爲意譯。這樣的意譯，實際上和直譯（不是死譯）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是同義而異名罷了。如果隨翻譯者自己的意，原文所有的，沒有了，原文所沒有的，倒有了，那是胡譯，不是什麼意譯。這一點，我們學習翻譯之前，應該先徹底的認識清楚的。”

(6) 譯 名

譯名更是一件難事。凡曾嘗試過翻譯工作的都有這種經驗。嚴幾道說過，“一名之立，旬日踟躕。”梁任公說，“翻譯之事既不易，定名尤最難。”這都是經驗之談。至於名詞所以如是之難，是因中西名物之不同；往往西方一平常的名詞，我們讀書時碰到此字，毫不覺得困難，但譯時則竟會爲此一字費了許多時間，思來想去，仍找不到一個適當的譯名；勉強譯成後，不是覺得似是而非，就是字數太多，太累贅，或竟不像一個名詞。結果往往歸咎於中國文字，說牠不完善；實則也未必如此。我們若把中文名詞譯成西文也要碰到同樣的困難。我們的平常名物爲西方所沒有的也復不少。東方和西方歷史既不同，地理風俗又不同，則一切名物之不盡相同，自是當然之事。即彼此同樣一物而其功用上、其結構上大有差別，亦常有的。至

於科學方面和技術方面的各種名詞往往爲我國文字中所未備，且有時在西文中亦爲新創之名詞，則翻譯時當然更感困難。所以歸根到底，譯名之難，不全在文字之不完善而大都在名物之此有彼無，此無彼有。英名漢譯，漢名英譯，困難是一樣的。

講到譯法，則有主張義譯的，有主張音譯的。音譯的代表是章行嚴，義譯的代表是容挺公（參看本章附錄）。但兩人的主張都不是絕對的，所言也都有理由。概括起來，義譯的最大理由是可免佶屈敖牙，難讀難記之弊；音譯的最大理由是不致所譯似是而非，及遺漏或增加一字的涵義。這兩個理由都是對的，但我們不應因爲雙方均有理由而絕對信從任何一方。我們須知道音譯義譯兩法是不可偏廢的，兩者各有優點，各有流弊。名詞中有應以義譯爲主，音譯爲輔的；也有應以音譯爲主，義譯爲輔的。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妨先一看容挺公輩先進者所定的譯例。容挺公的譯例：

“(1) 凡歐文具體名詞，其指物爲吾有者，則直移其名名之，可無佶論。

“(2) 其爲中土所無者則從音。

“(3) 無其物而有其屬者，則音譯而附屬名。

“(4) 抽象名詞則以義爲主。

“(5) 遇有勢難兼收並蓄，則求所謂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

“(6) 若原名爲義多方，則在此爲甲義則甲之，在彼爲乙義則乙之仍恐不周，則附原字或音以備考。非萬不獲已，必不顧音譯。”

梁任公的譯例：

“(1) 人名地名 將羅馬字編爲一書，自一字至十數字，按字排列，注以中音。外國以英文爲主，以前此譯書多用英文也。中國以京語爲主，以天下所通行也。自茲以後，無論以中譯西，以西譯中，皆視此爲本。

“(2) 官制 有義可譯則譯義；義不可譯者乃譯音。……博采官制之書，譯一通表，先用西文立名，見記其居何品秩，掌何職官，然後刺取古今官制與之相當者，爲譯一定名。今有其官，則用今名；今無其官，則用古名；

古今悉無，乃用西音翻出名之。……

“(3) 名物 以造新字爲第一義。……傅蘭雅譯化學叢書取各原質之本名，擇其第一音譯成華文，而附益偏旁，……此法最善，……既無稱名繁重之苦，又得察類辨物之益。定名之後，仍用名目表之法，兼列兩文以資證引。……

“(4) 律度量衡 列國並立，則衡量必不一，……今將譯通萬國之藉，亟宜取萬國之律度量衡，列爲一表。一英尺爲中國若干尺，一英里爲中國若干里，一磅、一佛郎、一羅卜等爲中國若干金，共西國之名，皆宜劃一。……

“(5) 紀年 以孔子生年爲主，次列中國歷代君主紀年，次列西歷紀年，……次列日本紀年，通爲一表。……凡記某國之事，則以其國之紀年爲正文，而以孔子生年及中國歷代紀年旁注於下。”

胡以魯的譯例更爲詳細，他主張譯名以義譯爲原則。譯例有三十條之多；其中二十條是關於義譯的，十條是關於音譯的。

關於義譯的：

“(1) 吾國故有其名，雖具體而微，仍以故有者譯名。本體自微而著，名詞之概念，亦自能由屈而伸也。例如名學原有概念，雖不及今之西洋邏輯；然其學進，其名之概念必能與之俱進；亦猶希拉邏輯之於今日也。

“(2) 吾國故有其名，雖概念少變，仍以故有者爲譯。概念由人，且有適應性；原義無妨其陋，形態更可不拘也。例如穀一稔爲年，月一周爲月，夜一轉爲日；今者用陽歷，概念雖少變，以之表四季，三十日、十二辰之時依然者，無妨沿用吾舊名。……

“(3) 吾國故有其名，雖廢棄不用，復其故有。人有崇古之感情。修廢易於造作也。……

“(4) 但故有之名，新陳代謝既成者，則用新語。言語固有生死現象。死朽語效用自不及現行語也。……又如古之冠不同於今之帽，免冠又非若今之行禮也，有譯脫帽之禮爲免冠者，事物不附。……

“(5) 吾國未嘗著其名，日本人曾假漢字以爲譯，而其義於中文可通者從之。學術，天下公器。漢字，又爲吾國固有，在義可通，儘不妨假手於人也。……

“(6) 日人譯名，雖於義未盡允洽，而改譯爲難者，則但求國語之義

可通者因就之。名詞固難求全，同一掛漏，不如仍舊也。例如心理學，以心之舊義爲解，誠哉其不可通！第在彼取義希拉，亦既從心。而概念屈伸；今義已無復舊面目矣。欲取一允當之新名不可得，則因陋就簡而已。

“(7) 日人譯名，誤用吾故有者，則名實混殺，誤會必多，亟宜改作，例如經濟涵義甚廣，不宜專指錢穀之會計；不若譯生計之爲愈。場合爲吳人方言，由場許轉音，其義爲處，不能泛指境遇，分際等義也。……

“(8) 故有之名，國人誤用爲譯者，亦宜削去更定。誤用者雖必資樂語；第文物修明之後復見用，則又殺感矣。是宜改作者。……

“(9) 彼方一詞而衆義，在我不相習，易於殺感者，隨其詞之用義分別譯之。例如‘梭威稜帖’(Sovereignty)一詞，英人假借之至於三義。吾譯從其運用之方面及性質，或譯主權，或譯統治權，或譯至高權，不能拘於一也。……

“(10) 彼方一詞，而此無相當之詞(即最初四條所舉皆不存也)者，則併集數字以譯之。漢士學術不精，術語自必實乏，……況國語發展有多節之傾向；科學句度以一詞爲術語；亦蹙蹙不便乎！例如‘愛康諾米’(Economy)譯爲理財，固偏於財政之一部；計學之計字，獨用亦病蹙蹙；不若生計便也。

“(11) 取主名之新義，(如心理等詞，改善爲難者)。非萬不得已，毋取疎腐以韜晦。例如‘非羅沙非’(Philosophy)(日人譯爲哲學，已得梗概。章師太炎譯爲玄學，尤闕其精義。愛智二字，造者原爲偶然，還從其陋，甚無謂也。

“(12) 取易曉之名，毋取曖昧舊名相殺亂。例如‘狃脫’(Neuter)原爲不偏，譯作中或中立可也。假罔兩之鬼名以混之，則感矣！……

“(13) 宜爲世道人心計，取其精義而斟酌之於國情。勿舍本齊末，小學大遺以滋弊。……

“(14) 一字而諸國語並存者，大抵各有其歷史事實及國情；更宜斟酌之，分別以爲譯。例如吾國舊譯同一自由也；拉丁舊名曰‘立白的’(Liberty)，以寬肆爲意；盎格魯薩克遜本語云‘勿黎達姆’(Freedom)，則以解脫爲意。……此譯亦既不易改作矣；後有類此者，似宜慎厥始。

“(15) 既取義譯，不得用日人之假借語(日人所謂宛字也)。既非借用，又不成義，非驢非馬，徒足以殺亂國語也。例如手形、手續等等，乃且

人固有語；……讀如國語，而實質仍日語也。……

“(16) 既取義，不必復取其音，音義相同之外語，殆必不可得；則兩可者，其弊必兩失也。例如么匹、圖騰，義雖不重，音又不符。粗通國文者或將視之爲古語；通外語者又不及聯想之爲外語，似兩是而實皆非。……

“(17) 一字往往有名字動字兩用者。譯義寧偏重於名字，所以尊嚴名詞概念也。用爲動字，則或取其他動字以爲助。例如‘題非尼荷’(Definition) 日人譯爲定義；此譯爲界說。就吾國語句度言之：名字上之動詞，常爲他動；其全體亦即常爲動詞。定義有兼辨‘題文’(Define)動字之功，然非整然名詞也；寧取界說，雖未強而辭正。欲用爲動詞，則不妨加作爲等字。

“(18) 名詞作狀詞用者，日譯常發的字，原於英語之‘的’(ty)或‘的夫’(tive)語尾；兼取音義也。國語乃之字音轉。通俗用爲名代者，羅維不馴，似不如相機斟酌也。……

“(19) 日語名詞，有與國語前系，或日譯而不合吾國語法者，義雖可通，不宜襲用，防殺亂也。例如相手，取締等。……

“(20) 器械之屬，故有其名者，循而撫之；故無其名者，自我譯之。名固不能以求全；第淺陋，迷信，排外，媚外等義不可有。例如洋火，淺陋也；鐘日自鳴，迷信也；……餐日番餐，排外也；日大餐，日大餐間，日大衣，大帽，又由排外變而爲媚外；……欲區別之，冠以西字，洋字可也。……”

關於音譯的：

“(1) 人名以稱號著，自以音爲重；雖有因緣，不取義譯。如摩西以水得名者，不能便取其義而名之曰水。嚴格言之，如慕容冒頓之慕，冒，輕唇音；且宜讀古重唇以存其原名也。爾氏迄今猶讀爾者，其嚴格者也。然讀更在知其爲人；苟但求西史普通智識，則人名亦不妨略背國人姓名以便記憶；收聲等無妨從略。……

“(2) 地名取音與人名同。可緣附者不妨緣附，如新嘉坡是也。可略者無妨從略，如桑港是也。國名、洲名之習用者，不妨但取首音，如亞洲、英國是也。……其所異於人名者，則可譯無妨譯義，如喜望峯、地中海、黑海、紅海等已。第渺茫之義及國家之名一成不可譯。……

“(3) 官號各國異制，多難比擬；不如借用其名以覈其實；如單于、汗且渠、當戶、百里壘天德，皆其例也。……

“(4) 鳥獸草木之名，此土所有者，自宜循爾雅本草諸書，撫其舊名。

此土所無而有義可譯者，仍不妨取義；如知更鳥，勿忘草等是也。無義可譯，則沿用拉丁舊名；然亦宜如葡萄、苜蓿，取一二音以爲之；俾同化於國語也。

“(5) 金石化學之名亦然。金、銀、鹽、礬故有者不必論。有義者，則如酒精、蘋果酸等取義譯。無義者，則依拉丁首一二音作新名。……”

“(6) 理學上之名最難遙譯。尙有其名，如赤道，黃道者仍舊貫。確有其義，如溫帶，寒帶者從義譯。專名無關於實義者，不妨因故有之詞，如星以五行名，電以陰陽名，無損於其實也。以專名而義合於其名者，則宜慎重；‘愛耐而幾’(Energy)曰儲能，稱‘伊太’(Ether)曰清氣，漫加狀詞，殆未有不承認者。‘愛耐而幾’固有儲有行。‘伊太’在理想中，無從狀其清濁也。……”

“(7) 機械之屬，有義可譯者，如上第二十條所云。無可譯者，則倣後三四條作新名……‘亞更’(Organ)不能譯原義曰機，‘批阿娜’(Piano)不能譯原義曰清平。而曰風琴，洋琴，則殺矣；無已，其亦借音作名，如古之琵琶乎？”

“(8) 玄學上多義之名不可譯；如內典言般若，猶此言智慧；而智慧不足以盡之。亞利斯多德言‘奴斯’(Nous)猶此言理，而理不足以盡之名之用於他者，猶無妨其不盡。玄學則以名詞爲體，以多義爲用者，不可以不盡也。

“(9) 宗教上神祕之名不可譯；如‘曼那’(Manus)譯爲甘露，則史蹟譌殺。涅槃譯爲鳥有，則索然無味。佛義爲知者，不能號爲知者。基督義爲灌頂，不能稱其灌頂王也。

“(10) 史乘上一民族一時特有之名不可譯；如法律史上羅馬人之自由權，市民權，氏族權，稱曰‘三加普’(Trio Caputa)，不能譯加普曰資格，……是也。”

胡氏的譯例真是詳細而又具體，足供我們一種參考的好材料。在各條中有點字的譯法和現在流行的不同，但他的見解大都很有意思的。我們須知流行的譯名不是一定好的；不過既已流行，不必多改，以致徒增般亂吧了。

現在我們從上面三個人的譯例和我們自己經驗所得，很可見

名詞的翻譯，確須義音並用，不可固執一面。更緊要的一點，是何種名詞宜義譯，何種宜音譯。現在爲譯者便利計，不妨把人名地名和其他名詞分爲專名與非專名兩類，各定幾條譯例以便參考；因人名地名等專名，在性質上、效用，是都和其他名詞不同，而譯法亦隨之而有差異。

專名（人名地名）

(1) 應一律音譯。雖其中也有可以義譯的，但究佔極少數，可以視爲例外。（參看非專名(4)條）

(2) 凡已經通行的譯名，如‘英吉利’，‘法蘭西’等，儘可沿用；卽覺稍有不合，亦以不改爲是，改則易亂人意。卽大可義譯，而音譯已通行，亦不必再義譯。如已見於中外人名地名的辭典，則宜採用以求統一。

(3) 宜用國語音，以免各地土音的歧異。Wentworth一人有四五個不同的譯名，就因各地土音而來。若不用國語音，同一人或同一地，在吾國可化成不知多少人或不知多少地。

(4) 如所譯的原文是英文，而遇到法文、德文、或其他文字的專名，則音譯宜照本文讀音，不應把牠當作英文譯；因英文的音和他國文的音不同，若照英文音譯，是背了音譯的本意了。

(5) 在可能範圍內，宜簡短，像人名地名，使人容易讀，容易記。我們雖不能，且也不必，使外國人名都中國化，像“杜威”、“羅素”等，但譯時不應隨便拉幾個像音的字湊成一名；我們應記得我們自己讀漢譯世界地理和漢譯西洋史的苦處。凡原名音節多而譯時覺得字數太多或不順口，則不妨刪去幾個僕音；例如 Grant 一名字很簡單，當然可譯“葛蘭脫”或“葛賈德”，但若譯“葛蘭”將 t 字音刪去，實亦不妨。

(6) 如譯長篇文字或整部書籍，則其中人名地名必須前後一致；切不可在前章中這樣譯而後章中換花樣，使讀者不明白究

竟是一人還是二人。開始工作的時候須預備一張人名地名表；凡第一次遇到一個專名，譯成後，即填在表上以備以後再碰到這名時，可以查考。

非專名（實物・抽象・官制及一切學術上的名詞）

(1) 此類名詞應以義譯為主，音譯為輔；因此類名詞都有意義，與人名地名不同，且英文中很平常的字，往往一經音譯，變了意義，且常變成含有壞意的字；如 Romantic 譯“浪漫”，Model 譯“模特兒”，Modern 譯“摩登”等。

(2) 已經流行的譯名，無論音譯義譯，除實在不通或極不正確外，不須再創新名，免讀者假惑誤解。

(3) 凡西方一物為吾國所故有而其性質功用是相同的，當然用吾國故有之名。但若這故有之名過於冷僻，仍以不用為是。

(4) 如我國故有之名與彼方之名表面相似而實在涵義不同，則不可牽強附會；否則容易發生誤會。遇到這種字時，寧創新名，或不得已時採取音譯。惟既取音譯，不要顧到義；想音義兼顧，反要弄糟。祇要所譯的音勿太難讀難記（參看專名(3)，(4)，(5)，(6)條）。

(5) 凡經日人譯出而於吾國文字可通的，不妨借用。但不可不辨意義，謬然採取，因日譯固有中文中所不能通的。

(6) 凡一字有幾個意義，譯時應審慎辨別，看明其所指是那一個，即如胡以魯所舉的 Sovereignty 等字。

以上的條例當然遠不及前人所擬的那樣詳細周密，且大都是已經前人所道及的，不過似乎簡單些，易於記憶些吧了。

附 錄

(1) 容挺公致甲寅記者論譯名

記者是下：頃讀貴誌譯名一首，邏輯二首；音譯之說，敬聞命矣。如“依康

老索，”如“邏輯”，如“薩威稜帖”，如“札斯揚斯”等學者術語，飛示其例，又即康言，康言有胡作以魯論譯名一首，於夙昔尊論，有所指彈。愚未讀康言，弗詳胡說，竊思足下於遂譯究心甚深，持說甚堅。愚於此本極疏陋，直覺所見未能苟同，懷疑頃臆，請得來之：“邏輯”及“依康老索”二語，倘指科學，用作學名，則愚頗以音譯為不適。蓋科學之職志，無千古不易之範圍；故其領域之張，咸伴時代之文明而進。即同一時代，學者之解釋區劃，言人人殊。無論何一科學，初未嘗有一定之職。故一學成科之始，學者為之授名；後其學變遷，名則循而不易。是故“邏輯”與“依康老索”，在歐文原義，業不能盡涵今日斯學之所存；而今神取其音，用之以名斯學，指為最切；物曲影直，恐無此理。謂義譯有漏矣，而音譯已不能無漏；初無彼此，其漏也等。謂義譯須作界，而音譯更不能不作界，是同作界，二者所費之力，姑不計其多寡，然就讀者用者主客兩觀之，覺為學術說明時，往往諸學名列舉對稱以示諸學之輻輳；或以明所述事物之屬性；又或行文之便，用為副詞；苟音譯義譯雜用，長名短名錯出，不如其是，淺而易明。若就讀者一方言之，覺毫無意趣之學語，自非專門學者無由通其義；直覺既不望文生義；聯想亦雜觀念煩化。凡俗念佛，咒誦萬遍，了無禪悟；將毋類是！今世科學，不能與佛典等觀；固欲舉科學概念，化為盡人常識者也。且果如斯說，將見現有百科學名，幾無一完卵，勢非一一盡取而音譯之不可。愚觀且人辭書，除人名、地名、物名，其精神科學名辭，鮮有音譯者。即地名、物名，有時亦以義譯出之。愚不同尊說，並無特見，不過體諸經驗，比長度短，謂終未可以被易此。又如“薩威稜帖”及“札斯揚斯”二語，雖或義為多語，頗難適譯，例以佛典多滿不譯，似從音為便。愚謂我邦文學，雖未強難化，不若歐文之柔而易流，然精神的文明，為我邦之古產，凡外域精神科學之名辭，若以邦文遂譯，縱不皆脗合，亦非絕無相近者；其完全合致者，則直取之；不實不盡者，則渾融合措以出之。如此以譯名視原名，縱不能應有者盡有，或亦得其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抑方今之急，非取西學移植國中之為尚；會食而化之，吐而出之之為尚！西學入國，為日已長；即今尚在幼稚之域。我國學者於移植之功，固不能無作，然第一味移植，妄謂克盡能事，亦未見其可。尊論又謂名與義而二之。名為吾所固有者不論。吾無之，則逕取歐文之音而譯之。名為一事；義又為一事。義者為名作界也；名者為物立符也。作界之事，誠有可爭。作界之事，則一物甲之而可，乙之亦可，不必爭也。惟以作界者作符，則人將以爭界者爭符，而爭不可止等語。昔張橫渠作感愚，訂

謂；程子見之，謂恐啟爭端，爲改題東銘，西銘；皆命名息爭之說也。又行若貴誌以甲寅爲號，容別有寄託，然息爭一端，必爲作用之一；此卽愚渾融合蓄之說也。夫一事一象，有涵義甚富者；乃今欲槩括於一語之中，卽智力絕特之士，孰不感其難能？卽在愚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之說，甲以此爲大；乙或以彼爲更大；爭端仍不可免。然學問之事，必不能無所爭，而亦無取乎息爭；非第不許息爭，爲消極之作用，將有以啟爭求積極之成功，則有爭寧足憂，無爭又寧足喜？苟學者各竭其心思，新名競起，將由進化公理，司其取舍權衡。其最適者將於天擇人擇，不知不識之間，巍然獨存。精確之名既定，則學術自伴之而進。卽如是下手定之名，自出世之日始，固已捲入於天演中。將來之適不適，存不存，人固無能爲，今亦不能測。惟一番競爭，一番淘汰，所謂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或可於殘存者遇之。此時以其所得，以視譯音得失如何，終有可見。然卽在音譯已不能免與義譯派之爭。是固欲無爭，反以來爭。且兩派之爭，絕無折衷餘地；所謂爭不可止，斯誠爭不可止！愚又聞“邏輯”與“依康老蜜”二學，日儒傳習之初，異譯殊名，紛紛並起；更時既久，卒定於一，舉世宗之。然而涵義之爭，今亦不已，而亦終無窮期。尊論急以作界者作符，則人將以爭界者爭符，而爭不可止者。觀此，見爭符者之終有止境，與乎爭界者不必並其符而亦相爭；似與尊論作一反比。邇來日本學界喜以假名調歐字；彼邦學者已多非之。然此乃一時流行品，非所論於譯例也。說者又慮義譯多方，期統一於政府。惟政府之力，亦不能過重視之。蓋惟人名地名暨乎中小學教科書所採用之名辭，政府始能致力；稍進恐非所及。然卽就可及者爲之，仍須在學者自由譯述之後，政府從而取舍，頒諸全國以收統一之用。若謂聚少數之學者，開一二會議，舉學術用語一一規定而強制施行之，亦未見其可也。愚自忘瀆陋，自擬譯例：凡歐文具體名辭，其指物爲吾有者，則展移其名名之；可毋俟論。其爲中土所無者，則從音。無其物而有其屬者，則音譯而附屬名。至若抽象名辭，則以義爲主。遇有勢難兼收並蓄，則求所謂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若都不可得，苟原名爲義多方，在此爲甲義者甲之，在彼爲乙義而乙之。仍恐不周，則附原字或音譯以備考。非萬不獲已，必不願音譯。此例簡易淺白，與佛典互不翻之例未合，與尊論亦有不同；誠願拜聞高論，匡我不足。前是下於論譯名時，曾許異日更當詳述。僕不自量，雅欲獻其膚見，作大論之引端。倘蒙不鄙，願假明教。不宣。

(2) 章行嚴容容挺公論譯名

來書所論各節，委曲周至，一讀傾心，非精於譯例者不能通其隻字；甚盛！甚盛！惟是下所言，有稍稍誤會鄙意者，有終爲鄙意不欲苟同者。推賢者不恥下問之心，廣孔氏各言爾志之義，請得爲足下瀆陳之：愚之主張音譯，特謂比較而善之方，非以爲絕宜無對之制。且施行此法，亦視其詞是否相許。尤非任遇何名，輒強爲之。足下以愚言“譯事以取音爲最切”，致來“我曲影直”之譏。又以愚所說之“百科學名，都爲毫無意趣之譯語”，實愚自執筆論此，未嘗爲此絕對之言也。夫以音定名之利，非音能概括語義之謂；乃其名不濫，學者便於作界之謂。如譯 *Logic* 爲邏輯，非謂雅里士多德、倍根、黑格爾、穆勒諸賢以及將來無窮之斯學巨子所有定義，悉以此二字收之；乃以斯字字斯學，諸所有定義，乃不至指天迷惑抵牾之弊也。果爾，則是下謂“科學……領域之張，咸伴時代之文明而進；即同一時代，學者之解釋區畫，言人人殊，”適足以張義譯之病而轉證音譯之便也。足下承前日人謂其“辭書鮮從音譯”；且“邏輯一名，彼邦傳習之初，殊名紛起，卒定於一，舉國宗之。”則愚知其所譯邏輯之名，乃論理學也。論理學 (Science of Reasoning) 云者，斯學稚時之定義；其淺狹不適用，初學猶能辨之。今既奉爲定名，於斯別求新義；是新義者，非與論理一義，渺不相涉；即相涉而僅占其小部；總而言之：作界之先，當先爲一界曰：“論理學者，非論理學也。”名界抵觸，至於如此！寧非濫訂名義者之惡作劇？是果何如直取西名之永保尊嚴者乎？足下謂：“義譯須作界，音譯更不能不作界。”此就界而論，尊說甚是。若祇音譯事，定音與義胡擇？則義譯固然，音譯乃不爾也。義譯之第一障害，即在定名之事，混於作界；先取一界說以爲之名；繼得新界，前界在法當棄；而以爲名之故，不得不隸新界於棄界之下。若取音譯，則定名時與界義無關涉；界義萬千，隨時吐納，絕無東縛馳驟之病。利害相較，取舍宜不言可知。循是而談，苟音譯之說，學者宗之，一名既立，無論學之領域，擴充至於何地，皆可永守勿更。其在義譯，則難望此。邏輯初至吾國，譯曰“辨學”；繼從東籍，改稱“論理”；侯官嚴氏兩之，復立“名學。”自不肖觀之，“辨學”第一，“名學”次之，“論理”最爲劣譯。東學之徒，首稱“論理”；“名”，“辯”俱無取焉。內地人士，似有嚴譯；次稱東名。吾邦初傳之號，反若無視。今吾學子，似俱審邏輯爲一學科矣；其名胡取，尙無定論。然則是下所謂“一學成科之始，學者爲之授名；後其學遞衍遞變，名則循而不易。”以譯事論，音譯誠將有然，義譯似未易語是。足下取前日人，謂“一名既定，學者相奉用之，不更交相指摘，”以披愚“亦符不止”之說。不知是乃彼邦學者習

爲苟安以唱宗風，首當矯正，而乃甘蹈其覆也耶！且彼之爲此，亦以其名沿用既久，勢已難於爬梳，故出於遷就一途。則吾人乍立新名，允當借鏡於茲；勿將苟簡偏狹之思，以重將來難返之勢。足下乃謂爲可法，感竊爲智者不取也。足下以天演公例，施之譯林。然當知適者未必卽爲良者。且抵晚近學者所收例證，擇種所留，其爲不良之尤者，往往有之。以故爲真正進化計，天演論已當改造。以論學問，其尤顯然。今言邏輯，請以論、名、論理三名，括之吾國學界，聽其推移演進；以大勢制之，得收最後勝利，或爲論理，如且人之分題然。是則足下所信“一番競爭，一番淘汰，所謂最大部分之最大新義，或可於殘存者遇之，”則則以爲最小部分之最小新義，亦或可於殘存者遇之也。富有事可以任之自然，惟學問之事，端賴先賢；非服食玩好，人有同嗜者可比。此乃提倡之道，不得等之強制之科。足下達者，當不以爲妄。至曾譯有弊，誠如足下所云。愚雖右之，未敢忽視。故愚用斯法，亦擇其可用者用之；非不問何症惟恃一方也。足下所擬譯例，就義譯一方，用意極爲周到；愚請謹誌，相與同遵。惟足下遇義譯十分困難時，因憶及鄙說，不無幾微可論之價，凡亦書林之幸也。妄陳乞教。

(7) 限義的形容子句的譯法

英文漢譯的困難其最大原因是在英漢語法的不同。英文句中最難譯的要算含有有限義的形容子句 (restrictive adjective clause) 的全句。若這種子句極簡單，當然不難；但若很長，或有兩句或兩句以上，則有時竟無滿意辦法；勉強譯成，終不能與原義完全吻合。

The world which surrounds us may be a totally different place to other animals.

這句的限義字句 which surrounds us 是很簡短，並不難譯。全句可譯：

環繞我們的世界(或我們所處的世界)對於他種動物也許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下面一句比較難些，但仍可譯：

They were accompanied by some Indians who were skillful divers, and could go down a great way in the depths of the sea.

照原義應譯：

(a) 他們有幾個長於游泳而能深入海中的美洲土人陪着。

若譯：

(b) 他們有幾個美洲土人陪着，而這些土人都是長於游泳，並能深入海中的。

這樣譯法字面雖對，而語氣的輕重却和原文有出入；因照第二種譯法，“土人之長於游泳……海中的”是與“他們……陪着”處於同樣重要的地位，而與原意不完全符合。所以(a)譯較(b)譯貼切。

He came to Boston, and soon afterward was married to a widow who had property enough to set him up in business.

要求忠直，應譯：

(a) 他到了波士頓，娶一個擁有足夠資產使他商業上有所建立的寡婦。

(b) 他到了波士頓，娶一寡婦之擁有足夠資產使他商業上有所建立者。

這兩種譯法當然都不能滿意：(a)語法不合漢文習慣，讀者不容易明白；(b)亦不自然，且仍不易讀。要自然一些，或譯：

(c) 他到了波士頓，娶一寡婦，她擁有足夠資產使他商業上有所建立。

這樣譯法是容易讀，但全句分成了兩部分而兩部的重要性相等，顯然與原義不符。故(a)(b)與原義符合而不易讀；(c)譯文通順而與原義有差異。要求兩全，實難辦到。

但含有這類子句的句子也並不一概難譯；容易的偶然也有，不過終是難譯的多，容易的少吧了。

(a) In the year 1681 he happened to hear of a Spanish ship which had been cast away near the Bahama Islands and which was supposed to contain a great deal of gold and silver.

(b) He considered himself peculiarly fortunate in having under his roof the man whom he most loved on earth, and whose stay with him must contribute to his perfect recovery.

這兩句中各有長而複雜的子句，兩句的結構，除了開始的一部分，幾完全相同；但譯時(a)易而(b)難。

- (a) 在一六八四年他偶然聽見曾有一西班牙船在波哈末島附近沉沒，且據聞載有大量的金銀。
- (b) 他得有他所最親愛的人在他屋中，而這人和他住在一處一定能使他完全恢復健康，這是他認為特別幸運的事。

(a)通順易讀，與原義符合。(b)有些累贅，且不容易讀。雖與原文語氣無大背，但文字方面，譯文遠不及原文顯豁流利。當然，這句還可以有他種譯法，但恐無論如何終不能有完全滿意的解決。

從這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知道凡含有長而複雜的子句的句子不一定難譯；譯時遇到這類句子，不必一見就頭痛。

至於比較簡短的這類句子的譯法，有兩種方式可用：

1. X 的 ant.…………… X = 子句
2. ant. 之 X 者……… ant. = antecedent

A clause that modifies a noun or pronoun is called an adjective clause.

1. (凡形容一個名詞或代名詞)的(X)是叫形容子句。
X ant.
2. (凡子句)之(形容名詞或代名詞)者名爲形容子句。
ant. X

這兩個方式，不過文言白話之別；有些句子兩式都可用，此式較優於彼式。當然，上文已說過，有時兩式竟都不適用；勉強應用，勢必全句中用無數“的”字或“之”字，非常難讀。這兩種方式不過對於譯較短的句子有些幫助吧了。

至於譯非限制的形容子句，則容易得多；因為這種子句在意義上並非全句中的重要部分，不過增加或補充一些意思，所以儘可附在主句之下。

He went to London and gained admittance to King James, who had not yet been driven from the throne.

他到倫敦，得見詹姆士皇，其時詹姆士皇尚未被迫去位。

末了，學者逢到形容子句，第一須辨別牠是限制的還是非限制

的。若這一點沒有看清楚而就下筆，自然難免錯誤，更說不到用何種方法可與原義符合。

至於辨別限制的與非限制的，可用下面兩種方法：

1. 從意義方面辨明這子句在全句中是否重要，是否可有可無。若重要而不可缺，則是限制的；若可有可無，於全句無關重要，則是非限制的。

2. 看子句前後有沒有截點(,)。有截點的是非限制的子句；沒有截點的是限制的。

但有些子句確是限制的，而牠的前後面却爲了別的緣故用截點，這是學者所不可不注意的；例如：

(a) Before he returned he was told of another Spanish ship, or galleon, which had been cast away near Porto de la Plata.

(b) Before leaving the West Indies he met a Spaniard, an old man, who remembered the wreck of the Spanish ship.

(a) Which 前面的兩個截點是用以分開 ship 與 galleon, 因爲 galleon 就是上文的 Spanish ship; 不是分開 ship 與 which ... 的。(b) Who 前面的兩個截點是分開 Spaniard 與 old man; 並不是用以分開 man 與 who ...。

下面的句子都含有形容子句；其中多數是限制的，但亦有非限制的。容易譯的與難譯的均有；足供學者練習之用。

1. I suggested a subject which I thought good for him to take.
2. Victory need have no good fruits for the people whose army is victorious.
3. The laws that hold us in a community are the most complicated tangle of traditions, compromises, pedantries, and expediencies.

4. We still have many among us to whom their work is of absorbing interest.
5. "Here is the man," he said, "who told us the story last week."
6. It has made possible the new developments in psychology, upon which I shall have more to say presently.
7. A sea captain who had assisted Phipps in the enterprise utterly lost his reason at the sight of the vast amount of wealth.
8. Society is like a building, which stands firm when its foundations are strong and its timbers are sound.
9. This occurred when Russia and Japan fought for the possession of certain territories which belonged to the Chinese people.
10. The life of our day is a very complex thing which no man can pretend to comprehend in its entirety.
11. I just use the word "beauty" to mean everything which promotes the real dignity of human life.
12. They have a perfection of their job, which they communicate to many of those working under them.
13. The professor is a really learned man whose sole interest lies in his own sphere.
14. The winter furnishes him time and leisure that no other class of people can command.

15. The watchman led us to a lighthouse, one hundred and eighteen feet high, upon which a revolving light was placed.
16. The actors who played their parts upon that long forgotten stage are all dead.
17. Joseph Conrad's father was a man of letters and a revolutionist, who was exiled for his views, and who died when Joseph was only thirteen years old.
18. I was digging with Dick in a ditch that is to run down through the orchards and connect finally with the land drain we put in four years ago.
19. It is a constant warfare with insects, blights, and fungia real, bitter warfare, which can cease neither summer nor winter.
20. There are many divergent opinions held concerning it by those who have pondered the uses of the college in the life of the country.
21. Students come to my office everyday who want to get out of work or to drop a subject.
22. These things are just the first blossoms of another spring, whose harvest may still be hundreds of years away.
23. Wise employers who spend time in studying their personnel as well as their machines, uniformly report that it is profitable.
24. The great mass of every nation are rather kindly folk, who would not stand for cold blooded bru-

- tality.
25. The different states created enormous armies and gigantic navies which were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acquiring new possessions in distant lands.
 26. The number of wives who murder their husbands, and of girls who murder their lovers, is a menace to society.
 27. I was sitting at the breakfast table talking to a young freshman, in whom I have a rather vital-interest.
 28. It needs masterful men who can acquire a working knowledge of many things readily, quickly, intelligently, and with exactness.
 29. The man who had given all and had received nothing had good reasons to despair of the human race.
 30. To keep the ever increasing number of factories going, the owners who had also become the rulers of the land, needed raw material and coal.
 31. I have a friend who, after an absence of many years, has lately settled down in London, with a wife, a cat, and a garden.
 32. He affords a rare example of a philosopher who is able to write lucid and beautiful prose.
 33. For this she was considered by the German military government to be guilty of treason, which was punishable by death.

34. They were taught the same system of navigation which had saved the marin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35. There are indeed a thousand nuisances and annoyances that men must meet who come face to face with nature itself.
36. Those people are developed most who resist most, or who struggle against difficulty and opposition and overcome.
37. She wrote some stories, which were not considered good by the editor of the *Catholic World*, who advised her to write essays.
38. I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there are few real doubts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in the minds of those who look at the college from the inside and have made themselves responsibl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its serious purposes.
39. At demobilization we might have pu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n the land, which needs them so badly for a dozen reasons.
40. The ship was constructed of well seasoned wood, and commanded by officers who knew both their crew and their vessel and who understoo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art of navigating which had been handed down to them by their ancestors.

第二章 句譯研究

此章中各句的譯文都是由翻譯課各別課卷中摘錄下來的。其中原句的結構各各不同，長短不一，略可代表英文中各種的句法。且這些句子在英文方面大概都是很平常淺顯，而其結構則大都與中文習慣是不合的。這樣，學者若能把每一原句細味一下，然後看這一句下的各譯句，自然不單單能辨別各譯文的高低，且自己同時於無形中也得到不少的利益。

前十句譯文下都附評論，分別優劣。但評論或許不免主觀。教者學者儘不妨自由發表意見，不必爲評論所束縛。後十四句則不加評語，留給學者自己去辨別優劣。

至於每一句下面的各譯文，其排列次序並無意義；優者不一定在前，劣者不一定在後，以便學者自己去鑒別和討論。但在鑒別討論時，須不僅明瞭原文的意義，更須領會原句的口吻和其中各部的輕重關係，那末對於譯文的批評能較爲準確，而自己若試行複譯，亦能有較滿意的結果。

1

Confidently as the captain had hoped to find the Spanish wreck, yet, now that¹ it was really found, the news² seemed too good to be true.³

1. Now that, 既然。

3. Too good to be true, 太好了不會確

2. News, 指發見沉船。

實。

(1) 船長雖極希望尋獲這西班牙的沉船，但現在確經尋獲，則這消息反像太好而不能信其爲真。

(2) 船長深信可以尋得那西班牙破船，但既經確然尋得，這消息似乎太

好反而不像真的了。

(3) 那艦長很有把握地希望那西班牙的沉船，是可以發見的，但現在確已發見，倒覺得這消息是太好而不是真的了。

(2)較(1)，(3)好。(1)文字方面似不及(2)流利。(3)末句與原義不符；原文並非說消息不確，而照譯文是真的不確了。其原因在忽略了 seemed 一字。(Seem 乃英文中常見的字。譯時往往因忽略此字而致與原文不符者，學者注意。)

首句中的 confidently hoped 以(3)爲最貼切，但累贅些。

2

The chopfallen¹ Riley went back to his seat, convinced that it would not do² to rebel against the new teacher even he did not use the beech switches.³

1. Chopfallen, 受挫的；垂頭喪氣的。 3. Beech switches, 樺木棍。

2. Would not do, 不行。

(1) 這失敗的麗來回到他自己的位置，相信他不應違背這新教員，即使他不用那些樺木棍。

(2) 那懊喪的李立跑回他自己的位置，明白他對那新教員背叛是不對的，即使他不用木棍來責他。

(3) 那索然的李萊回到他自己位置上，他這時已相信即使這新先生不用木棍來責罰他，向他違抗終是不行的。

(4) 呂歷垂頭喪氣地回到自己的位置，知道那新教習雖不把木棍來打他們，他們也不應違背他的教訓。

以全句而論，(3)最佳。除“索然的”三字外，文字與意義方面都無毛病。“這時”兩字是原文中沒有的，但增加得不差，毫不背原義。(1)，(2)把“即使……”置在句末，不合漢文習慣。(此種句法在現在譯文中雖常見，但總覺呆板，無依照英文語法之必要。)再(1)，(2)“他”字用法欠嚴謹。

Would not do 一語亦以(3)爲最合原義。(1), (2), (4)譯“不應,”“不對”也可用,但不及(3)“不行”爲貼切。

Chopfallen 一字以(4)爲最傳神。(2)亦可用。(1), (3)較差。

3

After that¹ the increment of comfort grows less in proportion to the increment of income.

1. That, 指收入增加至某限度。

- (1) 但過此以上,增加快慰比增加進款來得少。
- (2) 過此,這種安逸增加的上升比例小於收入增加的上升比例。
- (3) 以此類推,我們可以知道收入愈大,其快樂與安慰的比例愈小。
- (4) 逾此則生活之增勝比例必較金錢增加之速率爲遲。
- (5) 逾此數,則雖能倍獲,生活上之享樂未能依此比例而遞進也。

(1), (2), (4)都與原義符合,而(4)於文字方面尤暢達。(3)末半句不很明白,且句首“以此類推”一語亦不很正確。(5)“則雖能倍獲”一語是原文所無,無增加之必要。“此比例”顯指上文之“倍獲,”但與原意不切合。

4

It is his habit of seeing that there is another side to a question and calling attention to¹ it at inconvenient² times.

1. Calling attention to, 使人注意於……

2. Inconvenient, 不便利(此句中作“不適宜”解)。

(1) 他有一種習慣,就是往往看到一個問題的另一方面,而不識時務地去喚起人們的注意。

(2) 他慣於尋求問題之反面,而喚人注意,不顧時忌。

(3) 這是他的習慣,以爲每一個問題必有另一面的觀點,而常在不適宜

的時候令人注意。

(4) 他輒能觀及問題之另一方面，而於不適宜之時喚醒人之注意。

(5) 他對於一個問題常常會看到另外一方面而使人注意又非其時。

(6) 他有一種習慣，凡一個問題發生，他常看到牠的另一方面，而喚人注意又不見機而行。

除(3)外各譯均可用；(4)尤簡明。(1)，(6)句首“他有一種習慣”並不錯誤，但語氣較原義略重，不及他譯用“他慣於……”等為切合。

(1) “不識時務地”與原義不符。

(2) “反面”不若“另一方面”為妥。“不顧時忌”字面上似與inconvenient不合，但恰合原義。

(3) “以為”一語與原義不合，且句首譯法太呆板，不合漢文習慣。

(5)，(6)下半句句法與他譯稍異，但亦可用。

5

It must be a matter of the utmost difficulty even for an expert economist—which I do not of course pretend to be—to deter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industrialization of China can be carried¹ without proving a curse² rather than a blessing.

1. Carried, 使進行；發展。

2. Curse, 咒詛；禍害。

(1) 欲決定中國可以工業化而不致有流弊之範圍，實為經濟專家之一大難題(余當然不敢自命為經濟專家)。

(2) 這一定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就是經濟專家——我也不自命為專家——也難決定如何使中國工業化，而同時有裨益於中國而不被咒罵。

(3) 要想把中國的工業發展到什麼程度，這個問題即使叫經濟專家——我當然不是希望這樣——來解決，我想也是極困難的事情，因為要中國工業

發展而人民沒有損害，是多麼困難的事情呀！

(4) 要決定中國工業化到什麼程度，才能有利而無害，則雖經濟專家——當然我並不以為是一個經濟學家——亦必認為是一個極困難的問題。

(1), (4) 都信達。(3) 筆亦達，但全句譯成驚嘆句與原文不符。
(2) 文字太歐化，較難讀。Curse 譯“咒罵”太呆。

6

There is a serious shortage of secondary teachers¹ at present—and to a less degree,² of primary teachers³ also; but the rates of pay⁴ are higher, and so primary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train for secondary work.

1. Secondary teachers, 高級小學教師。 3. Primary teachers, 初級小學教師。
2. To a less degree, 程度較差。 4. Rates of pay, 俸額。

(1) 現時極感缺乏次期教師，初期教師亦缺乏，不若前者之甚耳。惟次期教師薪金較高，致初期教師均躍躍欲為次期教師。

(2) 現高級教師大在減少，初級教師亦然，惟較少耳；然高級教師之薪金較高，是以初級教師均被鼓勵訓練任高級工作。

(3) 目前高級教師非常缺乏——初級教師也不大夠；不過高級教師的薪水比較高些，所以在多初級教師都被吸引着去準備做高級教育的工作。

(4) 現今專門人才是非常缺乏，普通人才亦很缺少，不過高等組的教員薪金比較大一點，所以初等組的教員都被鼓勵着研究專門學識。

(5) 現在高級小學的教員非常缺乏——初等的教員也不多；高級教員薪俸較高一些，所以初級教員很鼓勵自己去練習高級教員的工作。

(6) 現在中等教員感着極端的缺乏——並且初等教員也幾乎這樣——但是所付的代價是高一點，所以極力鼓勵初等教員去準備做中等工作。

(1) 除末句中“躍躍欲為”一語與原文不切合外，餘都信達。
(2) “惟較少耳”不明白。末句文字欠流利。(3) 完善。“也不大夠”

一句貼切而又自然。(4)“專門”一語錯誤。(5)亦可用，末句略差些。(6)“中等教員”錯誤。“所付的代價”不明白。

7

To carry on¹ this government and make the necessary provisions² for the mutual good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town, taxation is resorted to.³

1. To carry on, 使進行。

3. Resorted to, 依賴; 借助於……

2. Provisions, 設備。

(1) 欲維持此種政府與實現居民之相互利益，則必賴賦稅之收入。

(2) 欲維持此種政府而求充實為謀居民福利所必需之準備，則課稅之事尚矣。

(3) 欲維持此政府及策行關於村民互惠之必要事宜，則賦稅尚焉。

(4) 要這政府得繼續進行其工作，與作必需之準備為居民謀公共的福利，是依賴着賦稅。

(5) 要有這樣的一個政府，以及為謀該鎮居民福利之準備起見，則有賴於稅收。

(6) 為欲使政府工作得以繼續進行，並且為市民必要之共同利益起見，則有賴於賦稅。

(7) 我們欲促進這政府，必須有一切關於公眾利益之設備，租稅問題因此就不能不顧及到。

各譯都無大錯。(2),(4)比較信達。(5)句首用“要有”不切合原義。Provisions一字除(7)外，均未譯出。(7)此字雖譯出，而前二語語氣與原文有出入；因原文中 make 是與 carry 並行的。good 譯“利益”不及“福利。”

8

Those who have any care for¹ these things, those who wish to see mankind fruitful in the work which man alone

can do, will take little account of²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have little care to what state a man happens to owe allegiance.³

1. Have any care for, 稍關心於……
2. Take little account of, 不注意於……; 不關心於……
3. To owe allegiance, 應効忠。

(1) 那些略爲留意這種事情的人，和那些希望人類工作有美滿結果的人，不大會顧到國家的界限，也不大會留意到某人應忠於某個國家的。

(2) 凡留意於這些東西的人，和盼望人類因人們的努力而達到美滿之境的人，對於國家界限常不加重視，而其個人之屬於何國，亦非所顧及。

(3) 凡關心於此等事情的人，或願目視那祇有人類可以完成之工作有好果的人，都不甚重視國家界限的，而且也不十分注意到他們自己應該効忠於何國的。

(4) 凡有一些兒注意這些事理，而希望那祇有人能做的工作有良好結果的人，將不計國別，而且也不注意一人應當順從那個政府。

(5) 凡對此類事物稍加注意而欲求彼惟人能爲之事業有好果者，其人對於國家之界限及其自身之適隸何國，不加重視焉。

(6) 凡留意這些事物以及希冀看到那些人類所能做到的事產生效果的人，他們沒有國別觀念，他們自身的屬於何國，也不十分重視。

各譯都無錯誤。(5)尤較簡明。(2),(3),(4)第二句都太長些，讀時較費力。(6)首句太長。

To see (3) 譯“目觀，”(6)譯“看到，”都忠實。但譯“欲求”等亦可。Happen 一字祇有(5)譯出。此字並非十分重要，但著者之意凡一人之屬何國家乃偶然之事，無足重輕，故用 happen 一字。

9

As she reached the street she felt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it was indeed a fatal danger from which she had

escaped. She reflected¹ that the Chief² had imposed no secrecy upon³ her, made no conditions,⁴ and she could not help but⁵ admire such a method of repaying a debt.⁶

1. Reflected, 回想。

5. Could not help ... but ..., 不禁……;

2. Chief, 指一黨的領袖。

不得不……

3. Imposed ... upon, 加以……

6. Repaying a debt, 報恩; 報德。

4. Made no conditions, 未提出條件。

(1) 當她到了街上的時候，她才覺得今天的事雖然是逃避了，實在是非同小可地危險。她想着那領袖的光明磊落，毫沒有要挾她什麼，這樣的報恩她除了讚美，別無可言。

(2) 到了街上，她想起初這事似有生命的危險，她卻從危險中逃出來了。她回憶那首領對她不守祕密，不有條件，她卻不能不佩服這種報德的方法。

(3) 到了街上，她覺得這的確是生平第一次所受的危險而脫離了。她回想那領袖並沒有什麼欺騙的手段，也沒有什麼條件，她實在不能說什麼，祇有感謝了。

(4) 迨行至街衢，自念脫身虎口，此為生平第一遭。又念為首者竭誠相告，不顧其他，極感其酬恩之意。

(5) 她到了街上，方覺得今天這事情，雖是脫走了，真是非常的危險。她回想那首領放她時並沒強她守什麼祕密，也沒加以什麼條件，這種報恩方法，她祇有讚歎，沒別的話可說。

(6) 她到了街上，開始覺得這事情是十二分的危險，但她已經脫離了。他回想這領袖對她的表示很是坦白，並且沒有任何條件，她不禁佩服這種償恩的方法。

各譯中(5)似最完善；信達方面都能顧到。(1)，(6)亦好；但 imposed no secrecy upon her 譯“光明磊落，”“表示坦白”太含混。Made no conditions 譯“沒有要挾她什麼”很透達。(2)“不守祕密”與原義不符。(3)，(4)“生平第一次”是錯譯；因 for the first time 是形容 felt，不是指遇險的。(3)“並沒有什麼欺

騙……”亦不對；repaying a debt 未譯。(4)“竭誠相告”太含混。

10

With the exception of Spain and Americ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 cannot think of any instance of two civilizations coming into contact¹ after such a long period of separate development as² has marked those of China and Europe.

1. Coming into contact, 接觸。

2. As, 此 as 是關係代名詞 (relative pronoun), 等於 that 或 which。Such 後面常用 as 以代 that 或 which。

(1) 除十六世紀之西班牙與美國外, 余不能再想及任何兩種文化, 如中國與歐洲, 經如許長時期之分別發展後, 始有接觸。

(2) 除十六世紀之西班牙與美洲外, 二種不同之文化, 經悠久之獨自發展而相接觸者, 惟有中國與歐洲。

(3) 除十六世紀之西班牙與美洲外, 余未知有任何兩種文化經如此悠久之獨立發展而後相接觸, 如中國與歐洲然。

(4) 除了十六世紀中西班牙和美洲外, 我不能想出什麼例子來指明兩種文化如中國和歐洲的文化當其未接觸之先, 中間已經過了一個長時期不通聲氣之各自發展。

(5) 道路懸絕之兩文明各自發展, 歷數千年而始獲接觸, 殆無有過於今日之西方文明與中國文明者, 惟十六世紀時之西班牙與美洲差可相比。

(6) 於長時期之個別發展後, 二種文化之接觸, 其顯著之情形, 若除十六世紀時西班牙與美國之接觸不計, 則除中國與歐洲外, 吾不能復思及其他之例矣。

(1), (3) 意義與語氣方面都與原文符合; 文字亦明白暢達。(2) 亦可用, 惟語氣不若原文婉轉。(4) 語氣不合; 文字方面“例子”下用“指明”亦不妥當。(5) with the exception... 譯文中置在句末, 似嫌輕重倒置。(6) 文字與義意都有毛病; “顯著之情形”錯譯。

11

Kill you, my dear child! I assure you you are mistaken. Nobody, and least of all¹ your father, could dream of² such a thing.

1. Least of all, 至少。

2. Dream of, 想到。

(1) 弄死你，親愛的孩子啊！我知道你弄錯了。誰會夢想，至少是你父親，到這類事情。

(2) 殺你嗎？親愛的孩子。我告訴你，你是誤會了。沒有人，更沒有做你父親的，可以夢想到這樣的事。

(3) 殺你，我的孩子！我想你一定誤會了。沒有一個人，尤其你的爸，會夢想到這樣的事。

(4) 弄死你！孩子，不會的，你一定弄錯了。無論怎樣，你的父親決不會想到這樣的事。

12

If I choose¹ to be sacrificed, nobody has the right to prevent me. And I do choose.²

1. Choose, 選擇(此處含有“自願”之意), 2. Choose 前面加 do (表示堅決之意)。

(1) 如果我情願獻祭，沒有人能阻止我；何況我極情願！

(2) 要是我已擇定了犧牲的話，誰也不能阻止我。我是已經擇定了。

(3) 假使我願意獻身，那個配來阻當我。我是願意這樣做。

(4) 倘使我願意犧牲，什麼人都不配干涉我。我現在決定了，願意犧牲。

(5) 如果我情願犧牲，誰也沒有阻止我的權力。我現在確是情願了。

13

Such are the implements of war with which the body of the spider is immediately¹ furnished; but its net to

entangle the enemy seems to be what it takes most pains² to render³ as complete as possible.

1. Immediately, 直接。

3. To render, 使。

2. Take most pains, 最努力。

(1) 蜘蛛身體上直接所備之武器是這樣；但牠用以困纏其敵人之網似為牠所最重用之物而最努力使之盡量完善者。

(2) 這樣是蜘蛛身體上的戰具；但牠澀結敵人的網是牠所最信任的東西，所以牠每竭力使其完善。

(3) 蜘蛛自身所有的武器雖如此；但牠的網是牠所最重視的，因為這是牠使敵人陷入的工具，所以牠總盡力使其完備。

14

Bess,¹ who died soon after he was full grown, and whose death was occasioned by his being turned into his box which had been washed, while it was yet damp, was a hare of great humour and drollery.²

1. Bess, 兔子名。

2. Humour and drollery, 引人發笑之習性與舉動。

(1) 裴斯是一隻很能引人發笑的兔子，但牠在長成之後，因趕入其初洗未乾的箱子而即死。

(2) 丕斯在長成後因有一次睡在方經洗滌而尚未乾的箱中致就死亡，但牠是一隻舉動極其可笑的兔子。

(3) 彼司是一隻舉止動作很好笑的兔子；他長成後便死，其故在有一回他所睡的箱子是初洗而還沒有乾。

(4) 貝斯是長成後即死，因那時有一回牠所睡的箱是方經洗過而還沒有乾，但牠是一隻很好玩的兔子。

15

He realized that the carriage accident¹ was merely part of a plot² to capture him without fuss and violence.

1. The carriage accident, 撞車事 (此句上文有兩車相撞事)。 2. Plot, 陰謀。

(1) 他明瞭方才車子的衝撞也是他們的計謀的一部份，可以不用武地捕捉他。

(2) 他審悉車輛互撞事，殆欲悄然捕伊陰謀中之一段而已。

(3) 他就想到這撞車的事是他們陰謀中之一步，因為他們要不動聲色地捉他罷了。

(4) 他覺這坐轎車的意外即就是詭謀的一部，不用動武而捉住了。

(5) 他知車子上的出事不過是好謀的一部，如此他們可以擒到他而不用費力。

16

In fact,¹ we have quite as much to learn from them as they from us, but there is far less chance of our learning it.

1. In fact, 實則。

(1) 實言之，吾人之所需學於彼者良多，一若彼之所需於我，惟吾人學習之機會則絕鮮耳。

(2) 其實我們有許多事須學自他們，正如他們學自我們一樣，但我們學得之機會很少。

(3) 依理而言，吾人之受學於彼者一如彼之受學於吾，可無分軒輊，然以事實言，吾人受學於彼之機會良少。

(4) 吾人之可習自彼，亦猶彼之可學自吾人，惜機會甚少耳。

(5) 實則吾儕之應受教於彼者，寧較吾人所能加惠於彼者為渺乎？祇因吾儕不欲受教耳。

(6) 實則吾人所可學自彼者正多，與彼之可學自吾人者無異，惟吾人學習之機會遠不如彼之多耳。

(7) 其實吾人之學得於彼者，其多寡亦正如彼之得於吾人也，不過吾人少有學得之機會而已。

17

The interest of nations coincide¹ in all that makes what we call civilization.

1. Coincide, 符合。

- (1) 吾人所謂的文化，是融合各國的利益而造成的。
- (2) 各國利益相符一致而成我們所謂的文化。
- (3) 各國的利益是完全與我們所謂文化是同樣關連的。
- (4) 世界各國之福利於吾人所謂之文化，其關係正相同。
- (5) 吾人所謂文明者，乃世界各國所共趨一致而利益均沾者也。
- (6) 任何國家之利益莫不有關於所謂文化之建設。
- (7) 任何國家之福利與吾人所謂之文化咸有同樣之關係。

18

The millionaire class, a small but growing one, into which any one of us may be flung¹ tomorrow by the accidents of commerce,² is perhaps the most neglected in the community.

1. Flung, 投(表示非由自主的意思)。 2. Accidents of commerce, 商業上的機緣。

(1) 豪富階級實為社會上一般人所最鄙視，雖佔一小部份，然其擴大之勢實不可抑，蓋余等均可由貿易而突進此階級也。

(2) 富翁的階級是一個小而日見增長的階級；無論何人，祇要商業上有成就，都可進入此級，但這一級人是社會上所最忽視的。

(3) 所謂巨富者，苟福運亨通，固盡人可得而為者；此種人突佔少數，現雖逐漸增多，終為人所忽視。

(4) 豪富階級雖日見孳長而究是一個很小的階級，我們中任何人可以因一旦貿易上的奇遇而進入這個階級，但這階級在社會上或者是大家所最不注意的。

(5) 狹小之豪富階級，苟吾人有商業上之機幸，不難崇朝而幾者，諒為

社會最所漠視之階級也。

(6) 百萬富翁階級是佔少數而且正在生長的一個階級，我們當中任何人祇要得着商業上的機緣，明天就能一躍而為巨富，但這個階級在社會上也許是最被人忽視的。

19

It¹ began with a description of a man and a maid; it described how they had been born deaf and dumb, and drew a moving picture² of the greyness³ and sadness of their childhood and youth, cut off from hearing and speech.

1. It, 指一篇文字。

3. Greyness, 慘淡。

2. A moving picture, 生動的描敘。

(1) 開首敘述一男子及一女子，描寫他們如何天生聾啞，失去聽覺及言語的能力，並將其童年及青年時代的愁苦情形，呈現於讀者之前。

(2) 此文首述一對男女的狀況，描敘他們如何生而聾啞，對他們孩提時代與青年時代的黑暗與悲哀——隔絕言聽——作一生動的寫實。

(3) 開端是描敘一個天生聾啞的男子和一個女子，並將他們童蒙及少年時不能聽不能說的晦暗與悲哀描摹盡致。

(4) 開始時就形容這男的和女的，描寫他們怎樣生成聾啞，以及他們童年和青年時代不能聽聞言語的一幕灰黯慘淡的情境。

(5) 篇首先敘此一對男女之身世，此二人者生而聾啞，自孩提以迄長成，有耳不能聞，有口不能言，永度悲慘黯淡之生涯，記者描敘生動感人。

(6) 首述如何一對男女生來聾啞，及在幼年與青年時不克聽說之苦楚。

(7) 首述男女各一如何生而聾啞，次復描寫其幼少時代失去言聽之一種悲惻生涯，其情其境栩栩欲生。

20

Dialectic differences¹ among the people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perpetuated through² poor means of com-

munication,³ The question of popular education is rendered extremely difficult because of these dialectic differences.

1. Dialectic differences, 方言的差異。 3. Means of communication, 交通工
2. Through, 因; 由。 具。

(1) 以國中之交通不便，致言語不一致，民衆教育難以普及。

(2) 以交通之鄙劣，故國民方言之不同且學生而不易去除。普及教育，即以此方言之殊異而感實施之困難焉。

(3) 民間方言之不同因不良之交通而顯彰，而永存不去。於是民衆教育之問題視爲大難。

(4) 幼稚之交通工具尤使各地方言永相隔闕；所謂民衆教育問題者，即因斯方言之隔闕而發生極端之困難焉。

(5) 因了交通的不便，國民語言的不同不斷的顯露着。使得普及教育的問題因了這語言的不同感到非常困難。

(6) 且以交通不便，遂致方言各異，迄今未獲統一。方言既異，而欲求普及教育問題之解決，誠憂憂乎其難哉。

(7) 幼稚的交通方法養成並保存了方言的不同。平民教育問題就因了這些方言的不同而感覺到十分的困難。

(8) 爲了沒有便利的交通，各地的方言也就千差萬別，而因此普及教育的問題就很難解決了。

21

They [these events] left China still divided¹ and disorganised, helpless before her unscrupulous neighbour,² and without any faith in the justice or good faith of the Western world, whose help she had been willing to invite.

1. Divided, 分裂; 不統一。 2. Unscrupulous neighbour, 毫無顧忌之鄰邦。

(1) 這些事實使中國處於絕無顧忌的鄰邦前，依然分裂，無組織，無援助，且對她曾求助的歐西的公平與忠誠也已失掉信心。

(2) 此事以後，中國仍呈分裂無組織之局，對於其無忌之鄰邦，束手無策，於西方之公正裁判無任何誠意，蓋西方之助曾為中國所申請者。

(3) 經斯可憐而後，中國仍分裂而無組織，對於橫暴之強鄰束手無策，對於西方之正義與信義不復置信，彼固嘗乞援於西方而莫之應也。

(4) 此事勢使中國仍陷於分裂紛亂之境，而無由得絲毫之補助以禦其暴鄰，彼本欲求助於西方各國，而今對於彼等之公正忠實亦失其信心矣。

(5) 此等事件使四分五裂及無組織之中國對於此不法之強鄰束手無策，且對於公理及向所期待之西方正義亦失信仰。

(6) 此事之後，彼等坐視中國之紛擾分裂，一任強鄰之欺凌，不加援手，使中國對於西方之信仰及正義不再信任，蓋中國曾望獲得彼等之援助也。

(7) 此事件之結果使中國依舊在分裂與無組織之狀態中，對不法之鄰國仍束手無策，對西方之友助，欲求之而不得，於是對彼等之公正與友誼，失却信仰。

(8) 這些事件使中國仍然的無組織而被分裂，使她在不法的強鄰面前毫無幫助，而更不能得到西方的公正和良好的信任，雖然，她對於西方的幫助是很歡迎的。

22

The policeman clambered up and seated himself comfortably in the seat behind the President.¹ Possibly he dreamed of² praises from his chief for the object lesson³ he was administering to the "swells."⁴ If so, his dream was rudely broken in upon.⁵

1. President, 此指美國總統。

2. Dreamed of ..., 想到。

3. Object lesson, 實地的教訓。

4. Swells, 好出風頭的人(含有藐視法令之意)。

5. Broken in upon, 打破。

(1) 警察攀上了車，安適地坐在總統後面。大約在夢想他將因為責罰這班出風頭的人而得到長官的讚賞。倘使是如此，他的美夢就立刻破滅。

(2) 警士爬上車，泰然坐於總統後面。他心裏正欣然自得，以為他能盡

其職守，以施行其警備者於這些顯耀的人。誰知此種逆夢突受打擊。

(3) 警士緣而上，安坐於總統之後，其時或正夢想將如何獲其上峯之贊許，蓋彼能與執轡者以器屬之教訓也。果如是則其夢不久盡破。

(4) 警士登車，很舒適地坐在總統後面。或者他在夢想他將得到局長一番褒獎，因為他對這班眇視法令，龐然自大的人措置很得當。苟他作如是想，他這幻夢就突然間打得粉碎。

(5) 警士跳上了車，安然坐在總統後面的座位上。他這時或許正在夢想警長將怎樣稱贊他對於上流人士能下這樣一個切實的教訓。假使真的這樣，那末他的夢想就立刻打破。

(6) 警士上來了，坐在總統後面，很自在的。也許他還幻想着長官將贊許他的辦事能力。倘使這樣，那就完了。

(7) 那警士跳上了車，很舒服地坐在總統的後面。或者他夢想着他的長官因他處理那輩名人得法而將獎譽他。倘使是這樣，那末那無情的幻想立刻就成泡影。

23

In January 1932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ent a Note¹ to Japan, stating that America would not recognize any changes made by force² in contravention of the Kellogg Pact³ and the Nine-Power Treaty⁴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⁵ of China.

1. Note, 通牒。

4. The Nine-power Treaty, 九國公約。

2. By force, 由武力。

5. Territorial integrity, 領土完整。

3. The Kellogg Pact, 凱洛格公約。

(1) 一九三二年一月美政府為維持中國領土安全起見，送一通牒至日，申述美不能承認任何違反凱洛格公約及九國公約的以強力為左右的事件。

(2) 一九三二年一月美政府曾致牒日本，聲明美國將否認以武力造成之任何變跡，而違反凱洛格公約及維護中國領土完整之九國公約者。

(3) 一九三二年一月美國曾致牒日本，聲明美政府不承認一切有背凱

洛格公約及九國公約而以武力造成之改變，以保全中國領土之完整。

(4) 一九三二年一月美國政府致牒日本，聲明凡以武力造成之變易，違反非戰公約及以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為宗旨之九國條約者，美國決不承認之。

(5) 一九三二年一月美國政府曾致通牒於日本，聲稱美國斷不承認以武力違背凱洛公約與九國條約而起之任何變化，蓋欲維持中國領土之完整也。

(6) 一九三二年一月美政府致牒日本，聲明美國為維持中國領土完整，對於一切違反凱洛公約與九國公約而以武力造成之局面，概不承認。

(7) 一九三二年一月美國曾致通牒於日本，反對任何以武力破壞凱洛公約及九國公約，而損害中國土地之完整。

(8) 一九三二年一月美政府致一牒文於日本，聲稱美國為保存中國領土完整起見，不承認違反凱洛公約及九國公約而以武力造成之變化。

24

In general,¹ war is the work of ambitious men, whose principles have gained no strength from the experience of public life, whose policy is colored² if not swayed by personal views or party interests,³ who do not seek peace with a single heart, who, to secure doubtful rights, perplex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state,⁴ spread jealousies at home and abroad, enlist⁵ popular passions on the side of strife, commit themselves too far for retreat, and are then forced to leave to the arbitration of the sword⁶ what an impartial umpire could easily have arranged.

1. In general, 以大概論。

之對外關係。

2. Colored, 染色彩。

5. Enlist, 招募(此處可作“激起”解)。

3. Party interests, 黨的利益。

6. Sword, 作“武力”解。

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state, 一國

(1) 概言之，戰爭乃野心者之所爲，彼輩之主義實未依據羣衆生活的經驗，故其策略果非色彩所污染，卽爲黨見私利所支配，彼輩更未以誠心求和平，徒爲獲得莫須有之權利而不惜紛擾國際間之關係，傳佈國內外之疑嫉，利用羣衆之熱情於鬭爭，而使事勢陷於不可轉圜之境地，於是僅一中正之公斷人所易爲排解之事，亦必聽諸武力之決斷矣。

(2) 概言之，戰爭者野心家之工作也。其主義不能於公衆生活經驗上獲得多少力量；其政策設不爲私人意見所渲染，卽爲黨派利益所排佈；彼又不肯尋求和平；恆以攫取不可必之權利，迷惑一國對外之關係；懸播國內國外之猜忌；激起雙方爭勝之憤怒；一味猛進，致無挽回之餘地；乃不得不以公平正直之公斷人所易於調停之事訴諸武力也。

(3) 概言之，戰爭者類武者之所爲也；其旨既悖於羣衆之經驗，其策乃出於自私與黨見，其心亦不在和平，不在邦交，徒使內外猜忌；戕賊民生，致於不能自拔之地；於是惟有假手於斤斧之武斷耳；實則所爭之點不離由仲裁者公正解決也。

(4) 戰爭大概由志高氣揚之徒所爲，其起意既非本於經驗，又非出諸衆願，其策略如不爲黨派利益所動，則必染有別項色彩，曾未顧及和平，爲求是非莫辨之權利而啟邦交之疑竇，國之內外互相疑忌，更一意利用人民之熱情，至於無可退卻之境，於是不得不以公正之仲裁者易於解決之事訴諸武力矣。

第三章 譯文比較

此章中所摘錄的譯文既非出於一人之手，當然譯法各各不同；各有各的優點，或有時各有各的缺陷。學者細心研究，共同討論，自有進益。上文已說過研究比較時，最好先逐段看譯文，然後和原文比較，再仔細辨別原著中每一段的中心思想和各句語氣的輕重緩急，譯文是否與之符合。此後更可把原文再讀一遍，看各譯本的文字是否合原著的體裁，是否有原著的韻味。

前四篇逐段加評論。評論的要旨是在指出錯誤，遺漏，和增加及特別優越之點。凡平順無疵之處概不多論。每篇之末加一總評以示各譯的優劣。再各篇所錄非由一書，即由一全篇文字摘下；所下批評當然以所錄為限，與全書無涉。

後六篇不加評論，備學者自己去研究與討論。但做這項工作時，須要心平；我們對譯文固不必過於寬恕，但亦不宜偏於苛求。且共同討論時，不宜太主觀，因同是一句，而各人的批評不同，亦是不足為異的事。最後，我們不可忘記這一種工作的最後目標，並不是批評，乃是效法他人所長，避免他人所短。

每篇原文後的幾種譯文其排列次序概照各譯文出版的先後。

1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少年維特之煩惱)

By J. W. Goethe

You know of old my ways of finding amusement; how I select a little cottage in some sequestered spot, and there put

up with every inconveniencel. I have just discovered such a spot here, which possesses peculiar charms for me.

1. Inconvenience, 不便利。

1. 羅 牧 譯 (北新書局)

你早就曉得我的求樂的方法了。我來在某僻靜的地方選擇一間小小的茅屋，在那裏將就着過活。我剛在這裏發見了這樣一塊地方，那對我是有特別的媚力的。

2. 達 觀 生 譯 (世界書局)

你是知道我尋求樂趣的一些老法門兒；怎樣或選擇一座小屋在隱僻的地點，縱有各樣的不方便，我也願棲遲在那裏。我剛剛已經找着了這樣一個地方，那對我有特異的美妙種種。

(1) “某僻靜的地方。”“某”字似不若用“一塊”等較自然些。“將就着過活”與原文 put...inconvenience 字面雖相差很大，但意義上尚能吻合。“媚力”似不若“美妙處”。

(2) “老法門兒”不對，因 of old 是形容 know，而不是形容 ways。“特異的美妙種種”似嫌累贅。

About a league from the town is a place called Walheim. It is delightfully situated on the side of a hill, and by proceeding along one of the footpaths which lead out of the village, you can have a view of the whole valley. A good old woman lives there, who keeps a small inn. She sells wine, beer, and coffee, and is cheerful and pleasant notwithstanding her age. The chief charm of this spot consists in two linden-trees¹, which spread their enormous branches over the little green² before the church, which is entirely surrounded by peasants' cottages, with their barns and homesteads. I have seldom seen a place so retired³ and

peaceable, and I often have my table and chair brought out from the little inn, and there I drink my coffee and read my Homer⁴. Accident brought me⁵ to the spot one fine afternoon, and I found it perfectly deserted. Everybody was in the fields, except a little boy about four years old, who was sitting on the ground and held between his knees a child about six months old; he pressed it to his bosom with both arms, which thus formed a sort of armchair, and notwithstanding the liveliness which sparkled in its⁶ black eyes, it remained perfectly still. The sight charmed me. I sat down upon a plough opposite, and sketched with great delight this little picture of brotherly tenderness. I added the neighbouring hedge, the barndoor, and some broken cartwheels, just as they happened to lie; and I found in about an hour that I had made a very correct and interesting drawing, without putting in⁷ the slightest thing of my own. This confirmed me in my resolution of adhering for the future entirely to⁸ nature. She⁹ alone is inexhaustible, and capable of forming¹⁰ the greatest masters¹¹. Much may be alleged in favour of rules, as much may be likewise advanced¹² in favour of¹³ the laws of society; an artist formed upon them will never produce anything absolutely bad or disgusting, as a man who observes¹⁴ the laws and obeys decorum, can never be an absolutely intolerable neighbour, nor a decided villain; but yet say what you will of rules¹⁵, they destroy the genuine feeling of nature as well as its true expression.

- | | |
|---|--|
| 1. Linden-trees, 菩提樹。 | 9. She, 指 nature。 |
| 2. Green, 草地。 | 10. Forming, 造成。 |
| 3. Retired, 幽靜; 幽僻。 | 11. Great masters, 大藝術家。 |
| 4. Homer, 希臘詩人(此指其詩集)。 | 12. Advanced, 此處作“陳述”解。 |
| 5. Accidents brought me . . . , 我偶然……。 | 13. In favour of, 贊同。 |
| 6. Its, 指 a child of six months old. 下文之 it 亦然。 | 14. Observes, 遵守。 |
| 7. Putting in, 加入。 | 15. Say . . . rules, 無論人對於規律怎樣講(意即無論人對於規律說得怎樣好, 故譯“辯護”亦切)。 |
| 8. Adhere . . . to, 依附於……。 | |

1 離城大約有三哩遠的地方是叫做威爾海牟，那在山邱側旁占着舒暢的位置。如果你循着由鄉村裏通來的那條道路前進，那你就望見山谷的全景。有一位善良的老婦人住在那裏，她開着一間小客棧，她賣葡萄酒，皮酒，和咖啡，雖已上了年紀，仍是愉快可親。這地方的最主要的媚力就是有兩顆菩提樹。那樹擴大牠們巨大的枝幹在教堂面前小小的草地上。在牠的周圍完全圍着農人們的茅屋和他們的倉庫及住宅。我極少見這樣幽僻和安靜的地方。我常常從小客棧帶出椅子桌子，在那裏喝我的咖啡；讀我的荷馬。在一個天氣晴朗的下午，偶然我走到這塊地方來。我覺得那是十分幽僻。除了一個約有四歲的小孩外，人們都在田裏。那小孩子坐在地上，雙膝間夾着一個約有六個月的嬰孩。他用兩臂壓着那嬰孩靠近他的胸，因此那形成一種安樂椅子。雖然在嬰孩的黑眼裏耀着活潑的景象，但牠仍然十分安靜。這景象引得我迷戀了。我便坐在對面的耕地上。於是愉快地描寫這種兄弟之愛的小小圖畫。我把旁邊的籬笆，倉庫門，和幾個破毀了的車輪，都照着原來的位置畫上去。大約一點鐘的光景我覺得我不用加上一點我自己的思索，便畫了一幅十分正確和有趣的圖畫了。這個穩固了我的決心，將來要完全依附自然。只有自然是用之不竭，而且能夠造就最偉大的藝術家。也許有許多理由可用以擁護成法，同樣也許有許多理由可用以辯護社會的法則：根據那些法則而造就的藝術家就決不會創作些絕端壞的或者討厭的作品來，正如一個守法從禮的人決不能做一個絕端難堪的鄰人，或者一個真正的惡徒一樣，但是不管人們怎樣辯護法則，牠們總是破壞自然純正之感和

牠的真的表現的。

2. 離城有一里格(約三英里),這地方叫做瓦爾海奎,這是很明媚地位置在一座小山之旁,沿着通行那村莊的小道過去,就能夠見着全部山谷的風景。一位好老太婆住在那裏,開設一家小酒店。她出賣酒,啤酒,和咖啡,雖然有了年紀,仍然是活潑愉快。這地方首要的美妙點,在有這兩顆菩提樹,張開牠繁茂的枝葉,罩蔽了教堂前的小草地,農家的草屋,帶着穀倉和住所整個地滿比環繞着。我曾很希罕地遇着過一個地方,似此幽靜清閒的。我常常把我的桌子椅子,從小酒店裏攜帶出來,到那裏喝我的咖啡,讀我荷馬集。一個晴天的下午,偶爾散步到了這地方,我便探尋出牠十分的幽寂。人們都是到田野中去了,只有大約四歲的小孩子正坐在地下,他兩膝的中間攜着一個大約半歲的嬰兒,他用兩手緊抱牠在他的胸懷,這樣便做成了安樂椅子一般,在這嬰兒的黑色雙瞳中,那光芒四射,雖然生動活潑,牠依然坐着十分的安靜。這種景物引我入勝了。在一隻對面的犁鋤上,我便坐下,並很高興地描畫弟兄之愛的這小小的圖景。我添上了這左近的籬柵,倉門,和些破壞的車輪,恰如牠們所在的位置;在一小時左右,我便得着我已做成的一幅很真確而有趣的畫圖,沒有加入一些兒我的已見。這使我堅定了我的決定,將來的一切只有依歸於自然。惟有自然是無窮盡的:且能造就最偉大的藝術家。贊成規律自有不少理由可以申述,正如同贊成社會法律的有不少可以陳說一般;藝術家依守規律成就的,絕不會有十分惡劣或令人憎厭的出品,正如同了解法律遵守習俗的人,斷不能做一個難堪的鄰人或窮兇極惡的匪徒;然而說到規律,你又怎樣呢?牠破壞自然的純潔之感,同時破壞自然的真實表示。

(1) 第二句中“那”似不明白,不若用“牠”字。Along one of the footpaths 譯“由……那條道路……”,與原義不很符合;原文是幾條路之一,譯文似祇有一條路。Everybody 句中之 pressed 直譯“壓着,”不很明白。同句中“雖然……安靜,”譯法稍覺呆板。I added 句中 the slightest thing of my own 譯“自己的思索”與原義不符。末句中“一樣”兩字不需要。

(2) 第一句中“沿着……過去”與(1)同病。第二句“好老

太婆”太俗。第四句中“這兩顆菩提樹”的“這”字不需要。同句中“帶着”不及(1)“周圍。”“我曾很希罕地遇着過”太呆板，不合漢文習慣。“他兩膝的中間……一般”較(1)清澈。“光芒四射”一語太過火。“雖然生動活潑……”原文指小孩之目，譯文似指小孩。“我使得着我已做成的……”，“得着”兩字錯譯；原文 found 不過“發覺”之意。下一句中“將來的一切”似不很明瞭。末句中“然而……怎樣呢？”錯譯。

(1), (2) 除細節上各有短長外，譯筆(1)似較完善：(1) 幾無錯譯；(2) 篇末“然而……”句是大錯。再(2) 文字似太黏於原文，不及(1) 流利。

2

THE FATHER

By P. Bjornson

The man whose story is here to be told was the wealthi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person in his parish; his name was Thord Overaas. He appeared in the priest's study¹ one day, tall and earnest.

1. Study, 書室。

慈 父

1. 劉頤年譯

(英文雜誌第七卷)

這篇故事要講到的，就是牧師領土裏一個最有錢和最有勢力的人；他的姓名叫做妥敵阿弗拉斯。有一天他的修長的影子出現在牧師的書室裏，形狀似甚急切。

父

2. 冰巖譯

(小說月報第十一卷)

這篇小說裏的主人，在他底教區裏，要算數一數二的富翁了；對於鄉裏，很有些權勢。他姓烏佛拉斯，名叫蘇特。有一天牧師的家裏，忽現了他的影子，他這一回來，是極虔誠的。

父 親

3. 仁 華 譯 (蘇州明報)

這件動人故事的敘述，是關於一個名字叫做奧佛拉司曹特的，他是個身材高大而抱着熱忱的人，而且他也是那教區裏有錢和有力的人，有一天他走到牧師那裏說：

“Thord 譯名(2)最適當清楚。西人姓名並列時，宜用方法分別之。(1)、(3)使人姓名莫辨，且不易記憶。(2) most influential 另譯一語似太鄭重。He appeared (1)、(2)均譯“他的……影子出現”與原義不符合。此處 appeared 作“出現”解；(3)適當。(3)“抱着熱忱的人”不貼切；原文 earnest 是形容 Thord 到牧師處的神情，並非指其個性。(1)“牧師領事”不及(3)“教區。”

“I have gotten a son,” said he, “and I wish to present him for baptism!”

1. Baptism, 受洗禮。

1. 他說：“我已得了一個兒子，我情願把他獻上來受洗禮。”

2. 他說：「我得了一個兒子。我想給他受一回洗禮。」

3. 「我得了個兒子，要叫你替他受洗禮。」

(2) “一回”兩字不需要；此項禮節信教者一生不過受一次。

(3) “叫”字不妥；此等字應體貼情形而譯。

“What shall his name be?”

1. “他取什麼名字呢？”

2. 「他起了什麼名字？」

3. 「他的名字叫什麼？」

“Finn—after my father.”

1. “勤伍——是承襲我父親的名字。”

2. 「飛賓——這是紀念我的父親。」

3. 「弗姆——繼續我父親的。」

三譯名(1)、(2)較(3)為佳。(3)“繼續”不及(1)、(2)譯法明白。

“And the sponsors¹?”

1. Sponsors, 教父母。

1. “還有教父教母呢?”
2. 「那麼,誰做他的教父母?’」
3. 『教父和教母呢?』

They¹ were mentioned, and proved² to be the best men and women of Thord's relations in the parish.

1. They, 指可爲教父母的人。 2. Proved, 確是。

1. 他們的姓名就一一說了出來,都證明在這牧師領土裏妥敵親屬中最好的男女。
2. 他們兩商量了許多時候;把這教區裏蘇特的親親眷眷,仔細批評一下。
3. 他們就提出討論着,在那教區裏,曹特的親戚中,誰是最配將來做弗姆的寄名者。

(1)“證明”太呆;此處 proved 的意義是“確是。”(2)“商量……,”“仔細……,”(3)“提出討論着,”“誰是……”都與原義不合;其原因在錯解 they 一字。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nquired the priest, and looked up.

The peasant hesitated a little.

“I should like very much to have him baptized by himself¹,” said he, finally.

1. By himself, 他獨自。

1. 牧師抬起頭,問道,“可還有別事麼?”這田舍翁躊躇了一會子。末了他說道,“我很歡喜教他自己受浸。”
2. 牧師抬起頭,對着他問道:「還有別的事嗎?’」蘇特忖了一忖,方才說道:「我很歡喜把他親自受洗禮。」
3. 『還有別的事嗎?』牧師抬起頭問着,那客人躊躇一下。『我很喜他單獨受洗,』他最後說着。

三譯都明瞭;但 by himself 一語僅(3)正確。

“That is to say on a week-day¹?”

1. Week-day, 週日(星期日除外)。

1. “這就是說在禮拜一到禮拜六的中間幾日麼?”

2. 「這話是在一星期之後嗎?」

3. 『那意思說,不在星期日。』

(1), (3) 正確; (1) 欠簡。(2) 錯譯。

“Next Saturday, at twelve o'clock noon.”

1. “下禮拜六正午十二點鐘。”

2. 「下禮拜六正午十二點鐘。」

3. 「下星期六正午十二點鐘的時候。」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nquired the priest.

1. 牧師問道,“還有別的事麼?”

2. 牧師又問道:「還有什麼事?」

3. 「還有別的事麼?」牧師問着。

“There is nothing else;” and the peasant twirled his cap, as though he were about to¹ go.

1. About to, 將。

1. “沒有別的事了;”這佃舍翁用手指旋轉他的小帽,好像就要動身。

2. 「沒有別的事了。」他說罷,拿帽兒,似乎表示要告別了。

3. 『沒有別的事了。』他拿起帽子預備要走。

(2), (3) twirled 譯“拿,”“拿起”不合,但小說中此等字不十分重要。

Then the priest rose. “There is yet this, however,” said he, and walking toward Thord, he took him by the hand and looked gravely into his eyes: “God grant¹ that the child may become a blessing to you!”

1. God grant . . . , 願上帝許……

1. 那末牧師便立起來,走近了妥敵,握住了他的手,很莊重的對他望着說道:“我願上帝保佑這小孩成就你的福氣!”

2. 牧師立了起來，走近他的身旁，把手兒緊緊把住了他；脈脈地望着，說道：「以後尚有……雖然，上帝總可使此子造福你老人家。」（微旨）

3. 牧師立了起來，『這也許是的。』他走近曹特的前面，用熱忱的眼光對他望着，『上帝會賜恩給這孩子，使他將來會祝福你。』

There is yet this, (1) 未譯；(2), (3) 錯譯。這句中的 this 即指下文“God...you!”故當譯“還有一件事。”(1) 句末“成就”不及(2)“造福。”(2)“緊緊”兩字係添出，可不必。“God...”句(2)最簡潔。

One day sixteen years later, Thord stood once more in the priest's study.

1. 十六年後，有一天，妥敵又站在這牧師的書室裏。

2. 十六年之後，蘇特又在牧師家裏出現。

3. 十六年的光陰過去了，有一天曹特又第二次到牧師那裏去。

“Really, you carry your age astonishingly well¹, Thord,” said the priest; for he saw no change² whatever in the man.

1. Carry your age astonishingly well, 此語不能直譯，意即“容顏上竟沒有改變。”

2. Change, 此指容顏上的改變。

1. “實在你越老越健了，妥敵，”牧師說這句話，因為他看見這個人的身上一些沒有改變。

2. 牧師對他說道：「確實呢！你把那年光過去得很快活！蘇特！」牧師說這句話，因為見他並沒有覺得老——比從前沒有改觀。

3. 『的確，曹特，你一點也沒有老呀！』牧師對他說着，因為看他從前一點也不會改變。

(1) 譯 carry... well 略嫌過火。(2) “很快活”與原意不符。(3) 字面不合而意義恰合。(1) “身上”兩字太呆板。

That is because I have no troubles," replied Thord.

1. 妥敵回答道：“這是因為我沒有憂慮的緣故。”
2. 他回答說：「這幾年沒有遭困難的景況。」
3. 「那或許是因為我生活很安寧的緣故。」

(1) 簡潔信達。(2) because 一字可譯而未譯。(3) “或許”兩字無增加之必要。

To this the priest said nothing, but after a while he asked: "What is your pleasure¹ this evening?"

1. Pleasure, 作“事情”解(不可直譯“快樂”等語; 用 pleasure 是所以表示謙恭之意, 猶漢文用“貴幹,”“見教”等)。

1. 牧師聽了, 也不說什麼, 隔了一會, 又問道: “今晚你要做什麼呢?”
2. 牧師聽了, 也不說什麼, 停了一會, 方才想出一句話問道: 「今晚你老有什麼快活事情?」
3. 牧師聽了不說什麼, 隔了會兒問道: 「什麼事使你今天這樣地快樂?」

(2) “方才想出……”係添出, 但無關重要。(2), (3) pleasure 譯“快活”等辭不合, 參閱註釋。

"I have come this evening about that son of mine who is to be confirmed¹ to-morrow."

1. Confirmed, 受堅信禮。

1. “今晚我來, 爲了我那個兒子明日要行徵信禮。”
2. 「今晚我到這裏, 爲了明天是小兒受堅信禮的日子。」
3. 「今天我來, 因爲我的兒子明日要施堅信禮。」

"He is a bright boy."

1. “他是一個伶俐的小孩子。”
2. 「他是個很聰明的小孩子。」
3. 「他是有希望的孩子呢!」

(3) bright 譯“有希望的”不對。

“I did not wish to pay the priest until I heard what number¹ the boy would have when he takes his place in church to-morrow.”

1. Number, 受堅信禮時排列之號數。

1. “我且不付牧師的錢，等我聽見了明天禮拜堂裏這孩子所佔地位是第幾纔付哩。”

2. 「明天在禮拜堂施行時，不知可得到第幾；我於不知道以前不願給牧師的費。」

3. 『在我付錢以前，我願意知道他明天在教堂裏排着第幾個。』

三譯都無錯誤；但若譯“我要先知道了……然後付錢給牧師，”似更自然些。

“He will stand number one.”

1. “他當站在第一位。”

2. 「他可以第一。」

3. 『第一個吧！』

(2) “可以”不若“是”或如(1)“當。”(3)“吧”不需要。

“So I have heard; and here are ten dollars for the priest.”

1. “那末我聽見了。這裏十塊洋錢是奉送牧師的。”

2. 「真的麼？這裏是十塊錢，奉送牧師的。」(得意語)

3. 『這樣很好，這裏是給牧師的十元錢。』

“So I have heard (1) “聽見”不若“知道。”(2), (3) 與原文不符。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can do for you?” inquired the priest, fixing his eyes on Thord.

1. 牧師睜開了兩眼，注在妥敏身上，說道：“還有別的事情賜教麼？”

2. 牧師看着他問道：「還有什麼事，要鄙人效力？」

3. 『另外有別的事要我替你做嗎?』

(3) 漏去 “fixing . . .” 一語未譯。

“There is nothing else.”

Thord went out.

1. “沒有事了。”

妥敵向外去了。

2. 「沒有別的事奉煩。」

蘇特去了。

3. 『沒有別的事。』曹特說着走了。

Eight years more rolled by¹, and then one day a noise was heard outside of the priest's study, for many men were approaching, and at their head² was Thord, who entered first.

1. Rolled by, 過去。

2. Head, 爲首的。

1. 好容易又是八年過去，那一天牧師書室的外面聽得有一種喧擾的聲音，有許多人走向牧師家來，當頭的就是妥敵，他是第一個走進來。

2. 又隔八年之後，一天，牧師的門前，起了一片很嘈雜的人聲；那一羣人中，爲頭的就是蘇特；他第一個急急的走進牧師家來。

3. 八年光陰像流水般過去了。

有一天牧師的門外，忽然喧鬧着嘈雜的聲音，有許多人漸漸走近牧師房裏，第一個走進來的就是曹特。

(2) “急急的，”(3) “流水般” 都是添入的，但無關重要。(3) “房裏” 不對。

The priest looked up and recognized him.

“You come well attended¹ this evening, Thord,” said he.

1. Well attended, 扈從甚多。

1. 這牧師豎起眼來一瞧就認識他。

牧師說道：“妥，今晚你來，倒有許多跟着。”

2. 牧師見了他，向他點點頭，招呼他進來，開口道：「你今晚好呀！有什麼貴幹？」

3. 牧師把頭抬了起來，認得他就是曹特。

(原缺)

(1) “豎”字不妥。(2) 增加而改換。

“I am here to request that the banns may be published for my son; he is about to marry Karen Storliden, daughter of Gudmund, who stands here beside me.”

1. “我來此是要央求你出一張我兒子舉行婚禮的公告：他就要和我旁邊站立的這位葛蒙特的女公子葛靈史多立婷結婚了。”

2. 「今天晚上，請你把我的兒子的婚約註了冊，他就要和凱蘭女士——是格德蓋的女公子——結婚了；立在吾身傍的就是凱蘭女士。」

3. 「我到這裏來，是請求你公佈我兒子的婚禮，他是將和葛倫斯託立敦結婚，就是冠脫門的女兒，他還立在外邊呢！」

(1) 忠直，但文字欠流利。(2) 不應增加“今天晚上。”(2) 末句錯誤。此句句法以(1)，(3)為佳。

“Why, that is the richest girl in the parish.”

1. “唉，她是這領土裏最有家私的姑娘哩。”

2. 「唉！伊是教區裏頭富的女郎。」

3. 「什麼，她是這教區裏面最有錢的小姐呢！」

(3) “什麼”不及(1)，(2)“唉。”

“So they say,” replied the peasant, stroking back his hair with one hand.

1. “他們都是這樣說。”田舍翁答的時候用一隻手把他的頭髮向後掠去。

2. 「有這樣一句話。」他說罷，舉起了手，把頭向後撫摩了一回。

3. 『是吧!』他手掠着頭髮,回答着說。

(1) “掠去”不及(3)“掠着。”(2)“舉起……一回”欠簡潔,且意義不明。(3)“是吧”與原文不符。

The priest sat a while as if in deep thought, then entered¹ the names in his book, without making any comments, and the men wrote their signatures underneath. Thord laid three dollars on the table.

1. Entered, 錄; 寫下。

1. 這牧師靜坐一會子,很像深思似的,然後把他們的姓名寫入冊子裏,並沒有什麼批評,這些人也各自簽了名在下面。妥敵就放了三塊洋錢在桌上。

2. 牧師默默地坐着,像用心思的,隔了一霎,提起筆把各人的姓名錄入簿冊;底下不加一些細註和批評,就拿給各人,把名字簽在底下,蘇特放了三塊洋錢在檯上。

3. 那牧師靜着了會兒,像在思慮什麼事的,接着提起筆來將名字寫上了簿,也不說什麼批評。

那許多人就在下面簽着名。

曹特拿出三塊錢放在檯上。

(3) “不說什麼批評”的“說”字不妥。

“One is all I am to have,” said the priest.

1. 牧師說道:“我只應得一塊。”

2. 牧師說道:「照我的名分,一元夠了。」

3. 『一塊錢夠了,』那牧師說。

“I know that very well; but he is my only child, I want to do it handsomely¹.”

1. Handsomely, 體面; 豐盛。

1. “這是很明白的;但是他是我一個獨生子,所以我要做得好看些。”

2. 「這種規律，我很明白的；不過這一次是我的獨子，所以格外好看些。」（得意語）

3 『我知道的；但是他是我的獨生兒子，我要弄得更體面些。』

The priest took the money.

“This is now the third time, Thord, that you have come here on your son's account!”

1. On ... account, 爲……緣故。

1. 牧師就收下了這筆錢。

“妥敵，這是第三次你爲了令郎的緣故到這裏來了。”

2. 牧師方始把錢收了，說道：「你到這裏，今番是第三次了，蘇特！可不是都爲了你愛子事情。」

3. （原缺）

『這是你第三次來這裏了，曹特，爲着你兒子的事情。』

（3）句法不及（1）。

“But now I am through with him,” said Thord, and folding up his pocket-book he said farewell and walked away.

The men slowly followed him.

1. “但是現在他的事情是完畢了。”妥敵說罷，把他的小冊子摺了起來，說一句離別的話就去了。

這些人也慢慢的跟了他出去。

2. 「現在我對於他的職務，總算完了。」（快意極了）蘇特說罷，把他的懷中記事冊摺了起來，放好，說一聲再會，出去了，許多人也慢慢的跟了出去。

3. 『但是我現在對他一切已辦舒齊了。』曹特說着，摺攏他的手冊，同牧師說聲再會走了。

許多人也跟着走了。

三譯都好，惟（1）“離別的話”不及（2），（3）“再會”自然。

三譯就通篇論，各有短長。忠直當以(1)爲第一；但有時字面太受原文束縛。(2)增加及改變處較多，但無與原文大背之處。譯小說，於不重要處略加增刪或改換而能使文字生動，固非不可，但當然以不肯原書神情爲要。(3)譯筆亦流利，惜微有錯誤。

3

NEW PRACTICAL PHYSICS

(新實用物理學)

By Black and Davis

INTRODUCTION

Weights and Measures

Physics a science. The sort of physics that will be found in this book differs from the kind that everyone unconsciously studies all his life, chiefly in that it seeks to answer not only the questions "why" and "how," but also the question "how much" It is only when we begin to measure things definitely that we get the kind of information that helps us to use them to the best advantage¹. For example, everyone knows in a vague way² that an automobile goes up a hill because the gasoline which is burned in the engine makes it turn the driving wheels, and that these in turn³ push against the road, if it is not too slippery, and thus propel the automobile. The physicist, however, after he has noticed all this, goes on to ask himself such questions as these: "How much gasoline does it take? How much ought it to take under ideal conditions⁴, and what becomes of the surplus⁵? How much force must be exerted by the

brakes to hold the automobile on a hill? How large a brake surface will do this? How strong must the brake rod be?" When he can answer all these and many other similar questions, he is in a position to use his machine more effectively, and perhaps to improve its mechanism.

- | | |
|---|--|
| 1. To use ... to the best advantage,
盡量利用……。 | 中能達出,不一定要譯字面)。 |
| 2. In a vague way, 約略。 | 4. Under ideal conditions, 在理想
狀況下。 |
| 3. In turn, 相繼(此種辭義祇求於全句) | 5. Surplus, 指多耗之油。 |

1. 陳寶珊 譯 (文叢書局)

緒言: 衡量與度量

物理學係一種科學。本書所敘述之種種物理知識,與吾人日常生活中所不知不覺而習知者,有所不同。其主要不同之點,即本書不僅對於問題之“爲何”及“如何”求一解答,而對於事物之“幾何,”亦加以研究。吾人祇有從正確之量度入手始能得有各種知識,以利用事物而得最大之效益。譬如汽車馳行道上,吾人皆知因燃燒汽油而發動引擎,因而推輪前進。但物理學家所注意者,除此以外,尚有以下諸問題:如汽油之需量若干?在理想情形下需量若干?其虛耗之油量成爲何物?制動機須施力若干,須有若干面積,又其桿須如何堅強,始能使汽車停於山坡?如能解答上列及類似之問題,則利用此機,更爲有效,或且能改良之。

2. 薄善保·聶恆銳 譯 (國立北平師大附中理科叢刊社)

緒論: 重量及計量

物理學是一種科學。本書中所述之物理學,與一般由不知不覺中,所學者不同;其主要差別,非僅在解答“何故”及“如何”之問題而已,且進而作“數量”之解答。蓋由實際測量事物所得之知識,方可有助於應用而收宏大之效果,例如吾人皆知汽車登山,由於汽油在機中燃燒所生之力,使推輪轉動,車輪復推碾地面,如路不過滑,則此車即可前進。但物理家詳察此事後,必進而問曰:此車現需汽油若干?在理想上應用若干?多耗之油用

於何處？制動機應施力若干，方可使車停於坡上？制動桿須如何堅實，制動機之面積廣大幾何，始克致用？對於以上及類此之諸問題如能正確答覆，則此人必能善用其車或可改良車中之構造也。

3. 陳嶽生 譯 (商務印書館)

導言：權與度

物理學之科學觀。將在本書中論述之一種物理學，與人人所舉生研究而不知者不同，主要之點，在於不獨欲答“爲何”及“如何”之問題，而並欲爲“究係若干”之設問，尋求答案。蓋欲取用萬物以得最大之利益，祇於精確權度物量時，始能得一種智識，以資贊助。例如汽車之上山，乃因燃於引擎內之汽油，使引擎發動車身，車輪相繼抵於路面而後推，如路不過滑即驅車前進矣。此事之約略狀況，人人知之，然物理學家於注意上述一切情形後，猶須進而自問，如：“此汽車用油若干？在理想之情況下，應用油若干？多用之油，耗於何處？制動機須施力若干，始克勒停汽車於山上？制動機之表面，須有若干大小，始能勝任？制動桿須如何堅固？”等種種問題。當彼能答此一切問題以及其他多種問題時，始可利用彼之機械，更多效果，且或可改良其機械之構造焉。

4. 蔣一麟·劉伯繩·胡定一 譯 (中國自然科學編譯社)

緒言：重量與計量

物理學爲一種科學。本書內所敘述之各種物理學，與吾人在日常生活中無意學得者不同，此處不僅求“爲何”及“如何”之答案，且須進而求“若干”之答案。吾人精密測量事物時，所得各種智識，在應用時，可獲極大之利益。例如每人均知汽車上山時，爲汽油在引擎中燃燒，而使車輪旋轉，如路面不滑，則車輪轉動，推平路面，汽車因以前進。物理學家注意及此後，進而思及此類之問題：“將需汽油若干？在理想情形下，應需若干？多耗之油，成爲何物？輪擊桿須如何堅強，始克支持？”如能答出上列及其他類似之問題，則使用其機器，更爲有效，並能改良其機構。

(1) in a vague way; if it... slippery 未譯；此兩語並不重要，但非不可譯。

(2) in a vague way 未譯。第二句中“實際”不很正確；但全句譯法似以此爲最完善。

(3) 句首“將在”二字大可不必；下半句中“而不知者”錯譯。第三句中“……而後推。”“推”字下似遺漏一字。末句“當……時，”譯法呆板。

(4) 首句中“此處”不明白。第二句“吾人……”不透達。in a vague way 未譯。“始克支持”似太含混。末句 perhaps 可譯而未譯。

Divisions of Physics. The object in studying physics is, then, chiefly to learn to think accurately about very familiar things. But these things are so varied in kind and their aspects are so manifold that we shall find it convenient to divide the whole subject into five divisions: mechanics, heat, electricity, sound, and light. For example, suppose we wanted to make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automobile. Under mechanics, we should study about its cranks, gears, levers, pumps, and brakes, including their movements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material of their constructions; under heat, the engine, carburetor, and radiator; under electricity, the spark plug, spark coil, generator, and battery; under sound, the horn and muffler; and finally, under light, the lamps and their reflectors and lenses. In a similar way it might be shown that any piece of modern machinery, whether it be an automobile or a locomotive, a motor boat or an ocean liner¹, an airplane or a submarine boat, is not only an embodiment of the principles of physics, but has in very large measure been made possible by the science of physics.

1. Ocean liner, 渡海洋之郵船。

1. 物理學之分類。研究物理學之目的，其要點在乎對於熟知之事物，能加以正確之思索。但事物之種類甚多，而其現象又甚複雜。為便利計，可分為五類，即力、熱、電、聲、光是也。譬如詳細研究汽車，關於力，吾人須研究曲柄、齒輪、槓桿、唧筒、制動機等，以及上述各物之動作與資料之堅韌；關於熱，則有引擎、和合器、與輻射器；關於電，則有電花插頭、電花圈、發電機、與電池；關於聲，則有喇叭與減聲器；關於光，則有燈及其反光器與透鏡。凡此種種，均為吾人所當研究者，而在同樣情形下，其他任何近代機器，無論火車、汽船、飛機、潛艇，其構造匪特全合乎物理學之原理，且大概皆由物理學而成功者也。

2. 物理之區分。研究物理學之主要目的，為養成吾人對於習見之事物，有詳細觀察，正確考慮之習慣，但習見之事物不一，狀類紛繁；為便於研究計，可分為力學、熱學、電學、音學、及光學五部。例如欲精密研究汽車之種種問題，則車中之曲柄、齒輪、槓桿、唧筒、制動機，以及各部機件之運動，與材料之強度等，皆屬於力學之問題；內燃機、發聲器、輻射器等，則為熱學中之問題；電花栓、電花圈、發電機、及電池等，則為電學中之問題；喇叭、閤音器等，則為音學中之問題；又如車燈、反射鏡、透鏡等，則為光學中之問題；推而至於近世之任何機械，無論其為汽車、機關車、汽艇、輪船、飛機、潛水艇等，不啻為物理學原理之集成，即此等機械之本身，亦多係物理科學使之實現者。

3. 物理學之分類。是故研究物理學之目的，要在習於運用準確之思想，以究常見之事物，但事物之種類繁多，情形複雜，故以全科分成：力學、熱學、電學、聲學、及光學五門為便。今試以欲詳細研究汽車為例。在力學門中，當研究其拐臂、齒輪、槓桿、唧筒、以及制動機，並包括此諸機械之動作，及其構造上材料之強度；在熱學門中，當研究引擎、揮發器，以及射熱器；在電學門中，當研究電花栓、電花圈、發電機、以及蓄電池；在聲學門中，當研究喇叭與減聲器；而在光學門中，當研究迴光燈及其反射鏡與透鏡。仿此可示任何一種近代機器，不問其為汽車，為機關車，為汽船，為渡過大洋之

郵船，及飛機，或為潛水艇，皆不獨將物理學之諸原理，合為一體，且大部分為物理學所造成。

4. 物理學之分類。學習物理學之主要目的，為精密思考熟知之事物。但此等事物，種類繁多，狀態複雜，為便利計，分為五類：力學，熱學，電學，聲學，及光學。假如吾人欲詳細研究汽車。在力學方面，應學習曲柄，齒輪，槓桿，唧筒，及輪犁，以及其機件之運動，材料之強度。在熱學方面，則引擎，和合器及輻射器。在電學方面，則電花插頭，電花圈，發電機，及電池組。在聲學方面，則有喇叭及減音器。至於光學方面，則有燈及其反射器與透鏡。在同樣方法之下，可推而至於任何機器，無論其為汽車或機車，汽艇或輪船，飛機或潛水艇，不僅與物理學原理相吻合，且多從物理科學得之也。

(1) automobile 等未全譯。末句“合乎……原理”不及(2)“……之集成。”

(2) 首句信而達。

(3) 首句中“全科”不醒豁。末句“仿此可示”文字上太不爽利。

(4) 末句“……與物理學原理相吻合”亦不及(2)。“且多從……”欠達。

Physics begins with measurements. At the very outset we may well recall an old saying of Plato's¹: "If arithmetic, mensuration, and weighing be taken away from any art, that which remains will not be much. In the laboratory the student will learn to measure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things, not mainly for the sake of the results he gets, but rather that all through life he may know a good measurement when he sees one, and may be able to discuss accurately and with confidence the quantitative problems² that he is always meeting.

1. Plato, 古希臘大哲學家。

2. Quantitative problems, 數量問題。

1. 物理學始於量度。吾人首先可以想及柏拉圖之名言，渠謂“無論何種技藝，如除去算術、度量、及衡量，則所餘無幾矣。”在實驗室內，學生應學習正確測量各種不同之事物，其目的不僅求得結果，實欲使其在日常生活中，見一事物，即能知其正確之量度；遇有定量問題時，能毅然加以精確之計考。

2. 物理學以計量為始。昔日柏拉圖曾謂“任何學術中，如除掉算學、及度、量、衡外，所餘無幾。”學者在試驗室中學習測量各種事物，其主要意義，不只在所得之結果，且在使學者遇見應測量之事物，習知一完善測量之方法；並使其對於事物之“量”的問題，能作正確可靠之討論也。

3. 物理學始於計量。於此開端之時，極可回憶柏拉圖氏之古諺，柏氏云：“若自任何技術中除去算術、度量、以及權衡，則所餘者已無幾。”故在實驗室中，學者將習知測定種種不同之物，此事並非專為使彼求得若干結果而已，且欲使彼在一生之中，如遇一事一物，即可賴已成之技，作精密之測定，並能將常遇之量的問題，加以準確可靠之討論。

4. 物理學以計量開始。在開端時，將回憶及柏拉圖之名言：“如任何學術中，除去數學、度量及衡量，則所餘無幾。”在實驗室中，諸君將學習計量各種不同之事物，其目的不僅專為求其結果，且須知日常生活中事物之計量，當遇有數量問題時，始能加以正確可靠之討論也。

(1) 信達兼到。

(2) but rather...life 未譯。

(3) “學者……而已，”文字欠簡淨。

(4) 末句中“且須知……計量”欠達；下文“始”字欠通。

It is well to remember that all physical measurements are more or less inaccurate, and that the degree of precision to be aimed at depends on the purpose of the measurement. For example, an error of an inch in determin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two milestones¹ is a much less serious matter than an error of one one-

hundredth of an inch in measuring the diameter of an automobile bearing².

1. Milestones, 計里之標石。

2. Auto.nobile bearing, 汽車軸承。

1. 吾人須了解無論何種物理的量度，不能絕對正確，其需達到精密之程度，則當視其測量之目的而定。譬如測量一哩路程，一時之錯無甚重要，但測量汽車軸承之直徑時，則雖百分之一時之錯，亦不可忽視，以其關係甚重也。

2. 吾人應知物理學中之測量，常有幾許之錯誤，其準正之程度，常視其測量之目的而定。例如測量兩計里碑間之距離，即有一時之誤差，實無大妨礙，但如測量汽車之軸承時，即百分之一誤差，亦為極嚴重之事。

3. 惟物理學上一切計量，均稍有出入。而所需準確之程度，則賴乎計量之目的，此宜謹記弗忘，例如決定兩哩石間之距離，一時之誤差遠不如測量汽車軸承之直徑，所生百分之一時之誤差為重要。

4. 物理上之各種計量，均有若干錯誤，其所需精確之程度，視其計量之目的而定，例如測量兩里程碑間之距離，有一時誤差，其重要不若量汽車軸承直徑時，有百分之一時誤差為甚。

(1), (2) 均信達; (2) “百分之一”下似漏去“吋”字。

(3) 末句句法與原著吻合，但句太長，不及(1), (2)自然而易讀。

(4) 此句譯法亦好。

就此數節論，似(2)最完善；譯筆正確暢達。(1)除略有欠忠直處，譯筆亦佳，文字亦流利。(3)最忠直；但微嫌呆板。因太忠於句法，致文字不能簡淨流利；實則意義不可忽略，句法儘可改變。(4)無謬誤，但似略遜於(1), (2)。

4

THE VOYAGE (海 程)

By Washington Irving

To an American visiting Europe, the long voyage he has to make is an excellent preparative¹. The temporary

absence of worldly scenes and employments produces a state of mind² peculiarly fitted to receive new and vivid impressions. The vast space of waters that separate the hemispheres is like a blank page in existence. There is no gradual transition by which, as in Europe, the features and population of one country blend almost imperceptibly with those of another. From the moment you lose sight of the land you have left, all is vacancy, until you step on the opposite shore, and are launched at once into the bustle and novelties of another world.

1. Preparative, 準備。

2. State of mind, 心境。

(1) 林紓·魏易譯述

(指掌錄, 商務印書館)

以美洲至歐洲，經此悠久之海程。正是籌備遊跡之所及作如何遊涉者。蓋一履海濱。凡國中順受之狀。一空其所存。腦中空洞。以受新接之物。此大西洋者。劈地球為兩者也。人入海中。如翻空頁之書。漫無一字。且無前篇之末與開卷之初相銜連者。風帆一掃。到眼茫茫。一片汪洋也。直至是涉彼岸。方有所接。

(2) 蔡宗和譯

(英文雜誌第三卷)

美人之游歐洲，歷此悠久之海程，實足予彼一絕好之籌備。舉凡塵世之景物，俗務之紛煩，暫時的歸屏棄。但覺心中別有一種感想以接受此新奇事物。此茫茫大海，譬如書中一頁，漫無字跡，身入海中，初無逐漸變易之思。若在歐洲，則一國之風土人情，往往於不覺間與他國相混雜也。蓋自羅薩陸地後，海闊天空，汪洋無際，直至涉足彼岸，則忽入一新奇繁華之世界矣。

(3) 陳心純譯

(旅行雜誌第三卷)

國人游歷歐洲那遼遠的旅途，正是他一個最好的預備，他和曠世暫時的

隔絕，能使你的心胸打掃得空靈透徹，最宜於領受活潑的新境界。在歐洲大陸境連壤接的各國，他們的民族風土雖非突然變易，但不知不覺間漸漸地不同了。至於那介乎東西兩半球間的大洋，却徹始徹終，一片浩淼，找不到絲毫轉變的痕跡。當你離開的故土在你眼中消滅的時候，你就置身於一個空無所有的境界裏，直待你是登彼岸，於是又立刻落入了別一個紛煩世界咧。

(4) 柳影雲·奚誠之譯 (伊爾文見聞雜記，奎C書局)

對一個打算去歐洲觀光的美國人來講，取道長途的航海確是一個很好的初步計劃。暫時的不看見人世間一切的情景和勞役，每能產生出一種心境來，特別的宜於接受一切新奇和活躍的影像。那分隔兩半球的一片渺渺的浩水，就像是生存史上的一頁的白紙。不像在歐洲似的，有的是那種逐漸的變化，使一國中的人民生活情狀和另一國中的混雜得幾乎分不開來。從你一看不見你剛離去的陸地的片刻間起，一切都是空虛了，要直到你踏上對岸，和立即被捲入那另一世界的騷攘和新奇的旋渦中去時為止。

(1) “且無……汪洋也，”僅述意，惟尙不肯原義。

(2) “初無……之思”之“思”字不甚適當。

(3) “空靈透徹”稍嫌過火。

(4) 首句中“來講”兩字可刪去。末句前“分不開來”後接“從你……”語氣不順。

末句(1)仍述意；(2)“繁華”欠適當。(3)正確。(4)黏於原文句法，致譯文呆板。

In travelling by land there is a continuity of scene, and a connected succession of persons and incidents, that carry on the story of life¹, and lessen the effect of absence and separation. We drag, it is true, “a lengthening chain” at each remove of our pilgrimage; but the chain is unbroken; we can trace it back link by link; and we feel that the last still grapples us to home. But a wide

sea voyage severs us at once. It makes us conscious of being cast loose from the secure anchorage of settled life, and sent adrift upon a doubtful world. It interposes a gulf, not merely imaginary, but real, between us and our homes—a gulf, subject to² tempest, and fear, and uncertainty, rendering distance palpable³, and return precarious⁴.

1. Carry on the story of life, 演進生活的事跡。
 2. Subject to, 易遇；受……之支配。
 3. Palpable, 顯著。
 4. Precarious, 不確定。

1. 然陸行之人，則隨地均有所見。遂不知有離別之況。蓋陸行者猶拖長練而行。身行日遠而練上之環重疊。直係家人之手。勿論身在天涯。而最後之鍊環。鈎連爲一。若海行者。情環斷矣。中心人類墮落空洞之中。不審後來墜落何所。人之與家。直隔一深淵。此淵中禍害起伏。在在匪人所料。人人是問。前行可信。而完全圖歸。則又在不可知之數矣。

2. 大陸旅行，多連續不斷之景，事事物物，皆有線索貫串，所演皆爲一生之事實，故可以減離別之苦。語云，吾輩每一易向，如拖長練而行，皆哉此言。然練實不斷，練上之環重疊相連，最後之一環，仍繫於家人之手。若航行海中者，則鍊斷矣。胸中所感，一如離安全之所，漂泊於不可知之鄉。又如置身海股之間，此非理想之辭，蓋海股則實有其物，使吾輩遠隔來此波濤洶湧，禍福無常之境，道路遼遠，雖可懸揣，而歸期正難必耳。

3. 在陸地上旅行，山川景物不斷地呈露在我們眼前，人類生活的故事，也繼續着演進，我們也就減少了些離別之苦。的確，我們好比牽着一條長的連鎖，儘走得遠，却不中斷，很容易按着一個個環兒安然回來。可是那大洋頓時將我們割斷了，使我們感覺上活像從一個安樂土被放流到一所可疑的地方。回看家鄉，中間橫梗着一個恐怖的海峽，只是些狂風駭浪，眼見得地角天涯，生還非易了。

4. 在陸地旅行之中，有的是不斷的景物的變遷，不斷的新人物和新事件的聯續，把那生命的故事繼續下去，減少了離鄉背井的痛苦，這話是真的，

在我們遠行中每一遷徙的時候，總拖着那一根引長的鐵鏈；可是這鐵鏈是不斷的，我們可以從一節節的鏈環回轉去；並且我們也會發覺那最末了的一個鏈環，這把我們拖回到自己家裏去。然而航行大海，却立即將我們和一切隔絕了。它能叫我們明白自己已從那固定生活的穩定的船錨脫空了出來，而被載到一個生死渺茫的世界上去飄浮了。它在我們和我們的家鄉間造成一個深壑，一個非但想像的而都是實際的深壑——一個隱藏着風潮和恐怖和危機的深壑，而使人深深的感覺途程的遼遙，和歸期的飄渺。

(1) 全節太簡略。第二句中 the last...home 的譯文(1)，
(2) 欠正確。

(2) 首句中“一生”不適當。

(4) 第二句末“並且……家裏去”與原意不符。“它能……出來，”完全譯字，不易讀。

末句(1)，(2)，(3)都譯意，但都與原文不背。

Such, at least, was the case with myself. As I saw the last blue lines of my native land fade away like a cloud in the horizon, it seemed as if I had closed one volume of the world¹ and its concerns², and had time for meditation before I opened another. That land, too, now vanishing from my view, which contained all most dear to me in life; what vicissitudes might occur in it—what changes might take place³ in me, before I should visit it again! Who can tell, when he sets forth to wander, whether he may be driven by the uncertain currents of existence⁴; or when he may return; or whether it may be ever his lot⁵ to revisit the scenes of his childhood?

1. One volume of the world,

一卷書(以書譬喻世界)。

2. Concerns, 其中一切。

3. Take place, 發生。

4. Uncertain currents of existence, 人

生渺茫的前程。

5. Lot, 命運。

1. 余行正復類此。迴面家山。漸行漸縮。後此直等一片微雲。猶讀書翻至空頁。百無意味可言。苟至歐洲岸上。則尋所謂微雲中之城郭。亦漸不見。意罷客還鄉。則故鄉變局如何。殊非吾料。即吾身又安可料者。凡人作客。誰能預期。安知此行即無有還歸之日。

2. 吾行則正從此類。當我見故鄉如一片微雲沒入此蔚藍之海中時，暨譜一卷之書，翻閱已畢，其中所有之世界，所有種種之煩擾，均歸消滅；尚未開他卷之時，尚有片刻是供我遐想也。此時陸地已漸不可見，與吾一生所心愛之故國別矣。他日者，重歸故土，變遷如何，正難逆料者，天涯遊子，孰有能預料意外之期乎。

3. 上面的話至少說着我了。當我凝望着我故土的最後一線像殘雲一般滅沒於水平線的時候，好像剛把宇宙間的一卷掩了，內容也同時忘懷，在未把別一卷打開的時候，可以有一刻兒冥想的餘暇呀。這消滅了的故土，我一生最親愛者居住的故土，縱使我還有重來的一天，但那時節城郭如故，人民已非，其間的陵谷滄桑，我又安能預料？何況飄流異域，死所未知，有誰能擔保我有朝一日，還能重臨兒時游釣之地呢？

4. 至少，我自身的情形是如此的。當我眼望着我故鄉的最後一行藍線，在那天邊像雲霧似的隱滅了去的時候，竟像是我已把這世界和其中一切牽掛的這一部大書合攏，而在我來翻開另一部之前，在這時候來冥想一番。就是現在從我眼裏漸漸遠逝下去的這片陸地，這片包含着此生最親密的一切的陸地，在我第二次跟他會面之前，那上面許會經歷到怎樣的滄桑，我個人許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在一個人出發遨遊的時候，有誰能告訴生活的渺茫的波流會將他沖到何處，或者什麼時候他可以回家，或者他命裏究竟能不能夠再一見他從小長大的故鄉呢！

(1) “苟至歐洲……不見，”完全與原文不符。

(2), (3) That land 句譯意，而(3)尤切近原文字面。

(4) 忠於字面；惟文字欠簡淨。

I said, that at sea all is vacancy; I should correct the impression. To one given to¹ day-dreaming², and fond of losing himself in reveries, a sea voyage is full of subjects for meditation; but then they are the wonders of the deep and of the air, and rather tend to abstract the mind from worldly themes³. I delighted to loll over the quarter-railing⁴ or climb to the main-top, of a calm day, and muse for hours together on the tranquil bosom of a summer's sea; to gaze upon the piles of golden clouds just peering above the horizon, fancy them some fairy realms, and people⁵ them with a creation of my own⁶;—to watch the gently undulating billows rolling their silver volumes, as if to die away on these happy shores.

1. Given to, 喜於。

4. Quarter-railing, 船尾上之欄干。

2. Day-dreaming 幻想。

5. People (V.T.), 虛擬人民; 充以人民。

3. Worldly themes, 世上之事物。

6. Creation of my own, 自己之懸擬。

1. 雖然。吾言履海如披空頁之書者。妄也。惟人好思想。一經履海。則思想日益增加。特愈思愈際雲霧。非實即行樂之鄉。余每於風波晴穩時。倚欄而望。或直登桅頂。狀如入夢。神且昏昏然。時見金色之雲。起從波上。我則拓此雲中爲上界清都之府。幾欲移民殖之。而此海波層翻。前推後逐。又似直造雲中之國。

2. 吾不會言大海汪洋，茫無一物乎？然吾當正吾之言，蓋游人之好作飄渺之思，或想入非非者，海行實耐人尋味，不過見者海闊天空，故其所思亦如置身世外耳。予於風浪晴穩之日，好倚欄而思，或緣桅而上，冥想多時，如身臥海之中央；夏日無風，水波不興，凝視金色之雲，片片現於天際，直以爲上界仙都，幾欲移吾民而殖之。俯視海中則波濤層疊而至，其色如銀，幾欲志死此間矣。

3. 我上面說在海洋中是空無所有，這話錯了。嗜好遐想神遊的人們，海

上旅行最富默想的題材，海天的浩渺，魚龍的瑰異，都能使你忘懷世事，神遊太空。我最歡喜倚立桅桿——在晴天並爬上桅頂——繼續數小時的凝望那寧靜的夏天的海面，和那隱現出沒於水平線上片片黃金似的雲霞，兀的不是神仙境界麼？真使我神往不已了；——又看那雪白的浪花很和平的推移騰挪，越近岸潮，勢也就益發和緩了。

4. 我已講過在海裏一切都是空虛。我要把這話來改說一下。在於一個慣於白日做夢，和喜歡縱情幻想的人看來，航海的事都是可以拿來作冥想的材料；不過那時候這所謂材料都是那深海長空的一切奇跡，每每要使人心超脫一切的人世。我每歡喜去閒倚在船尾的欄干上，或者走上那大桅盤的地去，當那風平浪靜的日子，在這夏季海洋的沉靜的胸上，一個兒遐想到數小時之久；呆望着那正在地平線上耀眼的一堆堆的金色的雲彩，幻想那一處是個神仙境界，還懸擬出許多人物浮動在其間；再遙望着那微微起伏的萬頃柔波，滾滾銀濤，像是要直到些快樂之鄉的邊岸上才肯死去。

第二句(1)“特愈思……之鄉”與原著完全不符。(2)此句與原著亦有出入。(3)忠實而達。(4)亦好；但“白日做夢”近滑稽。

第三句(1)“狀如……昏昏然”不合原義，且細味之，似近滑稽。(2)“如身臥海之中央”亦與原義不符。(4)“胸上”太呆。

People... own, (1), (2)譯“移吾民”不合原義。(3)用“神仙境界”一語略過火，但亦是一法；因 people 一字要譯得簡淨而明白實不容易。(4)意義正確；“浮動在其間”雖係添出，但與原意無背；“在”字似可刪。

There was a delicious sensation of mingled security and awe with which I looked down, from my giddy height¹, on the monsters of the deep at their uncouth gambols: shoals of porpoises tumbling about the bow of the ship²; the grampus, slowly heaving his huge form above the surface; or the ravenous shark, darting, like a spectre, through the blue waters. My imagination would conjure

up³ all that I had heard or read of the watery world beneath me; of the finny herds that roam its fathomless valleys⁴; of the shapeless monsters that lurk among the very foundations of the earth; and of those wild phantasms that swell⁵ the tales of fishermen and sailors.

1. Giddy height, 令人眩暈的高度。 4. Valley, 淵, 海峽。
2. Bow of the ship, 船首。 5. Swell, 擴大。
3. Conjure up, 捏造。

1. 余既登桅。俯見海豬諸物。則赫然欲墜。寧神則又極穩固。因思故老有言。海中尚有國度。人民則皆鱗屬。此其驗矣。

2. 當吾在桅上據高下屬。百感交集。蓋海底有怪物游躍水中。穢惡可怖。有時海豬成羣。出沒船唇左右。五島之鯨其巨身時現海面。更有鯊魚。其狀如水怪。游躍海中。亦甚怪異。此時予之思想。漸及向所耳聞之海中水國。其中有鱗介之屬。往來於海中深處。亦有不可思議之怪物。蹲伏地底。此外奇思幻想。足增漁人舟子談笑之資者。亦復念及。

3. 有時我憑着崇高的地位。下瞰那些海怪醜陋的嬉游。不禁感到一種又嚴肅又害怕的神情。有時一大羣海豚在舷邊打旋。有時龐大的鯨魚從容不迫的在水面現形。有時鑿鑿的沙魚鬼魅般的從碧波中探頭出來。這些都引起了我生平對於水國傳聞的回憶。潛伏海底的魚蝦。七虛八濶的鬼怪。一切一切。都是漁父舟子們閒話的資料呢。

4. 我用一種寧靜與恐懼相混和的快感。站在那巍峨的高度。俯首看着那些深淵中的怪物在恣浪笑謔——一羣羣的鯨魚。翻躍在那船身的左右。還有那大鯨魚。緩緩的從海面上湧出那個大身軀來；還有那最貪婪的鯊魚。在那碧波裏慘鬼也似的穿來穿去。我的想像會喚出我所聞所讀的在那下面澤國中的事物——那在不可測的海底中漫遊的魚族。那在這地球的根基中。蠢動着的巨大絕倫的怪物。和那激蕩着一切漁人水手的故事的荒誕的幻影。

(1) 全節完全與原文不符。(2), (3) 均好；(2) 尤與原文符合。(4) 句首“我用……”與下文“站在……”不接；且“我用”兩

字亦不適當。“笑謔，”“喚出，”“激蕩着”等語都很牽強。末句中用三三個“的”字，累贅之極。

Sometimes a distant sail, gliding along the edge of the ocean, would be another theme of idle speculation¹. How interesting this fragment of a world², hastening to rejoin the great mass of existence³! What a glorious monument of human invention; which has in a manner triumphed over wind and wave; has brought the ends of the world into communion; has established an interchange of blessings, pouring into the sterile regions of the north all the luxuries of the south; has diffused the light of knowledge⁴, and the charities of cultivated life⁵; and has thus bound together those scattered portions of the human race, between which nature seemed to have thrown an insurmountable barrier⁶.

- | | |
|---|---|
| 1. Idle speculation, 閒想; 無謂之思。 | 4. Light of knowledge, 知識的光明。 |
| 2. This fragment of a world, 此片段的(指船)世界。 | 5. Charities of cultivated life, 文明生活的福澤。 |
| 3. The great mass of existence, 大塊的世界(指世界全部)。 | 6. Insurmountable barrier, 不可超越的障礙。 |

1. 同時又見風帆。或喧波突突。則余之心思又變。思及人功何偉。而能制此巨海。竟合地界所不能接者皆接之。兩地幸福。互相調換。各盡其利。遷南方富麗之物。即諸北方窮瘠之區。皇天設險。人力通之。奇哉奇哉。

2. 有時遠見風帆自海邊蕩漾而前，尤足動吾閒思。大千世界，人物薈萃。人力之偉，足制風濤之險，能合全世界而為一，兩地幸福互相調換，各享其利，南方富麗之物，則遷至北方貧瘠之區，智哲之文化得以灌輸，蓋皇天設

險，分大地人民爲無數小邦者，今則盡合矣。

3. 有時候很遠一只船隻，沿岸走來，便勾起了別一種無謂的念頭。我想人們憑着他的智力，戰勝天險，跨越重洋，將山川懸隔的異域，溝通棧接，打成一氣，把南方豐富的產物，輸往疏曠的北地，把人類所需要的知識仁愛的福音，流播遐方，使全人類都享受無上的幸福，這是何等偉大的功績！

4. 有時候遠處海邊在緩進着的一隻船隻，也成爲我遐想的一個目的物。這個人間的小玩意兒是多有趣的，看他怎麼急匆匆的又要去加入人類的大團體了。這是人類發明中的一個何等光榮的成績呀，它曾戰勝了巨風大浪；它曾把這世界的各極羅攏攏來聚會一起；它曾造成幸福的交換，把南方一切豐饒的產物去傾倒在北方的荒蕪的地段上，它曾把知識的光明和文明生活的福澤散佈到各處；它曾把那些散播到各方的人類，那似乎自然有意築成一種不能超越的障礙來分隔他們的人類，都聯繫在一起了。

第一句(1)“或煙燄突突”是添出的，可不必要。第二句(1)，(2)，(3)都缺。第三句(1)，(2)，(3)譯意都好。(4)忠直；但句末“它曾把……”句法太劣，不易讀。

We one day descried some shapeless object drifting at a distance. At sea, every thing that breaks the monotony of the surrounding expanse¹ attracts attention. It proved to be the mast of a ship that must have been completely wrecked; for there were the remains of handkerchiefs, by which some of the crew had fastened themselves to this spar, to prevent their being washed off by the waves. There was no trace by which the name of the ship could be ascertained. The wreck had evidently drifted about for many months; clusters of shell-fish had fastened about it, and long sea-weeds flaunted at its sides. But where, thought I, is the crew? Their struggle has long been over—they

have gone down amidst the roar of the tempest—their bones lie whitening among the caverns of the deep². Silence, oblivion, like the waves, have closed over them, and no one can tell the story of their end. What sighs have been wafted after that ship! What prayers offered up at the deserted fireside of home! How often had the mistress, the wife, the mother, pored over the daily news to catch some casual intelligence³ of this rover of the deep⁴! How has expectation darkened into anxiety—anxiety into dread—and dread into despair! Alas! not one memento may ever return for love to cherish. All that may ever be known, is that she sailed from her port, “and was never heard of more!”

1. Monotony of the surrounding 3. Casual intelligence, 偶然的消息。
 expanse, 大洋中的岑寂。 4. Rover of the deep, 海洋中之賊
 2. Caverns of the deep, 海底之洞穴。 泊者(指船)。

1. 一日瞭見巨物。踞於海上。須知海闊天空。凡遇不經見之物。人恆矚目。既而知破舟橫也。而孤桅之上。尚有懸布。似船人用布自束。而為風浪推擁而去者。船名已漫漶不可識別。似此船沉已數月。而蚌貝之屬。已填咽舟中。海藻長於舳次。余憑吊舟人。知與死界力抵。為勢已敗。骨殖遂沉沒海眼。然人沒海中。而波浪之翻騰如故。來人又焉知其下有陳死人者。彼家孤寡。尚在夢中。望雲拈眼。伏地祈神。偶於新報中紀及破船。則家人必愕披而駭讀。先而期望。繼而焦煉。終乃悲涼。嗟夫。人沒是事。而遺念之物。乃弗落諸家人之手。可憐也。所知者。但覺此船於某日解纜。後此一無所聞。

2. 一日遠見一巨物浮於海上。須知身入海中。四望空廓。偶有一物足破寂寥者。恆足注目。此必為一破舟無疑。蓋孤桅之上。尚有懸布。似水手牽用以自束。免為風浪所推擁而去者。船名已漫漶不可識。此船似已沉數月。

蚌貝之屬附於四周，海濤飄蕩鼓次。予沉思久之，水手輩果何往者？大約與風浪相戰，不幸已敗，遂葬身海底罅穴之中，其覆沒之狀已湮沒無聞，隨波濤而俱去矣。此中不知含有幾許嘆息之聲！其離別故鄉之時，祈禱度亦甚謹，今者其家中老母寡婦，偶然讀報，述及海中之事，始而期望，繼而焦渾，而驚懼，終乃淒涼矣。而遺念之物，終不可得，所知者，但有憶及此舟何日解纜，此後則沉沉永無消息耳。

3. 一天我們望見了一件不成形式的東西，在遠處浮着。在洋海裏任何東西，凡能打動平靜的四周的，都引人注意。這原來是一桿破壞的船桅。但這船已敗壞無疑，桅上有些剩餘的手帕，分明是水手們拿來自縛其上，希圖免波浪沖去的。這船的名字也沒有痕跡可考了。這船桅想已浮沉了好幾個月，已有許多介蟲黏附在上面，兩旁也點綴着不少新長的海草。但是我想水手呢，他們最後的掙扎早已完了，被捲入大海怒濤之中，骸骨是深埋在海底幽谷，漸漸底白，靜寂渺茫，和波浪一般永永籠罩了他們。沒人知道他們的結果。但是他們的家人還爲着他們的安危，在爐邊歎息祝禱。慈母念游子，妻子懷良人，只管往日報上去找她們征人的消息，朝朝暮暮，日復一日，漸漸由熱烈的盼切變成冰冷的絕望。人既不歸，也沒有一些東西留作愛人的紀念。一句話她們所得知的，便是這船開出了碼頭之後，『從此什麼消息都沒有了。』

4. 一天我們遠望見一樣不像任何物的東西，在遠處水面上飄着。在海裏，但凡能破壞這周圍一片的單調的東西，就能引起人的注意。後來看出它是一隻船上的船桅，那船一定是早已完全毀滅的了；因爲有許多殘破的予巾，那些予巾是有幾個水手用來把自己身子縛在桅桿上，以免被波浪打開去的。因爲沒有痕跡可以看清那船隻的名字。那破船是顯然已經飄蕩了好幾月了，一簇簇的貝殼魚類聚在那船的四周，還有長長的海藻也在兩邊在擺動。但是那些水手們，我心裏想，又往那裏去了呢？他們的掙扎已經久已過去了；他們在風濤的咆哮之中，已早經沉入水底，他們的白骨鑿鑿，靜眠在那深淵的底裏。也像那海波一般，靜默和潛忘已把他們裹住，同時也再無人告訴他們結局情形。對那船所發的是如何的嘆息！在那淒涼的家屬的火爐邊所祈求的是如何的禱告。那做家主婦的，做妻子的，做母親的是如何不時的

關心的誦讀每日的新聞，想找些關於這隻大海中的孤舟的偶然的消息：如何的希望凝成爲焦急，焦急化爲恐懼，恐懼化爲絕望！啊！再不會有什麼遺物回來做愛的安慰品。一切所能曉得的，就是那船從牠的埠頭開去，『而從此就再聽不到牠的消息了。』

首句(1)“巨物”後用“蹲”字不適當。(3)“不成形……浮着”較切近。

第二句(2)“但凡能……東西”不易讀。

第三句(1)“而爲風浪……”句與原義不合。

(1)“然人沒……陳死人者”與原義不符；“陳死人”未免奇特。(2)“此中……甚謹，”“偶然……之事”都與原文不符。

末句(1)“覺”字可刪，或改“知”字。(2)“但有”之“有”字可刪。(3)“一句話”可刪。

幾通篇論，(1)幾完全迷意，且遺漏與錯誤甚多；惟文字古雅，合原著的體裁和風格。(2)信達兼顧，有時亦僅達意。但錯誤與遺漏較少。後半篇與(1)雷同處甚多。(3)，(4)均忠於原著，但(3)遠勝(4)。(3)對於原文語句不放鬆，而同時顧到意義與譯文之流利。(4)拘於原文句法與字面，致譯文累贅難讀，當然風格體裁與原著相差甚遠。譯文中有幾句，若不讀原文，實不易瞭解；此正中“呆譯”之弊。

此篇原著是文學作品，故極難譯；要信達兼顧，真非容易。單就文字論，譯筆以(1)爲最好；但錯誤遺漏如是之多，究不足爲法。

5

FIRST LOVE (初戀)

By I. S. Turgenev

The party had long ago broken up¹. The clock struck half-past twelve. There was left in the room only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and Sergei Nikolaevitch and Vladimir Petrovitch.

1. Broken up, 散。

(1) 豐子愷 譯 (開明書店)

宴會久已散了。時鐘打十二時半。留在室中的只有主人，賽爾給伊·尼古拉哀微契，和符拉地米爾·比得洛微契。

(2) 徐冰鉉 譯 (北新書局)

宴會早已散過。時鐘十二點半打了。屋內留着的就只有屋主人，塞克·尼古那維支和夫鄂地米亞·配召維支三個。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rang¹ and ordered the remains of the supper to be cleared away.

1. Rang, 按鈴。

1. 主人按呼鈴，命僕人把殘餘的晚餐收去。

2. 主人按鈴把僕人叫來，命他清去了晚餐的杯盤

“And so it's settled,” he observed,¹ sitting back farther in his easy-chair and lighting a cigar; “each of us is to tell the story of his first love. It's your turn,² Sergei Nikolaevitch.”

1. Observed, 說。

2. It's your turn, 輪到你。

1. “事情都安頓了。”他把身體深深地埋在一把安樂椅中，燒起一枝捲煙，一面口裏說，“我們每人來講自己的初戀，賽爾給伊·尼古拉哀微契君，你先講罷。”

2. “現在就是這麼辦吧，”他點着雪茄，躺在安樂椅內說道：“我們每人都得述述自己初戀的故事。現在由你說起吧，塞克·尼古那維支。”

Sergei Nikolaevitch, a round little man with a plump, light-complexioned¹ face, gazed first at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then raised his eyes to the ceiling. “I had no first

love," he said at last; "I began with the second."

1. Light-complexioned, 容顏白淨。

1. 賽爾給伊·尼古拉·塞爾是一個顏貌明亮，體態圓肥而小巧的男子，他向主人注視了一下，舉眼向着天花板，後來說道：“我沒有初戀，我是從第二次戀愛開始的。”

2. 塞克·尼古那維支是個身材短小，肥滿，面孔圓胖白漂的人，他起初注視主人，隨後舉眼望着天花板。終於說道，“我沒得初戀，我從第二次講起吧。”

“How was that?”

1. “這話怎樣講？”

2. “那是怎麼的呢？”

“It's very simple. I was eighteen when I had my first flirtation with a charming young lady, but I courted¹ her just as though it were nothing new to me; just as I courted others later on. To speak accurately, the first and last time I was in love was with my nurse when I was six years old; but that's in the remote past. The details of our relations have slipped out of my memory,² and even if I remembered them, whom could they interest?”

1. Courtied, 求愛, 求婚。

2. Slipped out of my memory, 忘記。

1. “理由很簡單。我十八歲時，最初對一美麗的少女生愛情，但我求得她的愛，似乎並不覺得甚麼新奇；與此後對別的女子們求愛一樣。老實說，我的最初又最後的愛，是我六歲的時候對於我的乳母的愛；但這是久已過去的事了。我們二人間的詳細的關係，我已不能記憶，即使我記了起來，有誰要聽那種話呢？”

2. “那很簡單。當我初次和一個年少貌美的女郎用情的時候，我正是十八歲，不過我與她求愛似乎並不感覺什麼新奇，恰像我後來與別的女人求愛一樣。切實點說，我最初和最後的戀愛只是六歲時同我保姆的那次；可是過去很久了。我們的關係我也記不仔細了，並且我縱記得，誰又愛聽呢？”

“Then how’s it to be?” began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There was nothing much of interest about my first love either; I never fell in love¹ with any one till I met Anna Nikolaevna, now my wife,—and everything went as smoothly as possible with us; our parents arranged the match,² we were very soon in love with each other, and got married without loss of time. My story can be told in a couple of words. I must confess, gentlemen, in bringing up the subject of first love, I reckoned upon³ you. I won’t say old, but no longer young, bachelors. Can you enliven us with something, Vladimir Petrovitch?”

1. Fell in love, 鍾情。

3. Reckoned upon, 靠託。

2. Match, 配偶。

1. “那末怎麼樣呢？”主人說。“我的初戀也沒有甚麼趣味；我自遇到安娜·尼古拉哀薇娜——即我現在的妻子——之前，一次也沒有和別人發生過戀愛，我們的戀愛的經過十分順手；我們的父母們給我們尋好了對手，我們不久深深地相愛着，婚事即便完成。我的初戀的故事可用兩句話說完。請位，我老實對你們說，我提出初戀這話，正看中你們，你們不算老人，但也不是少年的獨身者了。符拉地米爾·比得洛微契，你能講一點有趣的話給我們聽麼？”

2. “怎麼辦呢？”主人說。“我的初戀也是沒有多大趣味的；在我遇着我現今的妻愛乃·尼古那夫以前，我不曾和什麼人戀愛過，——我和我的妻一切經過又都是極其平淡；我們的父母從中配合，我們很快的就彼此發生了愛情，隨即就結婚。我的故事只須一兩句話就說完了。先生們，我必得申明，我之所以提出初戀這題目，是打算着要你們兩個雖不能說老卻也不算年青的單身漢說的。你可有點什麼給我們助助興罷，夫耶地米亞·配召維支？”

“My first love certainly, was not quite an ordinary one.” responded, with some reluctance, Vladimir Petrovitch,

a man of forty, with black hair turning grey.

1. “是的，我的初戀的確不很平凡，”符拉地米爾·比得洛微契，是一個黑的頭髮已漸灰白了的四十歲模樣的男子，他帶着幾分謙遜的神氣，這樣回答。

2. “我的初戀的確是不很平常，”夫那地米亞·配召維支，一個四十歲光景，黑髮將近轉白的人，不大情願似的答說。

“Ah!” said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and Sergei Nikolaevitch with one voice: “So much the better . . . Tell us about it.”

1. With one voice, 同聲。

1. 主人與賽爾給伊·尼古拉微契同聲叫道：“啊，那很好了……請講給我們聽。”

2. 主人和賽克·尼古那維支同聲說道，“呵，那很好了，……快給我們說說吧！”

“If you wish it . . . or no; I won't tell the story; I'm no hand at¹ telling a story; I make it dry and brief, or spun out² and affected.³ If you'll allow me, I'll write out all I remember and read it you.”

1. No hand at . . . , 不善於…… 3. affected, 不自然

2. Spun out, 冗長。

1. “你們如果要我講，……且慢；我不歡喜講；我不善於講話；勉強講起來一定枯燥而簡短，或冗長而不自然。倘你們允許我，我可把我所記得的盡數寫出來讀給你們聽。”

2. “只要你們願意……啊，不；我還是不講這件事情；我是不善於講故事的；不是說得乾燥簡短，就會使牠過分的延長或鋪張。若是你們允諾的話，我可以把我所記得的全都寫出來，你們去看好了。”

His friends at first would not agree, but Vladimir Petrovitch insisted on his own way. A fortnight later they were together again, and Vladimir Petrovitch kept his word.¹

1. Kept his word, 踐言。

1. 他的朋友們起初不同意，但符拉地米爾·比得洛微契固執這主張。兩禮拜之後他們又會在一處，符拉地米爾就實踐了他的前言。

2. 他的朋友起初都不贊同，但夫那地米亞·配召維支卻堅持他自己的主張。兩週後他們再聚在一塊，夫那地米亞·配召維支果然實踐了他的話。

6

THE CITIZEN AND THE HOME

By Markwick and Smith

THE TRUE CITIZEN

The fact that children are so long in growing up, and pass so many years together under the care of their father and mother, is most importa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During this long period of growth in the home they become fitted, as they could not in any other way,¹ to take their places in the larger world of men and women. If children remained with their parents as short a time as the young of animals do, it is probable that men would never have risen about the state² of barbarism. The home has been the great civilizer of the world.

1. As . . . way, 即 As they could not 2. State, 狀況。

become fitted in any other way.

公民與家庭

(1) 公民鑑 蘇錫元譯 (商務印書館)

人種史上最重要之點。爲人所不可忽略者。卽子女之長成。非旦夕間事。必經其父母多年之養育而後可之一事是已。蓋子女受家庭養育之時間雖長。然非此固無以使之成人而適合於處世之道也。苟令子女受家庭養育

之時期。與乳獸同其短促。則戴髮含齒之倫之程度。罕能高出於今所謂野人生番之上。故人之家庭。爲開化世界之偉人者久矣。

論公民與家庭

(2) 公民權範 翁長鍾譯 (中華書局)

一家子女非能旦夕成丁者也。必先受其父母多年之覆翼而後可。此其事與人種史上。至爲重要。蓋子女必受其父母多年之教訓撫養。而後始克自適於男女社會中。舍是以外。更無他途也。設子女受父母覆翼之期甚短。若乳獸之與其父母然。則人類之程度。其能高於毛民獠獠者幾希。故曰家庭爲世之大鍊者久矣。

國民與家庭

(3) 邵家駒 譯 (英文雜誌第六卷)

兒童之成長若是其緩也。其與父母相處而賴其庇護。又若是其久也。此在人類史上實爲一重要之事。蓋當此在家漸長之際。其預爲異日立身較大社會之地也。有非此更無他法者。使兒童之與父母相處。爲期短促。一如幼小之動物。則人類或不能自拔於野蠻之域矣。家庭誠世界之教化家也。

The home is more than the family dwelling;¹ it is the seat of the family life; and the family life stands to the life of the nation in the same relation as the index to the volume, or the expression of the countenance to the feeling of the heart. Our Saxon race² has been distinguished from its historic beginnings for its love of personal liberty, and is the only race that has ever been able perfectly to realize³ this blessing in its highest and noblest form.

1. Family dwelling, 家人住所。

3. Realize, 實現。

2. Saxon race, 撒克遜人種。

1. 家者非僅爲一家人聚居之所已也。亦爲家庭生活施行之地點。而家庭生涯者。又國家生涯之先導。關係相連者也。吾撒克遜種人。自有史以來。卽以人人愛自由稱於世。而世界各種族中。亦惟吾撒克遜一族。爲真能得此最高貴之自由幸福也。

2. 家者不獨爲一家之人聚居之地，亦家庭生活之發生點也。家庭生
活者，國家生活之所基。其關係有若書之先繫以目，思之先形於色焉。撒克遜
人種之實愛個人的自由，自有史以來即著。天下種族多矣。惟此種人
爲能真得此至尊至貴之幸福也。

3. 家庭云者，非僅家族之居宅，抑亦家族生活之場所也；家族生活之
於國家生活，與索引之於書籍，容顏之於心緒，關係正同。故我撒克遜民族，
自有史以來，向以愛個人自由著，亦遂爲惟一民族之能實踐自由幸福，以臻
於至高至貴之域者。

If the word home could be squeezed¹ into the language of the savage, it could have no such meaning for him as it possesses for us. The hut of the savage is simply a place to eat in and sleep in. He selects no spot on which to plant, and build, and educate. He claims to occupy so much territory as will furnish him with subsistence, but his "home", if he really has one, is in the forest, like the game he hunts. It is a fact beyond dispute,² that all migratory people are low down in the scale³ of civilized life.

1. Squeezed, 擠入；勉強加入。

3. Scale, 程度。

2. Beyond dispute, 無庸辯論；無疑；一定。

1. 設野人生番之言語中，亦有家庭之一詞，則其義決非同於吾人所
持者可知也。蓋野人生番所棲者，一飲食臥息之所而已。除飲食臥息而外，
彼輩未嘗擇地以種粟，以建造，以教育也。彼之多領藩地者第資以養生態慾
而已。舍此以外，別無他的也。藉曰野人生番有家庭矣，則亦在灌木叢林
中，無以異於禽巢獸穴。故游徙無定之民，文化極低，此爲不易之理。

2. 若毛民獠獠之言家，則非吾人所有之家之旨矣。其所居之家，一
食臥之地而已。未嘗擇地以爲種植之所，未嘗擇地以爲建築之所，亦未嘗
擇地以爲教育之所也。彼固日以多領屬地爲厚自奉養之計，而所謂家，則
在翳翳蔥鬱之樹林中，與其所獵之禽獸無以異，故曰游牧之民，文化必低。

此爲無可辯斥之事實。

3. 使家庭之名詞，亦強備於野蠻人語言中，則其所謂家庭，要與吾儕所謂家庭者意味迥不同。蓋野人之茅舍不過食息之所。彼輩未嘗擇地以事種植、建築、教育諸務，但求佔得適量之土地，以資養贍而已。使其果有家庭，要亦深居叢林，而與所獵食之野獸，居處相似。游牧人民，生活文化之低，固無疑也。

The homes of any people are the very beginnings of its progress, the very centers of its law and order, and of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sperity. They are the central points around which the crystallizing and solidifying¹ processes of national life and growth can alone be carried forward.² We do not give sufficient prominence to this fact, in our estimate of the forces which build up our national life. We recognize art and science,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politics and morality; but do we realize, as we should, that, beneath all these, as the great foundation rock upon which they all must rest, lies the home. Or, to change the figure,³ the homes of our people are the springs out of which flow our 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 They are the schools in which our people are trained for citizenship; for when a young man leaves the paternal roof,⁴ his grade and quality as a citizen is, as a rule,⁵ fully determined.⁶

1. Crystallizing and solidifying, 使
鞏固凝結。

一個譬喻講。

2. Carried forward, 演進;前進。

4. Paternal roof, 父母的家庭。

3. To change the figure, 換言之;喚

5. As a rule, 通例;通常。

6. Determined, 確定。

1. 一國之民之家庭。即其國家進步之根本也。即其國家法律與秩序之中心點也。亦其國家社會上、政治上興隆之中心點也。且家庭者。於國家之存、國家之盛。無不賴之。故凡一切成立國家、鞏固國家之事。亦無不視為重要。國家存立。需力頗多。人之家庭亦為其一。願吾人列諸力而表章之。獨於家庭。確有未盡發明其特色者。如吾人認藝術、科學、農事、實業、政治、道德等。為成立國家之諸力。而其為諸力所基礎之家庭。尤當確認也。易言之。則國人之家庭。為吾國家所以存所以盛之根本也。即訓練吾國人以克享公民權利之學校也。蓋青年之人。當與其父母相離時。其程度、其性質。已限定為公民而不可易矣。

2. 一家者。一國昌盛之大本也。一國法律與秩序之中堅也。一國社會上與政治上發達之中心點也。彼鞏固國家的生活與鞏固國家的發育之進行。亦以一國人之家庭為中心點者也。藝術也、科學也、農務也、實業也、政治也、道德也。非吾人所認為造國之力者乎。而不知其下更有吾人所忽而未覺得者在。厥物為何。則諸力所基之家庭是已。易詞言之。即曰吾國人之家庭乃吾國國命與國品之星宿海也。吾國人養成公民資格之庠序也。蓋當青年子弟離其父母之家時。其為公民之程度與品格何如。已完全限定矣。

3. 任何國民。其進步之起點。與夫法制社會政治等發達之中心。端在家庭。蓋家庭為樞機而國家生活、國家發育。所以成立。所以團結之程序。必循之以演進也。吾人於評量造成國家生活之原素時。往往輕視此點。故凡技術、科學、農工、政治、道德諸端。人人認為要素。至此外復有家庭正如屋下基石。為上列諸端所依以成立者。則吾人當知而反不能確知矣。今或以他例喻之。則人之家庭又如泉源。國家生活與國性所由流行而成也。訓練國民之人格。即以家庭為學校。通例凡少年脫離父母自立時。其所具國民資格之優劣。固已確定不易矣。

The training of a good citizen must begin at the cradle,¹ and be continued through the plastic period of boyhood and carried forward by his parents, until the youth crosses his native threshold² to act his part and assume his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broader field of his own

independent life.

1. Cradle, 搖籃(意即嬰孩時期)。 2. Native threshold, 指家庭。

1. 改良公民之訓練。於其人初生時即開始。逮過孩提之時。則爲之父兄者。更宜扶之導之。及其年屆成丁。已能脫家庭而獨立。應世而負責。始可放任之也。

2. 今欲教成一良公民。其訓練必始於其爲孩提之時。而繼於其爲少年之時。爲之父母者。宜於其幼時即有以提攜之。迨其長而成丁。能卓然自立於世。以荷擔彼身之責任。然後始可撒手。

3. 良民之訓練必開始於孩提之時。持續於幼年血氣未定之期。而促進於父母之手。至少年離家而行使職務。擔負責任。入較廣之社會。以營獨立之生活爲度。

7

TREASURE ISLAND

By Robert Louis Stevenson

Chapter I

The Old Sea Dog at the "Admiral Benbow"

Squire Trelawney, Dr. Livesey, and the rest of these gentlemen having asked me to write down the whole particulars¹ about Treasure Island,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keeping nothing back but the bearings² of the island, and that only because there is still treasure not yet lifted, I take up my pen in the year of grace³ 17....., and go back to the time when my father kept the "Admiral Benbow" inn, and the brown old seaman, with the sabre cut,⁴ first took up his lodging under our roof.⁵

1. Particulars, 詳細情節。

4. Sabre cut, 刀傷痕。

2. Bearings, 位置方向。

5. Under our roof, 在我們屋中。

3. Year of grace, 紀元。

寶 島

(一) 顧均正譯 (開明書店)

第一章 在“彭保大將”旅館中的老水手

地主屈里勞尼，醫生李佛西，和其餘的幾位紳士們，都叫我把關於寶島的詳細情形，從頭至尾，一一記下，除了這島的方位外——那是因為這島上還有好許多寶物沒有發掘出來哩——一點也不使遺漏。我動筆於紀元一七××年，而從我父親開設“彭保大將”旅館，和那個膚色黧黑，面着刀疤的老水手初來投宿於我家的那時候寫起。

金 銀 島

(二) 丁留餘譯 (世界書局)

第一章 在本保將軍旅館裏老海狗

紳士特勒羅尼，醫生黎維西，和其餘的幾位先生們要我把金銀島的詳細情節從頭到尾全都記下來。除了這島的位置方向，因為這島上還有許多寶物不曾開掘，不能發表以外，其餘不使有絲毫遺漏。我在紀元一七××年動筆著述，從我父親開設“本保將軍旅館”，那膚色棕黑面有刀疤的老水手，初到我家投宿的那時候敘起。

(三) 奚誠之譯 (三民圖書公司)

第一章 在“彭保大將”旅館中的老水手

紳董屈里勞尼，醫生“李佛西”，還有其他的幾個人士們，都請我把關於金銀島的詳細情形，從頭至尾的仔細記將下來，除却了那個島的位置以外，其餘一點也不使牠遺漏，這是因為那個島上還有好多的寶物，尚未開發出來的緣故。我就在紀元一七……年動筆記述這樁事情。——我現在追述我的父親開設“彭保大將”旅館的時候的事情，當時有個膚色黧黑，面有刀疤的老水手投宿在我的家中。

I remember him as if it were yesterday, as he came plodding to the inn door, his sea-chest¹ following behind him in a hand-barrow;² a tall, strong, heavy, nut-brown man; his tarry pigtail³ falling over the shoulders of his soiled blue coat; his hand ragged and scarred, with black, broken nails; and the sabre cut across one cheek, a dirty, livid white.⁴ I remember him looking round the cove and whistling to himself as he did so, and then breaking out⁵ in that old sea-song that he sang so often afterwards:—

“Fifteen men on the Dead Man’s Chest⁶—

Yo-ho-ho,⁷ and a bottle of rum!”⁸

in the high, old tottering voice that seemed to have been turned and broken⁹ at the capstan bars.¹⁰ Then he rapped on the door with a bit of stick like a handspike¹¹ that he carried, and when my father appeared, called roughly for a glass of rum. This, when it was brought to him, he drank slowly, like a connoisseur, lingering on¹² the taste, and still looking about him at the cliffs and up at our signboard.

1. Sea-chest, 航行衣箱。

2. Hand-barrow, 手推之小車。

3. Pigtail, 髮辮。

4. Livid white 蒼白。

5. Breaking out, 發聲。

6. Dead Man’s Chest, 死人箱(西印度

諸島之一)。

7. Yo-ho-ho, 歡呼聲。

8. Rum, 甜酒。

9. Turned and broken, 顛抖。

10. Capstan bars, 起重機的手柄。

11. Handspike, 木槌。

12. Lingering on . . . , 細辨……

(一) 我回想起，當他後邊跟了那輛裝載着他的航行衣箱的手車，漫步來到旅館門前的光景，猶如昨日；他是一個高大，強壯，肥重，櫻栗色的漢子；

他的油膩的髮辮直垂在他的污穢的藍色上衣的肩頭；他的兩手粗糙而多傷痕，生着黑污的破折的指甲；一條刀疤橫在他黧靛的青白色的半張臉上。我記得他一面環顧港口，一面在嘴裏吹噓，接着就破聲唱出他以後常唱的那首老海歌：—

“十五人在死人箱上得慶更生——

嗜呵呵，再來甜酒一瓶！”

聲調高亢顫抖，好像是叶着絞盤機橫柄迴轉的調子，而嘎聲高喊。然後他舉起他手裏拿着的一條像木挺似的棒來叩門，等到我父親出去時，他就粗聲地說要一杯甜酒來喝。酒拿到了，他就慢慢地啜着，像一個鑑賞家似地細細辨着滋味，同時仍在回顧着外邊的山峯和上面的我們的招牌。

(二) 我回想那時他漫步走到旅館門首，他的行李載在一輛車上，跟在後面，情景恍如昨日。他是一個高大壯健肥重棕黑的漢子，他的油污的辮子，直垂到他的黧靛的藍色上衣的雙肩上。兩手粗糙而多傷痕，指甲更是黑污和破折，一道刀痕橫在半張污穢灰白色的臉上。我還記得那時他眼望海灣，口裏不住的呼嘯，突然朗聲唱着 he 以後常唱的那首老海歌：

“死人箱上十五人，

嗜呵呵甜酒一瓶。”

聲調高亢蒼老，略帶顫抖，好像是依着起動機轉動的手柄，而叶調似的。然後拿起手裏所握的一根像木棍一般的手杖，叩旅館門，等到我父親一出來招呼，他就粗魯地要了一杯甜酒，酒拿到了，他就慢慢地喝，像一位鑒識家似地，淺斟低酌，細細辨味，一面仍遠望對門的山峯和旅館的招牌。

(三) 我回想起來，猶如昨日的光景，當水手跋涉而至旅館的門口的時候，他的後邊跟着一輛裝載着他的航行衣箱的貨車，他是一個高大，強壯，肥重，櫻黑的人，他的油膩的髮辮直拖到他的污穢的藍色大衣的肩膀下；他的雙手粗糙而多瘡痕，生着烏黑的，有油灰爪的指甲，還有一條刀疤橫在他黧靛的灰白色的臉上。我記得他是這樣的，一面四周望着港口，一面在嘴裏吹噓，接着他又破聲唱着老調的歌，那個歌是他以後時常唱着的：—

“十五人在死人箱之上——(註：死人箱即暗礁之名)

嗜呵呵，再來一瓶甜酒！”

歌聲高揚而顫抖，好像是合着絞盤機之手柄的調子，於是用着他帶在手裏的一條像木槌似的棒急急的敲着門，當我的父親出來時，他就粗聲地叫着要一杯甜酒。酒既拿給他以後，他就慢慢地喝着，像一個鑑賞家似的細細地辨着那個滋味兒，當時他依舊四周看着外邊的山峯和我們掛着在上面的招牌。

“This is a handy cove,” says he, at length “and a pleasant sittuated,¹ grog-shop.² Much company, mate?”

My father told him no, very little company. the more was the pity.

“Well, then,” said he, “this is the berth³ for me. Here you, matey.”⁴ he cried to the man who trundled the barrow; “bring up along-side and help up my chest. I’ll stay here a bit,”⁵ he continued. “I’m a plain man; rum and bacon and eggs is what I want, and that head up there for to watch ships off. What you mought⁶ call me? You mought call me captain. Oh, I see what you’re at⁷ —there;” and he threw down three or four gold pieces on the threshold. “You can tell me when I’ve worked through that,”⁸ says he, looking as fierce as a commander.

1. Sittuated, 即 situated.

2. Grog-shop. 酒店。

3. Berth, 住所

4. Matey, 即 mat.

5. A bit, 幾時。

6. Mought, 即 might.

7. What you’re at, 你要什麼。

8. Worked through that, 用完了這些錢。

(一) “這是一個很便利的港口，”後來他開口了；“而這所酒店的地位也非常適宜。這里客人很多吧，朋友？”

我父親告訴他說客人很少，這是很引以為憾的。

“噢，”他說，“這地方倒正好給我來住。噲，夥計，”他對那推手車的人喊道；“就停在這裡罷，把我的衣箱拿進來。我要在這里住幾天了，”他接續地說。“我是一個極簡樸的人，我所要的是——點甜酒和放生鷄蛋的脆肉。

與站在那邊的高岸上，觀望船隻開駛而已。你們叫我什麼呢？你們可以叫我船長。喔，我想你是在要錢吧——喏！”他摸出三四金幣來擲在門口。“這筆錢用完了，你可以對我說，”他說時，詞色嚴厲，好像一個指揮官一樣。

(二) 最後他說了，“這是一個很便利的海口，這酒店的位置也處得適中，朋友，這裏住客多嗎？”

我的父親告訴他，這裏住客很少，並還說了一番苦話。

“那正好，”他說道，“這地方正好給我住，噲，夥計，”他向那推車的人喊道；“就在這裏停下罷，把我的衣箱搬進來，我要在這裏暫住幾天了，”他繼續說道。“我是一個容易侍候的人，我所要的不過是一點甜酒醃肉和幾個雞蛋，開了站在高岸上眺望帆船開駛而已。你們喊我什麼呢？喊我船長好了。我知道了，你現在不是要錢麼——喏；”他丟下了三四塊金幣，拋在門檻上。“用完了你再告訴我，”說時神色俱厲，好像一位指揮官的模樣。

(三) “這是一個很便利的港口，”最後他開口說着；“並且此間酒店，地位也非常適宜，這裏客人很多吧？”

我的父親告訴他，客人並不多，這是很可嘆的。

“那麼很好，”他說，“這地方倒正好給我來住下了，夥計，”他向着那個推手車的人喊道；“就停在這裏罷，把我的衣箱拿進來。我要在這裏住幾天，”他接續着說，“我是一個極簡樸的人，祇要甜酒醃肉和雞蛋，在那邊的高岸上，不過觀望船隻開駛而已。你們叫我什麼呢？你們可以叫我船長。喔，現在我知道你要什麼了——喏，錢在這裏啊！”他丟出三四個金幣在門口上。“當我這筆錢用完以後，你可以來告訴我，”他說話時，好像一個指揮官一樣的詞色嚴厲。

And, indeed, bad as his clothes were, and coarsely as he spoke, he had none of the appearance of a man who sailed before the mast;¹ but seemed like a mate² or skipper.³ accustomed to be obeyed or to strike. The man who came with the barrow told us the mail¹ had set him down the morning before at the "Royal George;"⁵ that he

had inquired what inns there were along the coast, and hearing our well spoken of,⁶ I suppose, and described as lonely, had chosen it from the others for his place of residence. And that was all we could learn of our guest.

- | | |
|------------------------|-------------------------|
| 1. Man ... mast, 普通水手。 | 4. Mail, 郵船; 郵車。 |
| 2. Mate, 大副。 | 5. Royal George, 旅館名。 |
| 3. Skipper, 船主。 | 6. Well spoken of, 好名譽。 |

(一) 他的衣服雖則惡劣, 言語雖則粗鄙, 却全然不像一個普通水手的神氣, 倒像是一個大副或船長, 慣常去吩咐人家和鞭策人家的。那個推手車來的人對我們說, 他是昨天趁驛車到“喬治王”旅館前下來的; 他曾經問起在這海岸邊有哪幾家旅館, 大約他傳聞我們這裡聲譽尚佳, 並且地點也很僻靜, 所以就在這許多旅館中選定寄寓在這里了。我們所知道於這來客的, 就是這一點。

(二) 雖然他的衣服襤褸, 語言粗魯, 可是他的容貌很是魁梧, 却不是尋常的水手可比; 他似乎係一個大副或船長, 慣於去指揮人家和受別人的服從的。那推手車來的人告訴我們說, 他是昨天早晨乘郵車到“喬治王旅館”前下來的; 他問起海濱有那幾家旅館, 大約他聽了我們這裏住客稀少, 又有很好的聲譽, 所以就在這許多旅館中選定了這裏作為住所了。關於這位住客的來歷, 我們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

(三) 他的衣服雖則惡劣, 言語雖則粗暴, 但是狀貌魁梧, 却全然不像一個普通的水手, 倒像是一個大副或是船長, 似乎慣於吩咐人家和鞭打人家的那種神氣。那個推手車來的人, 告訴我們說, 他是早上趁郵車到“喬治王”旅館來的; 因此他問起在這海邊上有那幾家旅館, 大約他聽到 (這是我的猜想) 我們的聲譽還好, 並且地點也還算僻靜, 所以就在這許多旅館之中, 選定寄寓在這個地方了。我們所知道合於我們的客人的, 就是這一點而已。

He was a very silent man by custom. All day he hung round¹ the cove, or upon the cliffs, with a brass telescope; all evening he sat in a corner of the parlour next the fire, and drank rum and water very strong. Mostly he

would not speak when spoken to; only look up sudden and fierce, and blow through his nose like a foghorn;² and we and the people who came about our house soon learned to let him be. Every day, when he came back from his stroll, he would ask if any seafaring men had gone by along the road. At first we thought it was the want of company of his own kind that made him ask this question; but at last we began to see he was desirous to avoid them. When a seaman put up³ at the "Admiral Eenbow" (as now and then¹ some did, making by the coast road for⁵ Bristol), he would look in at him through the curtained door before he entered the parlour; and he was always sure to be as silent as a mouse when any such was present. For me, at least, there was no secret about the matter; for I was, in a way,⁶ a sharer in his alarms. He had taken me aside one day, and promised me a silver fourpenny on the first of every month if I would only keep my weather-eye⁷ open for a seafaring man with one leg," and let him know the moment he appeared. Often enough, when the first of the month came round,¹ and I applied to him for my wage, he would only blow through his nose at me, and stare me down;⁸ but before the week was out⁹ he was sure to think better of it, bring me my fourpenny piece, and repeat his orders to look out for "the seafaring man with one leg."

1. Hung round..., 徘徊於……

3. Put up, 止宿。

2. Foghorn, 霧角。

4. Now and then, 時常。

5. Making ... for ..., 往向…… 8. Stare me down, 怒目視我。
6. In a way, 多少。 9. Out, 過去。
7. Weather-eye, 警戒。

(一) 他是一個沉默慣常的人。每天日間，他帶了一個黃銅的望遠鏡，徘徊於港口山巔；每天夜間，他坐在客廳的靠火爐旁的壁角裏，喝着濃烈的甜酒。人家向他說話，他大都不答；只是突然兇暴地仰起了頭，從鼻子裏哼出一口氣來，響得像吹霧角一樣；因此我們和常來我們屋子裏的人，立刻都懂得不去睬他了。當他每天從漫步回來，他總要問起有沒有業航海的人在這條路上走過。在起初，我們還以為使他問這句話的，是因為他缺少臭味相投的同伴；但是到了後來，我們纔知道他反是要去避免他們的。每當一個老水手寄寓在“彭保大將”旅館裏時（時常有人來住，因為他們要沿海岸到布里斯托去），他在未走到客廳之前，總要從門簾裏望了望他；並且當有這類人在時，他總鎮靜得和老鼠一樣。至少在我，這是沒有什麼希奇的；因為我，可以說和他同樣地覺得可怕。有一天，他曾經引我去密談，叫我用心探聽一個“獨腳的航海人，”若見他來時就去告訴他，答應每月初給我四個辨士。到了每月初旬，我去領報酬時，他却又往往只用鼻子來對我哼了一口氣，怒目瞪着我；但是過不了一禮拜，他的態度又改變了，把四辨士給與我，又再三叮囑我留心那個“獨腳的航海人。”

(二) 他是一個沉默慣了的人。每天日間總帶了一架黃銅的望遠鏡，或徘徊海口，或登臨山巔；每天晚間他總坐在靠近火爐的客廳壁角裏，喝了許多的甜酒。人家向他講話，他大都不理會；只是猛然抬起頭來，兇狠地望一下，鼻子裏像吹霧角似的哼了一下；因此我們和常到我們這裏來的人，不久便不去睬他了。每天他散步回來的時候，總得問起有沒有航海的人打這條路上走過？起初，我還以為他缺少航海的朋友，所以問這句話；到了後來，我們才看出他是希望避免他們的。凡是一個水手到本保將軍旅館來住宿的時候（這是常有的事，因為他們要沿海岸到布里斯托去），他在未走進客廳以前，總得從門簾裏望望那人，並且當有這類人在時，他總安靜得和一隻小鼠一般。至少從我看來，這件事是沒有什麼祕密可言的；因為我多少也得替他分些憂呢。有一天他引我去密談，答應在每月初上給我四個銀便士，假使我能留心察看一個“獨腳的航海人，”一見他來，便去告訴他，可是到了每月初上，我向他領報酬的時候，他又往往鼻子裏哼了一聲，怒目瞪我一下；但不

過了一禮拜，他似乎又改變意思了，把四個銀便士交給我，並且再三吩咐我留心察看“那獨脚的航海人。”

(三) 他是一個靜默慣常的人。每天日間，他帶着一個黃銅的望遠鏡。徘徊在港口和山嶺之間，在夜間，他坐在客廳的壁角裏，靠在火爐的旁邊，喝着濃烈的酒和茶。向他說話，他大都不答話；僅僅突然的兇暴地仰望着，從鼻孔裏哼出氣來，響得好像人家示人提防迷霧的角號聲，因此我們和常來我們屋子的人們都立刻知道他，不去睬他。每天當他走着漫步回來之時，他總要問起，有沒有航海的人走過這條路？起初我們以為他問着這個問題，是因為他要找他同業的同伴；但是最後我們纔知道，他想避免他們。每當一個水手寄寓在“彭保大將”旅館之時（因為這是時常有人來住的，他們是沿海岸繞到勃立斯正兒夫的），他總是在未走進客廳以前，先從門簾裏望上一望；並且倘使有着這類人在屋中的時候，他總是那怕得和老鼠一般。至於在我，這些事情是沒有什麼隱瞞的；因為我也是和他同樣的覺得可怕。他曾經有一天引我去密談，他允許給我每月初四個辨士，替他用心探聽一個“獨脚的航海人，”若見他來時，就去告訴他，但是每到了月朔，我去領報欄的時候，他却又祇高着我用鼻子來哼着，怒目看着我；但是還不到一禮拜，他對於此事又想得透澈些了，把四辨士給付了我，又再三叮囑我留心着那個“獨脚的航海人。”

How that personage haunted my dreams, I need scarcely tell you. On stormy nights, when the wind shook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house, and the surf roared along the cove and up the cliffs, I would see him in a thousand forms, and with a thousand diabolical¹ expressions. Now the leg would be cut off at the knee, now at the hip; now he was a monstrous kind of a creature who had never had but the one leg, and that in the middle of his body. To see him leap and run and pursue me over hedge and ditch was the worst of nightmares.² And altogether I paid pretty dear for my monthly fourpenny piece, in the shape of these abominable fancies.

1. Diabolical, 妖魔的; 奇形怪狀的。 2. Nightmares, 惡夢。

(一) 這個獨脚航海人之時常出現於我的夢魂中，我可以無容申述了。在暴風雨的夜裏，風撼四壁，怒濤咆哮於港口山嶺，我總看見他現出種種姿態，與種種猙獰的形相。有時候一足齊膝切斷，有時候截至股部；更有時候，只在身體的中央，生着一腳，形狀非常奇怪。最恐怖的惡夢，是看見他跳着跑着，飛越過籬笆溝渠來追趕我。總之，我因為貪了這每月的四辨士，而招來這些可怖的幻想，也可謂太不值得了。

(二) 這個獨脚的航海人時常要在我夢中出現，這當然不必再講了。在狂風暴雨的夜裏，大風震動四壁，海濤澎湃於海口，翻騰於岩上，我眼前現出他的種種形態和種種猙獰的鬼相。有時候看見一足齊膝切斷，有時截至臀部；更有時候他變為一種形狀很奇怪的動物，只在身體的中央生着一隻腳。最可怕的惡夢，是看見他帶跳帶跑越過了籬笆溝渠來追趕我。總之我雖得了四個銀便士的月俸，但是看見這些可憎的惡夢，未免有些得不償失啊！

(三) 如何這個獨脚航海人，時常出現於我的夢魂之中，我可以無須申述了。在暴風雨的夜裏，當風撼搖着四壁，怒濤澎湃於港口山嶺之上的時候，我時時看見他現出種種的姿態，和種種猙獰的動作，有時那個脚齊膝的切斷了，又截至股部了；有時候他成了一個奇形怪狀的動物，只生着一隻腳，在身體的中央。看見他跳着跑着，越過籬笆溝渠，來追趕着我。這是惡夢之中最恐怖的夢，總之，我因為貪得每月的四個辨士，所以纔招來這些可怖的幻想。

But though I was so terrified by the idea of the seafaring man with one leg, I was far less afraid of the captain himself than anybody else who knew him. There were nights when he took a deal more¹ rum and water than his head would carry; and then he would sometimes sit and sing his wicked, old, wild sea-songs, minding nobody;² but sometimes he would call for glasses³ round, and force all the trembling company to listen to his stories or bear a chorus to⁴ his singing. Often I have heard the house shaking with "Yo-ho-ho, and a bottle of rum;" all

the neighbours joining in for dear life,⁵ with the fear of death upon them, and each singing louder than the other⁶ to avoid remark. For in these fits⁶ he was the most over-riding⁷ companion ever known; he would slap his hand on the table for silence all round; he would fly up in a passion of anger⁸ at a question, or sometimes because none was put,⁹ so he judged the company was not following his story. Nor would he allow anyone to leave the inn till he had drunk himself sleepy and reeled off to bed.

1. A deal more, 過多。

2. Minding nobody, 不顧旁人。

3. Glasses, 酒杯。

4. Bear a chorus to..., 同聲和……

5. For dear life, 拚命。

6. Fits, 暴發; 發狂。

7. Over-riding, 專制的。

8. Fly up... anger, 突然發怒。

9. None was put, 無人發問。

(一) 我雖一想起獨脚航海人便非常驚恐, 可是對於船長自己, 則在認識他的許多人中, 我是最不怕他的了。有幾夜, 他喝了過多的酒, 頭腦不能支持; 時或旁若無人, 坐着唱那兇暴古老的野海歌; 時或向在座的人順次一一勸飲, 和強迫所有的惶恐的同伴聽着他的故事, 或和着他的歌聲。我時常聽見這屋子裏顛震着“嗜呵呵, 再來甜酒一瓶;”所有的鄰客就都要拚命地參加了進去, 猶恐會有什麼不測, 每個人都竭力唱響來, 以免注目。因為在這種發作的時候, 他是一個最專制的魔王; 他曾拍桌子叫大家靜下來; 他曾因有人發問或無人發問而判定衆人不在聽他的故事, 於是突然大怒的。他更不許任何人偶然離座, 必定要等到他自己喝得醺醺大醉, 蹣跚地回去睡覺後纔行。

(二) 我雖然非常驚恐獨脚的航海人, 但是我對於船長本人, 却遠不如其他認識他的人的那樣怕他。有幾夜他略多喝了一分甜酒, 頭腦不能支持, 於是他或者坐着唱那兇暴古老的航海歌, 旁若無人的樣子; 或者向同座的人一一勸飲, 並且強迫所有惶恐的同伴聽着他的故事, 或和着他的歌聲。我時常聽見“嗜呵呵再來甜酒一瓶;”歌聲把屋宇都震動了, 所有的鄰客, 就都要拚命的參加進去, 恐怕要受什麼不測的危險, 並且每個人都想比別人唱得

響，以免受他的斥罵。因為在這癩病發作的時候，他幾何是一個專制魔王；他會拍桌子叫大家靜下來；他會因有人發問而勃然大怒，但是沒有人發問也要發怒的，因為，他以為衆人不在聽他的故事了。他更不許衆人隨意離開旅館，一定要等他自己喝醉了酒，顛仆地睡倒在牀上，才可以走開。

(三) 雖然我的幻想之中，恐怖着獨脚航海人，可是我對於船長自己，却在認識他的許多人之中，我是最不怕他的了。有幾夜，他喝了過量的酒，他的頭腦不能支持；於是他坐着唱那兇暴古老的野海歌；也不吝着開人，有時他向在座的人，輪着一一勸飲，強迫所有的惶恐的同伴，聽着他的故事，或者和他同聲唱歌，我時常聽見這屋子裏，顫震地唱着“啞呵呵，再來一瓶甜酒；”所有的鄰客，都要來參加快樂的生活，猶恐於此遭遇死亡（或者是因為聲音唱低了，會遭遇厄運的），所以每個人，都竭力高聲唱着，想比別人唱得高，以免注目，因為在這種猖獗的時候，他是一個最專制的魔王；他會拍着桌子，叫大家靜下來，他會突然大怒，因為有人發問，或是無人發問，而判定衆人不在聽他的故事，他更不許任何人偶然離座，必定要等到他自己喝得醞醞大醉，顛蹶地回去睡覺以後。

8

PRACTICAL CHEMISTRY

By N. H. Black and J. B. Conant

Elements and Compounds

Substances and mixtures. When we examine granite of ordinary concrete,¹ we find that each material consists of more than one ingredient. Thus, in granite we find three different minerals; namely, quartz, feldspar, and mica. When the rock is crushed, these three minerals fall apart. Ordinary concrete is made by mixing together cement, sand, and crushed stone. If we examine the mixture of iron and sulfur which we used in the last chapter, we

can recognize in it particles of sulfur and particles of iron. On the other hand, if we examine a mass of iron filings² or a pile of powdered sulfur, we find that every particle of iron is like every other particle of iron and seems to have exactly the same properties.³ A material of which every part is like every other part is said to be homogeneous and is called by the chemist a substance. A material which is composed of two or more substances merely put together is called a mixture. Granite is therefore a mixture and not a substance. Sulfur and iron are substances which we can easily stir together to form various mixtures.

1. Concrete, 混凝土; 三和土。

3. Properties, 性質。

2. Iron filings, 鐵屑。

實 用 化 學

1. 孫 豫 壽 譯 (商務印書館)

元 素 及 化 合 物

物質及混合物——細察花崗岩或尋常混凝土，常見其均不止含一種成分。花崗岩中有三種不同之礦物；石英，長石，雲母是也。將石搗碎，三種礦物，即各自分離。尋常之混凝土為水泥，砂及碎石混和而成。取前章鐵與硫之混合物察之，可就其中辨硫粒及鐵屑。然如取鐵屑一握或硫粉一堆各自察之，則見每顆鐵屑均互相類似，且若全具相同之性質。凡物料各部分均相類似者，謂之同質物，化學上稱之為物質。凡物料含二種以上之物質，僅併置一處者，稱為混合物。故黃石乃一種混合物而非物質。硫及鐵則均為物質，能攪和成種種之混合物。

2. 吳 靜 山 譯 (世界書局)

元 素 及 化 合 物

物質及混合物。觀察花崗石或混凝土的時候，可以發見這一類物質，不

止一種成分，在花崗石內含有三種不同的礦物，即石英，長石及雲母。倘將石塊碾碎，三種礦物便在互相分離。供給建築用的混凝土，係由水泥，砂及碎石混合而成。若再細察前章所用鐵粉和硫粉的混合物，兩種不同的粒子，亦俱顯然可辨。但若單察鐵屑或硫華，即見鐵的粒子彼此相同，且具同樣性質，硫的粒子亦然。一物的各部分彼此相似的，名爲均態，呈均態的各物，化學家特稱爲物質。由兩種以上物質混和而成的名爲混合物。所以花崗石是一種混合物；鐵和硫俱是物質。但物質極易混和，而成各種混合物。

3.* 徐作和 譯 (滬江化學社)

元素及化合物

物質及混合物 考察花崗石及混凝土則見其所含成份均不止一種。花崗石中有三種不同之礦物，即石英，長石及雲母是也。將石搗碎，則三種礦物即各自分離。尋常混凝土爲水泥，砂及碎石混合而成。若取前章鐵與硫之混合物察之，則可從中辨出硫及鐵之細粒。若舉鐵屑察之，則見每粒鐵屑均各相似而似具相同之性質。凡物料各部份均相類似者，稱爲均勻。化學家稱之爲物質。凡物料含二種以上之物質而僅爲併置一處者稱爲混合物。故花崗石爲一種混合物而非物質。硫及鐵均爲物質，能混和成種種之混合物。

4.** 顧均正 譯 (開明書店)

元素與化合物

物質和混合物 試取花剛石和普通的混凝土加以考察，即可發見牠們同是由數種不同的物質(substance)所組成的。花剛石裏有三種礦物——即石英、長石和雲母。若把花剛石搗碎，這三種物質即各自分離。普通的混凝土是用水泥、沙和碎石所混合而成的。若取前章所用的鐵硫混合物，仔細觀察，也可以看見其中所含的硫黃和鐵屑。再取鐵屑一堆加以觀察，則見其中的細粒個個相同，似乎都有同樣的性質。凡物料中任何部分都彼此相同，則稱之曰'均勻'(homogeneous)，或'均態'(homogeneous state)。化學家叫這種內部完全均勻的東西做物質(substance)。若物料內含有兩種以上的物

* 譯自原著修訂本(New Practical Chemistry)，譯本名最新實用化學；惟原著此篇於新本中未有更改；所不同者在舊本中此篇在第二章而在修訂本中在第三章。

** 譯自原著修訂本，與(三)同；譯本亦名最新實用化學。

質，不過混在一起，則稱做混合物 (mixture)。因此，花剛石不是一種物質，而是一種混合物。硫黃和鐵都是物質，我們可以將牠們混在一起，混成各種比例不同的混合物。

Since a substance is a homogeneous material, all parts of it will have exactly the same properties. Every sample of the substance will be found to be exactly like every other samp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perties of a mixture will depend on how much of each component¹ is present. A mixture of 10 parts of iron and 1 part of sulfur is gray. for example, while a mixture of 10 parts of sulfur and 1 part of iron is almost pure yellow.

Therefore we find that a mixture contains two or more separate or distinct ingredients,² or components, which retain their properties.

1. Component, 成分。

2. Ingredients, 成分。

(一) 物質既為同質之物料，則其各部當全具相同之性質。任取物質之一部試樣，當與他部試樣全相似。至若混合物之性質，則視各成分存在之多寡而定。10 分鐵與 1 分硫之混合物為棕色，10 分硫與 1 分鐵之混合物幾為純黃色。由是可知混合物含二種以上之離立成分，各保持其性質。

(二) 因物質成均態，各部分俱有相同的性質，所以物質中任一部分的性質俱與其餘部分相同。反之，混合物的性質，須視成分的含量而定。如鐵 10 分與硫 1 分混合，便成灰色，鐵 1 分與硫 10 分相混，差不多仍為黃色。所以混合物含有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的成分，仍各自保留着原來的性質。

(三) 物質既為均勻之物料，則其各部當具相同之性質。所以物質之一部試樣與其另一部試樣完全相同。至於混合物之性質，則視其組成之各成份多少而定。例如十份鐵與一份硫之混合物為灰色，十份硫與一份鐵之混合物則幾為純黃色。

所以混合物含有二種以上之分離成份，各保持其固有之性質。

(四) 既然物質是一種均勻的物料，則其中每一細粒都有彼此相同的

性質。所以物質的每一試料，其相互間一定完全相似。可是混合物的性質，卻隨着牠的成分的多少而定：例如鐵屑十份和硫黃一份的混合物，則呈灰色；而硫黃十份和鐵屑一份的混合物，則呈黃色。

所以，混合物含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分離的成分，各自保有其固有的性質。

Chemical compounds.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as well as the most familiar substance is water. Yet, strange as it may seem, even pure water is not a simple substance. We may easily decompose water by an electric current¹ into two very different substances.

1. Electric current, 電流。

(一) 化合物——物質之最重要而最常見者當推水，然雖純水亦非單物質，豈不可奇？用電流即易將水分解成二種極不相同之物質。

(二) 化合物。水是最重要且最習見的物质，縱使十分純粹，亦非一種單純的物質。這事似乎可怪，但若用電流通入水內，極易將水分解成兩種不相同的物質。

(三) 化合物 物質之最重要而最常見者當為水。然純水非為簡單物質，似屬奇事。用電流即可將水分解成二種不同之物質。

(四) 化合物 水可以算做最重要而又最常見的物質。但是，似乎很奇怪，即最純潔的水也不是一種單純的物質。我們利用電流，便很容易的將水分離為兩種十分不同的物質；其法如下：

We pour some water (containing a little sodium sulfate) into the apparatus shown in figure x. The platinum electrodes are connected with a battery or generator giving at least 5 or 6 volts. The electrode in tube A, which is connected to the positive (+) pole, is called the anode, and the other electrode in B is the cathode. The current passes through the solution from the anode A to the cathode B. Small bubbles of gas are seen to rise from

both electrodes, and the gas collects in B twice as fast as in A. When B is full we open the switch and test the collected gases. To test the gas in tube B we invert the tube and carefully apply a lighted match. This gas burns with a pale blue flame and is called hydrogen. If we invert the other tube and bring a glowing pine stick near, it bursts into flame. This gas is oxygen. The sodium sulfate, which was added to make the water a better conductor of electricity,¹ is left behind in the apparatus undiminished.

1. Conductor of electricity, 導電物。

(一) 將水(含少許硫酸鈉)置第×圖所示之器中,其中白金電極與至少生5或6伏特之電池或發電機相連結。A管中之電極作為陽極,與電池之陽(+)極相連,B管中之電極為陰極。電流經過溶液自陽極A至陰極B,兩極上均見有小氣泡上升;氣體之集於B中者,其速度兩倍於A。迨B管已集滿,將電流關斷,而驗所集得之各氣體。驗B管中之氣體,可將管倒轉而小心以點着之火柴臨之。此氣體即舉淡藍色焰而燃燒,是謂之氫。如將他管倒轉,而以燃紅之木片取置管口,則頃刻火焰大發。此氣體即為氧。此時加於水中使水成良導電體之硫酸鈉,仍留器中,不稍減少。

(二) 注水少許(水內須含少量硫酸鈉)於第×圖所示的器具,將鉗板接在電勢5—6弗的蓄電池或發電機。A管的電極,名為陽極,與正極(+)相連接;B管的電極名為陰極,與負極(-)相連接;電流由陽極A通過溶液而到陰極B,便見有小氣泡在兩極發生。且見B管集得的氣體,速於A管2倍。

迨B管充滿氣體後,先將電流的供給停止,再試取得的氣體。試驗時倒轉B管,移近燃着的火柴,管內氣體便燃燒成淡藍色焰,該氣體即名為氫,俗稱輕氣。倒轉A管,放入帶有餘燼的木片,立見盛燃而生火焰,該氣體名為氧,俗稱養氣。試驗前水內所加硫酸鈉,不過使水容易導電,並無其他作用,且試驗後該物依然殘留器內,並不減少。

(三) 置水(含少許硫酸)於第×圖之器中。其中鉗電極與6伏特之蓄

電池相連。A 管中之電極稱為陽極，與電池之正 (+) 極相連。B 管中之電極稱為陰極。電流經過溶液自陽極 A 至陰極 B。二極上均有小氣泡升上，集於 B 中之氣體二倍於 A。B 管滿貯氣體後，驗所集之各氣體。驗 B 管中之氣體，可將管倒轉而小心以點着之火柴臨之。此氣體生淡藍色之火焰而燃燒。此即氫。若將 A 管倒轉而以燒紅之木條取近管口，則即發火。此氣體為氧。此時加於水中使水成良導體之硫酸則留於器中。

(四) 試驗時，先將水(內含少量硫酸)傾入如圖×所示之儀器中，以 6 伏特 (volt) 之蓄電池與鎊電極相接。A 管中的電極連接電池的正極，名叫‘陽極’ (anode)；B 管中的電極名叫‘陰極’ (cathode)。電流通後，可假定其從陽極 A 經過水而流向陰極 B。此時可見有氣泡由兩極向上升騰；而 B 管中所收集的氣體比 A 管中的快一倍。等到 B 管的氣體充滿之後，我們可試驗收集的氣體。試驗的方法，即將 B 管謹慎倒轉，這時再用燒着的火柴移近管口，則管內氣體舉淡藍色火焰而燃燒。這種氣體名之曰‘氫’。如將另一管倒置，把一根灼熱的木條靠近，則木條即發火而燃燒。這種氣體叫做‘氧’。加入水中的硫酸，其功用在使水變為較良的導電體，事後仍存於水槽中。

Thus we see that water is decomposed by electricity into its constituent elements, hydrogen and oxygen. This process of decomposing a compound by means of an electric current is called electrolysis.

(一) 是知水可為電分解成其成分元素之氫及氧。此種蓄電流分解化合物之方法稱為電解。

(二) 由此可知，水受電流作用便分解為氫與氧兩種成分。用電流分解化合物的方法，名為電解。

(三) 從此可知水可為電分解為氫氧二元素。此法稱為電解。

(四) 由以上的試驗，我們可以看見水能被電流分離(或曰分解)為氫和氧；這種方法名叫‘電解’(electrolysis)。

Another compound. Let us examine a red powder called red oxide of mercury. It is apparently a definite substance; every particle seems to be like every other particle.

(一) 又一種化合物——試察紅色氧化汞之紅色粉末，顯係一種確定之物質，每一微粒均相類似。

(二) 另一化合物。取赤色氧化汞的紅色粉末，加以觀察，在外觀上該物明明是一種物質，各粒子俱彼此相似。

(三) 又一種化合物——試察紅色氧化汞之紅色粉末，知其為化學物質，每一種細粒均相類似。

(四) 又一種化合物——取紅色氧化汞 (mercuric oxide) 粉末細察之，因其每一細粒均彼此類似，故知其為化學物質。

We place some in a hard-glass test tube and arrange it for heating as shown in figure x. Very soon the red powder becomes dark, and if we introduce into the tube a splinter of wood with a glowing spark on the end, the spark at once bursts into flame. This indicates that some gas, not air, is being evolved. On again examining the tube we notice that a part or all of the red powder has disappeared and that little drops of mercury (quicksilver) have collected on the sides of the tube. This forms a sort of mirror on the cooler part of the tube. If the heating is continued long enough, all the red powder eventually disappears and is converted into two products—mercury, the silvery liquid which is used in thermometers, and a gas which is called oxygen. Thus, by means of heat we have transformed a definite substance, red oxide of mercury, into two other substances, mercury and oxygen. Any substance which can be decomposed into two or more other substances is called a chemical compound.

Hence water and red oxide of mercury are compounds.

(一) 取少許置硬玻璃試管中，如第×圖之方式加熱之。紅色之粉末不久即成黝暗。如以一端燒紅之木片，伸入管中，立即大發火焰。此乃有何氣體放出而非空氣之證也。再察試管，則見紅色粉末之一部分或全體已告消失，而有微滴之汞(水銀)結集於管邊。在管之較冷部，成爲一種玻璃。如加熱之時間充分延久，則全部紅色粉末，終至盡行消失，而變成二種產物；一即爲汞，乃銀樣之液體，用於溫度計(即寒暑表)中，一爲氣體，即所謂氧也。

是則顯然可使紅色氧化汞之確定物質變成其他二種物質，即汞及氧是也。物質之可分解成二種以上他物質者稱爲化合物。故汞及紅色氧化汞均爲化合物。

(二) 置少許赤色氧化汞於硬質試管，照第×圖裝置加熱，不久即見紅色粉末漸漸變黑。此時如將木條餘燼插入管口，立即燃成火焰。

這種現象足以表明管內已有某種氣體發生，且決不爲空氣。細察管內，一部分紅色粉末變化不見，在管壁的冷卻部分有小滴的汞(水銀)凝聚，好像鏡子的樣子。

若繼續加熱久時，全部紅粉俱能變成兩種生成物：一種是汞，與溫度計內銀色的液體相同；一種是名氧的氣體。

所以，用熱可使一種物質變成兩種各別的物质，如赤色氧化汞的變爲汞與氧。任何物質凡能分解成兩種或兩種以上物質的，名爲化合物。

(三) 置少許於硬玻璃試管中，照第×圖之裝置加熱之。紅色之粉末不久即變黑。若以一端燒紅之木片伸入管中，則即發火焰。此即證明非空氣之氣體發生。再察試管，則見紅色粉末之一部份或全部已消失，而有細滴之汞凝聚於管邊。在管之較冷處則成爲一種鏡子。若繼續充分加熱，則全部紅色粉末盡行消失，變爲二種產物，即銀色液體之汞，用於溫度計中者，及氣體之稱爲氧者。

可知紅色氧化汞之物質爲熱所變而成其他二種物質。凡物質可分解爲二種以上之其他物質者稱爲化合物。故汞與氧化汞，均爲化合物。

(四) 在硬玻璃試管中，投入此種粉末少許，移置火焰下加熱，如圖×所示。數分鐘後，管內粉末變爲黑色；這時倘將一根灼熱的木條插入管中，則木條即發火焰。因此證明管中已發生另外一種氣體，其性質與空氣不同。再檢視試管內壁，則見有微細的水銀附着，而紅粉已失去一部或全部。管壁上端較冷部分，則已成爲明鏡。倘繼續加熱，則紅粉將全部消失。故由以上

試驗，可將氧化汞變成兩種物品——第一爲‘水銀’，化學上稱之曰‘汞’，乃溫度計中所用之銀色液體；第二爲氣體之‘氧’。

由上可知紅色氧化汞能因熱而變爲汞和氧兩種全不相同的物質。凡物質能分解爲兩種以上之其他物質的，就叫化合物 (chemical compound)。因此水和紅色氧化汞都是化合物。

What is an element? If we continue our experiments and try to produce still other substances by heating mercury, or in some other way try to decompose it, we do not succeed. Similarly, hydrogen and oxygen have never been broken down into other substances. We call such substances which have not been decomposed into simpler substances elements.

1. Broken down, 分解；分散。

(一) 何謂元素？——設就上項實驗，再進而加熱水銀，以期復得物質，或用他種方法，試行分解之，則皆無成。同樣，氫及氧亦從未能分裂成爲他物質。如此之物質，凡未能分解爲更簡單之物質者，稱爲元素。

(二) 元素是什麼？繼續前節的實驗，試再將汞加熱，或者應用別種方法，以圖使汞分解，結果終歸徒勞而無功。同樣，氫與氧亦未能再分裂成別種物質。凡用已知方法不能再分爲比較簡單的物質，名爲元素。

(三) 元素之定義 若繼續以汞試驗，再行加熱或用他種方法以冀產生另一物質，則均無效。氫及氧亦從未能分裂爲他物質。凡未能分解爲更簡單之物質者稱爲元素。

(四) 元素的定義 倘若我們把水銀繼續試驗，要用加熱法或任何其他方法使之分解，就一定得不到什麼結果。同例，氫和氧這兩種物質也不能分成其他的物質。這種不能再分解成其他較簡單成分的物質，就叫做元素 (element)。

It is very remarkable to find that water is composed of two gases, one of which burns and the other makes things burn much faster than air; also, that red mercury

oxide is composed of a heavy silvery liquid and a colorless gas. We see that the properties of a compound are in no way like the properties of the elements of which it is made.

(一) 水乃由二種氣體所組成，其一能燃燒，一能使他物燃燒，較空氣猶速；又紅色氧化汞乃由一種銀狀之重液體及一無色之氣體所組成；吾人如此，彌覺珍貴，從而知化合物之性質，決不與所由組成之元素之性質相類似。

(二) 水的構成最為奇特，乃由兩種氣體所成，一種能自燃，另一種能助燃。又赤色氧化汞係一種重似銀的液體，與一種無色的氣體合成。從此可知，化合物的性質，與組成該物的元素的性質，殆絕不相同。

(三) 水由兩種氣體所組成，一能燃燒，一能助燃，較空氣更速。紅色氧化汞由一種銀色之重液體及一無色之氣體所組成。從此可知化合物之性質與其組成元素之性質，決無類似之處。

(四) 水是由兩種氣體所組成的，其中一種可以燃燒，另一種比空氣的助燃性更大。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情。又紅色氧化汞可以分解為一種很重的銀色液體，和一種無色的氣體，這似乎也是很奇怪的。由此我們可以推得，化合物的性質和組成牠的元素的性質迥然不同。

It was probably Robert Boyle who in 1661 first clearly defined an element. He stated that "the elements are the practical limits of chemical analysis, or are substances incapable of decomposition by any means¹ with which we are at present acquainted."

1. By any means, 用任何方法。

(一) 最先明定元素之意義者當為英國物理學家波義耳氏。波氏於一六六一年論述“元素者乃化學分析上之實限，或即以今日身無任何方法皆不能使其分解之物質”。

(二) 對於元素首先下適當定義的，或者要推波義耳氏。波氏在 1661 年即謂“元素是化學分析的實際限度，或者是用現代所知的方法，不能再分的物質”。

(三) 最先作元素之定義者當爲 Robert Boyle 氏。氏於一六六一年論及“元素爲化學分析上之實在限度，卽爲今日所知任何方法皆不能使其分解之物質”。

(四) 最先創立元素的定義的學者，大概是英國的波義耳。1661年波氏曾寫道：“元素是化學分析上實際的限度，也就是運用現今已知的任何方法，都不能使牠再分解的物質”。

9

SALOMÉ (莎樂美)

By Oscar Wilde

THE YOUNG SYRIAN. She has a strange aspect! She is like a little princess, whose eyes are eyes of amber. Through the clouds of muslin she is smiling like a little princess.

(The prophet comes out of the cistern. SALOMÉ looks at him and steps slowly back.)

1. 桂 裕·徐名驥譯 (商務印書館)

少年敘利亞人 她有奇怪的狀態！她像一個小公主，她的眼睛是琥珀的眼睛。在明紗的衣裳像小公主般微笑着。

(先知從古井裏出來。莎樂美向他看，漸漸地退後。)

2. 田 漢譯 (中華書局)

敘利亞少年 她的樣子很怪！她像一個琥珀眼睛的小公主。她從那薄紗衣裳和小公主似的嫣然笑着。

(先知從古井裏走出來。莎樂美望着他徐徐退後。)

3. 徐葆炎譯

(光華書局)

彼利亞少年 她有一種奇怪的樣子！他像一個她的眼睛是琥珀的小公主。她從雲霧中像一個小公主一樣的微笑着。

(先知從古非裏出來，莎樂美望着他徐徐倒退。)

JOKANAAN. Where is he whose cup of abominations is new full? Where is he, who in a robe of silver shall one day die in the face of all the people? Bid him come forth, that he may hear the voice of him who hath cried in the waste places and in the houses of kings.

1. In the face of..., 在……面前。

1. 喬干南 他在那裏，他的萬惡叢集的杯裏正斟滿着？他在那裏，他穿着銀袍，有一天將死在民衆的面前？叫他來聽曾在荒野間和王宮裏喊叫過的人的聲音。

2. 約翰 那個現在把憎惡的杯子裝得滿滿的男子在什麼地方？那個有一日要穿着銀袍死在民衆面前的男子在什麼地方？叫他出來，聽聽在沙漠中間和王宮裏而絕叫過的人的聲音。

3. 約翰 那個他的杯子裏現在充滿着罪惡的人在什麼地方呀？那個穿了銀袍將來要在萬人跟前死的人在什麼地方呀？叫他走過來，叫他聽聽那個在沙漠之間和王宮之間叫喚的人的聲音。

SALOMÉ. Of whom is he speaking?

1. 莎樂美 他說那個？

2. 莎樂美 他是說誰的事呢？

3. 莎樂美 他說的是誰呀？

SALOMÉ. Yes; it is of my mother that he is speaking.

1. 莎樂美 不錯，他是說我的母親。

2. 莎樂美 是的，他是說我母親的。

3. 莎樂美 是的；他所說的是我的母親。

JOKANAAN. Where is she who gave herself unto the captains of Assyria,¹ who have baldrics on their loins, and crowns of many colors on their heads? Where is she who hath given herself to the young men of the Egyptians, who are clothed in fine linen and hyacinth, whose shields are of gold, whose helmets are of silver, whose bodies are mighty? Go, bid her rise up from the bed of her abominations, from the bed of her incestuousness, that she may hear the words of him who prepareth the way of the Lord,² that she may repent her of her iniquities. Though she will not repent, but will stick fast³ in her abominations; go, bid her come, for the fan⁴ of the Lord is in His hand.

1. Assyria, 亞洲西部古帝國名。 3. Stick fast, 堅堵。

2. Prepareth... Lord, 爲上帝開路。 4. Fan, 簸箕。

1. 喬干南 她在那裏，她把自己獻給亞西利亞的首領，他們腰間束了綬帶，頭上戴了五色冠？她在那裏，她把她自己獻給埃及的青年，他們穿美麗的灰白色和青蓮色的衣服，他們的盾是金的，他們的甲是銀的，他們的軀幹是軍健的？去，叫她從萬惡叢集的床上，亂倫的床上起來，來聽爲主預備路的人的語言，可以譏悔她的罪惡，即使她永不悔恨，仍緊緊地貼住着罪惡裏；去叫她來，因爲主的簸箕在主的手裏。

2. 約翰 那個把身子佈施給那些腰上纏着綬帶，頭上戴着彩冠的亞西利亞隊長們的女人，在什麼地方？那個把身子佈施給那些穿着潔布和紫花的衣服，拿着金盾，戴着銀盔，身體魁梧奇偉的埃及少年們的女人，在什麼地方？叫她從那淫污的床上起來，從那亂倫的床上起來，聽聽替主的開路的人的話，痛悔她的罪惡。就是她不願悔罪，還要死守在污泥裏面；也把她叫來，因爲主會拿着他的鞭子親自責罰她的。

3. 約翰 那拿她自己獻給那些腰帶上束着綬帶，頭上戴了着色的金冠的亞西利亞隊長們的女人在什麼地方呀？那拿她自己獻給那些穿了美麗的紫

色的衣服，盾是金的，盔是銀的，身體是魁梧偉大的埃及的青年們的女人在什麼地方呀？叫她從她的淫污的床上起來，叫她的亂倫的床上起來，叫她聽替主預備道路的人的話，這樣她可以悔改她的罪惡，即是她不知道悔改，還仍舊要深沈在罪污裏面，也叫她出來，因為主的簸箕已經拿在手裏了。

SALOMÉ. Ah, but he is terrible, he is terrible!

1. 莎樂美 啊，但他是可怕，他真是可怕！
2. 莎樂美 但是他可怕得很，他可怕得很！
3. 莎樂美 呵，但是他可怕的，他是可怕的！

THE YOUNG SYRIAN. Do not stay here, Princess, I beseech you.

1. 少年敘利亞人 公主，我求你不要留在這裏。
2. 敘利亞少年 莫停在此地，公主，我求您。
3. 敘利亞少年 不要停留在這裏，公主，我懇求您。

SALOMÉ. It is his eyes above all¹ that are terrible. They are like black holes burned by torches in a tapestry of Tyre.² They are like the black caverns of Egypt in which the dragons make their lairs. They are like black lakes troubled³ by fantastic moons. . . . Do you think he will speak again?

1. Above all, 最，
2. Tyre, 古 Phoenicia 之域名。
3. Troubled, 擾動，

1. 莎樂美 他的眼睛最可怕，他們好像泰埃的繡幕裏給火把燒着的黑洞。他們好像埃及地方託藏着業的黑穴。他們好像給沈隱的月光擾着的黑湖。……你以為他還要講話麼？
2. 莎樂美 他那雙眼睛比什麼都可怕。就像泰爾地方的花窗被火燒了兩個黑孔似的，又像那埃及棲息的黑洞似的。像埃及國那些蛟龍窟為巢穴的黑洞似的。又像在那靈幻的月光底下蕩漾着的黑湖似的。你想他還要說話嗎？

3. 莎樂美 他的眼睛比什麼都可怕，他的眼睛好像泰歷安地方帷幕裏面被巨火燒着的兩個洞。他的眼睛好像蛟龍棲息着的黑洞。好像埃及國裏的那些蛟龍做窩的黑洞。他的眼睛又好像是被奇幻的月光滋擾着的黑洞。……你想他還要再說話嗎？

THE YOUNG SYRIAN. Do not stay here, Princess, I pray you do not stay here.

1. 少年敘利亞人 不要留在這裏。公主，我求你不要留在這裏。

2. 敘利亞少年 請你莫停在此地，公主，我萬請您莫停在此地。

3. 敘利亞少年 不要停留在這裏，公主，我懇求您不要停留在這裏。

SALOME How wasted! he is! He is like a thin ivory statue. He is like an image of silver. I am sure he is chaste as the moon is. He is like a moonbeam, like a shaft of silver. I would look closer at him. I must look at him closer.

1. Wasted, 憔悴。

1. 莎樂美 是多麼瘦弱啊！他好像一個細小象牙的雕像。他好像金鏽的肖像。我敢說他的身體像月一般地純潔。他好像月光，好像銀箭。我要近些去看他。我必須近些去看他。

2. 莎樂美 他好憔悴啊！他好像一個瘦削的象牙雕的像。他好像一個銀像。我深信他和月亮一樣的純潔。他好像一道月光，又好像一枝銀箭。他的肉體一定和象牙一樣的冷。我要仔細看他一下。

3. 莎樂美 他是多麼瘦弱呀！他像一個細弱的象牙的雕像。他像一個銀鏽的肖像。我敢斷定他和月亮一樣的純潔。他好像月光，好像是一枝銀箭。他的肉體一定像象牙一樣的冷。我要仔細看一看他。

THE YOUNG SYRIAN. Princess! Princess!

1. 少年敘利亞人 公主！公主！

2. 敘利亞少年 公主！公主！

3. 敘利亞少年 公主！公主！

JOKANAAN. Who is this woman who is looking at me? I will not have her look at me. Wherefore doth she look at me with her golden eyes, under her gilded eyelids. I know not who she is. I do not desire to know who she is. Bid her begone. It is not to her that I would speak.

1. 喬干南 向我望的這個女人是誰? 我不願她望着我。爲什麼她瞪着她金眼皮下的金眼珠來向我看? 我不知道她是誰。我不願知道她是誰。叫她去罷。我要教訓的不是她。

2. 約翰 望着我的這個女人是誰? 我不要她望着我。她爲什麼要把她那光燦燦的眼臉底下那一雙金色的眼睛望着我。我不知道她是誰。我不要知道她是誰。叫她走開去。我不願和她說話。

3. 約翰 向我望着的這個女人是誰呀? 我不要她望着我, 她爲什麼用她那金色的眼臉底下的金光燦燦的眼睛來望着我? 我不知道她是誰。我也不願知道她是誰。叫她走開去。我所要說的話並不是對她說的。

SALOMÉ. I am Salome, daughter of Herodias, Princess of Judea.

1. 莎樂美 我是莎樂美, 希羅底的女兒, 猶太國的公主。

2. 莎樂美 我是莎樂美, 希羅底的女兒, 猶太的公主。

3. 莎樂美 我是莎樂美, 希羅底的女兒, 猶太國的公主。

JOKANAAN. Back! Daughter of Babylon!¹ Come not near the chosen of the Lord.² Thy mother hath filled the earth with the wine of her iniquities,³ and the cry of her sinning hath come up even to the ears of God.

1. Babylon, 古巴比倫帝國之首都。 3. Wine of iniquities, 罪惡之酒。

2. Chosen of the Lord, 上帝的選民。

1. 喬干南 回去! 巴比倫的女兒! 不要來近主所選的人。你的母親將她的罪惡的酒, 灑滿在大地上, 她罪惡的呼聲, 直達到上帝的耳裏。

2. 約翰 走開! 巴比倫的女兒啊! 莫走到主的選民的面前來。你的母親

把她那罪惡之酒膨滿了這個地球。她那罪惡的呼聲甚至達到上帝的耳朵裏面去了。

3. 約翰 走開！巴比倫的女兒！不要來近主所選的人的身體，你的母親已經把她的罪惡之酒灑滿全世界，她的罪惡的呼聲已經直達上帝的耳朵裏了。

SALOME. Speak again, Jokanaan. Thy voice is as music to mine ear.

1. 莎樂美 再說一遍，喬干南。你的聲音好像音樂般入我耳裏。

2. 莎樂美 再說一遍，約翰。你的聲音使我沉醉啊。

3. 莎樂美 再說一遍，約翰，你的聲音對於我好像葡萄酒一般能沉醉。

THE YOUNG SYRIAN. Princess! Princess! Princess!

1. 少年敘利亞人 公主！公主！公主！

2. 敘利亞少年 公主！公主！公主！

3. 敘利亞少年 公主！公主！公主！

SALOME. Speak again! Speak again, Jokanaan, and tell me what I must do.

1. 莎樂美 再說罷！再說罷，喬干南，並且告訴我我必須做的事。

2. 莎樂美 再說！再說一遍，約翰，你告訴我定要如何認識好。

3. 莎樂美 再說一遍！再說一遍，約翰，並且告訴我我應當做什麼。

JOKANAAN. Daughter of Sodom, come not near me! But cover thy face with a veil, and scatter ashes upon thine head, and get thee to the desert and seek out the Son of Man.

1. 喬干南 沙登的女兒，不要來近我！但是用幕遮着你的面，用灰撒着你的頭，到沙漠地方去，找出人子來。

2. 約翰 梭東的女兒，莫到我面前來！你去把紗蒙在臉上，把灰撒在頭上，走到沙漠中間尋人子去的好。

3. 約翰 蘇旦的女兒，不要來近我！把你的臉孔用面紗來遮起，把你的頭用灰來撒上，你自己親身到沙漠間去尋人子去。

10

HAS HUMAN LIFE ANY MEANING AND VALUE?

人生之意義與價值

By Rudolf Eucken

Has human life any meaning and value? In asking this question, we are under no illusion.¹ We know that we cannot pose² to-day as possessors of a truth which we have but to unfold. The question confronts³ us as a problem that is still unsolved, whilst we may not renounce the attempt to solve it. That our modern era lacks all assurance in regard to its solution is a point we shall have to establish⁴ more in detail.

1. Illusion, 錯覺; 幻想。

2. Confronts, 遭遇。

2. Pose, 裝作; 冒充。

4. Establish 證明; 說明。

(一) 余家菊譯

人生有何等意義與價值？有此種懷疑的並非爲幻想所支配。吾們有自知之明，知道我們不能冒充真理的主人，不過必須從事於真理的發見而已。煩擾我們的是這個未曾解決的問題，然而我們對於解決的嘗試決不可加以厭棄。關於這問題的解答，以前各派說，全無一點確實，往後我們要詳細指明。

(二) 郁達夫譯

人生究竟有無什麼意義與價值？問到這個問題，我們大家都自明白的了。目下我們祇能求那一種真理的發明的時候，我們知道我們不能裝作已經

是會得那一種真理的人。這個問題在我們面前還是一個未曾解決的問題，所以我們不應該把解決這個問題的嘗試來拒絕了。我們現代關係這個問題的解答，還缺少種種確實的地方，這就是教我們將來不得不再加詳細造就之處。

(三) 胡適 譯

人生有什麼意義和價值麼？我們發這疑問時，並不存什麼妄想。我們知道我們現在不能自以為已得了一種真理，只須把他發揮出來就是了。我們斷不可把解決這問題的嘗試拋棄了，然而這個問題現在還是一個未曾解決的問題。我們這時代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竟全無把握，這層是我們往後要詳細說明白的。

(四) 郭沫若 譯

現在凡為提起這個人生有無意義與價值的問題的人，他對於下面的事理是不能疑惑的；就是此更不是在執述一個已成的有，是只在表示一個問題，一個對於我們是未曾解決然而他的解決却是不容放棄的問題。現在的生活狀態在此沒有供給一個確切的，可喜的，肯定的答案於我們，這是要更加詳細地指明的。

(五) 成仿吾 譯

人生有什麼意義與價值？我們發這疑問，並非為幻想所驅使。我們知道對於一個我們這當表明出來的真理，我們現在不能裝作是牠的所有者。這個疑問在我們面前還是未曾解決的一個問題，然而我們不可把解決牠的嘗試拋棄了。我們現在是時代關於牠的解答，缺少一切把握，這一點是我們往後要詳細說明的。

(六) 戈樂天 譯

人生有什麼意義與價值？我們發這疑問時，並不存什麼謬見。我們知道我們今後祇是必須從事於這真理的發明，我們現在不能冒充已取得真理的主人翁。在我們不可拋棄了解決此問題的努力的時期以內，這一題是懸在我們面前的一個未解決的難題。我們現代關於這問題竟全無把握，這一層

是我們以後要詳細說明白的。

1

(七) 張東蓀譯

人生有意義與價值乎？吾人初非妄發此問。須知今日吾人不能自命爲已得解決，吾人尙須開發。此問通現於吾人前，實爲一尙未解決之問題，故吾人不可遺棄解決此問題之企圖。現代對於此問題之答案皆欠正確，則爲下文所欲詳論之一點耳。

【以上譯文的來歷 人生之意義與價值一書是倭鐸的名著，原本德文。全書由余家菊根據英譯本譯成漢文（中華書局出版）。出版後郁達夫在創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發表了一篇批評余譯的文字。其中一點是說余譯的不正確。下列的一節就是郁所舉的例子。他指出了錯誤之後，把余譯改譯一遍。

不久胡適在努力週報上寫了一篇文字，其大意是說余譯確有錯誤，但郁譯錯誤亦多，並說“幾乎句句是大錯。”隨着他把郁譯改譯了。

於是反響又來：郭沫若和成仿吾在創造季刊下一期中各發表一篇短文。一方面爲郁譯辯護，一方面說胡譯的不行，說胡譯“除第一第五兩句外，幾乎句句是大錯。”成仿吾的批評更爲詳細。批評後，也各有改譯。不過郭譯是很據德文的。他說，“我爲免除錯誤起見，故意把原文逐文逐句直譯了。”

過了幾個月，時事新報學燈欄中刊有戈樂天“批評翻譯的批評”一文。他對於余，郁，胡三人所譯都表示不滿（他沒有提及郭或成的譯文，大概當時未曾見到）。他又改譯一遍。就在這篇後面，當時的時事新報主筆張東蓀也發表了一些意見，他認爲胡譯郭譯比余譯郁譯好些，不過都失於“呆板”。末了，他用文言再譯一下。因此，這小小一節文字有了七篇譯文。】

第四章 模範譯文

此章中所節錄的譯文似都值得我們模倣的。當然各篇中略有小疵或亦難免，因真正完善的譯文實在難得；且同是一篇譯文，而甲認為完善，乙認為不完善，亦是常有的事情。

研究時，除將譯文和原著對照外，尤須細辨譯文中的優點並注意譯文的體裁是否和原文一致。

其中胡適譯最後一課一篇，與原文比較，細節上頗有出入。但此篇英文本不止一種，他所根據的不知是不是此章中所錄的一篇。但即使果是此篇，其所增刪改換，也都不背原意，不缺原著所有的韻味。至於其中有數語似不須更動而經更動的，有數字似不須刪去而譯文中未見的，不知是不是因原本的不同，抑出於譯時的疏忽。但就大體論，譯文是很好，通篇含有原著的“神韻”。此種譯法於小說，劇本是特別適宜；因劇文和小說中的會話最要文字能生動傳神。若一味斤斤於字面，而不顧神情，致小孩子的話像了成人的口吻，則雖字字譯出，仍是不行的。

I

MACAULAY'S LIFE OF SAMUEL JOHNSON

Samuel Johnson, one of the most eminent English writer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as the son of Michael Johnson, who was, at the beginning of that century, a magistrate of Lichfield,¹ and a book-seller of great note² in the midland counties.³

At his house, a house which is still pointed out to every traveller who visits Lichfield, Samuel was born on the 18th September 1709. In the child the physical, intellectual, and moral peculiarities which afterward distinguished the man were plainly discernible; great muscular strength accompanied by much awkwardness⁴ and many infirmities;⁵ great quickness of parts,⁶ with a morbid propensity to sloth and procrastination; a kind and generous heart, with a gloomy⁷ and irritable temper. He had inherited from his ancestors a scurfulous taint,⁸ which it was beyond the power of medicine to remove.

His cheeks were deeply scarred. He lost for a time the sight of one eye, and he saw but very imperfectly with the other. But the force of his mind overcame every impediment. Indolent as he was, he acquired knowledge with such ease and rapidity that at every school to which he was sent he was soon the best scholar.

From sixteen to eighteen he resided at home, and was left to his own devices.⁹ He learned much at this time, though his studies were without guidance and without plan.

1. Lichfield, 地名。

2. Of great note, 大有名的。

3. Midland counties, 中部各郡。

4. Awkwardness, 粗鄙。

5. Infirmities, 疾病。

6. Quickness of parts, 天資的聰穎。

約翰生行述

裘 錯 · 吳 繼 杲 譯

(商務印書館)

薩木隈爾約翰生爲十八世紀英國文學鉅子之一。父名密嘉爾約翰生。在十八世紀初葉。爲離赤非爾德邑宰。並爲中部各部著名之書賣。其故宅至今巍然尚存。凡遊客過離赤非爾德者。靡不睹之。而薩木隈爾卽生於是宅之中。時千七百有九年九月八日也。童時體智德三者。卓然有異稟。已徵後日爲非常人。孔武有力。顧貌寢而多病。有敏慧之天資。而又因循疏懶。具寬和之心性。乃復褊急工愁。幼患瘰癧疾。蓋遺傳於先世。竟非藥石所能瘳。

其童時狀貌。始亦矯然奇偉。初無乖戾之容。而爲惡疾拘攣所毀。頰上癩瘡宛然。有時一日曾喪其明。其一視察亦難了徹。然其心力足戰勝種種困難。雖秉性疎慵。而記誦絕無所苦。抑且敏慧異常。任至何校之中。不旋踵已超軼儕輩。

自十六歲至十八歲。彼乃家居。抉擇運途。一聽其自爲之計。雖其當時誦讀。既乏師資。絕無程序。而學業所獲甚多。蒐集其

7. Gloomy, 抑鬱。

8. Scorfulous taint 瘰癧所留的斑。

9. Left to his own devices, 任

其自行籌劃。

He ransacked¹ his father's shelves, dipped into a multitude of books, read what was interesting, and passed over what was dull. An ordinary lad would have acquired little or no useful knowledge in such a way: but much that was dull to ordinary lads was interesting to Samuel. He read little Greek; for his proficiency in that language was not such that he could take much pleasure in the masters of Attic² poetry and eloquence. But he had left school a good Latinist;³ and he soon acquired, in the large and miscellaneous library of which he now had the command, an extensive knowledge of Latin literature.

That Augustan delicacy of taste⁴ which is the boast of the great public schools of England he never possessed. But he was early familiar with some classical writers who were quite unknown to the best scholars in the sixth form at Eton.⁵ He was peculiarly attracted by the work of the great restorers of learning.⁶ Once, while searching for some apples, he found a huge folio volume of Petrarch's works.⁷ The name excited his curiosity; and he eagerly devoured hundreds of pages. Indeed, the diction and versification of his own Latin compositions show that he had paid at least as much attention to modern copies from the antique as to the original models.

While he was thus irregularly educating himself, his family was sinking into hopeless poverty. Old Michael Johnson was much better qualified to pore upon⁸ books, and to talk about them, than to trade in them. His business declined; his debts increased; it was with difficulty that the

1. Ransacked, 遍索。
2. Attic, 雅典的。
3. Latinist, 拉丁語學家。

4. Augustan delicacy of taste, Augustus 時代精美文學的氣派 (Augustus, 羅馬帝名)。
5. ...
6. ...
7. ...
8. pore upon, 研讀。

父架上之所皮藏。而浸淫於羣籍。雋永者瀏覽之。沈悶者棄置之。使在常童。則如斯誦讀。雖益無多。或且絕無菁英之可擷。顧常童所謂沈悶者。在薩木隈爾視之。斯雋永矣。惟彼希臘語學極淺。雖略諳是國方言。尙未足以尙論古人。沈酣于雅典之詩歌。與夫滔滔之雄辯中。然彼離校時。已爲臘丁語學名家。在彼宏大而駁雜之藏書樓中。力爲探索。而此藏書樓者。當時又適爲其權力所及。可以予取予攜。曾幾何時。於臘丁文一道。已湛然淵深。

夫精美文學之中。有所謂奧古斯登胎息者。舉凡英國公學。至今以此自矜。而彼則絕不解此。然古羅馬文學名家。雖即諸伊東高才生之在第六級者。或且茫然。而在彼已成夙契。其於提倡復古文學中興諸鉅子。嚮往最深。一日方索蘋果。忽得毗脫辣赤遺文一百冊。卽此毗氏之名。已振起其好奇之意。急披覽此累百之篇頁。皇皇然如恐失之。觀彼自著臘丁文詞章詩律。足徵其頗注意於近世模古之簡編。初未嘗稍輕視於原著也。

方彼若是凌躐無序以自課其身。而家道中落。馴至赤貧。老人密嘉爾之於其書。寧能瀏覽而稱道之。非能以之爲貿易。夫營業衰落。而債累頻增。雖日用所需。尙復支持匪易。任其子入何

5. Six form of Eton, 伊頓學校中的第六級 (Eton, 中學名; form, 級; 班)。

6. Restorers of learning, 文學中興諸人。

7. Petrarch's works, Petrarch 的著作 (Petrarch, 意大利人, 文學中興諸人之一)。

8. Pore upon, 披閱。

daily expenses of his household were defrayed. It was out of his power to support his son at either university:¹ but a wealthy neighbour offered assistance; and in reliance on promises which proved to be of very little value, Samuel was entered at Pembroke College,² Oxford. When the young scholar presented himself to the rulers of that society,³ they were amazed not more by his ungainly figure⁴ and eccentric manner than by the quantity of extensive and curious information which he had picked up during many months of desultory but not unprofitable study. On the first day of his residence he surprised his teachers by quoting Macrobius;⁵ and one of the most learned among them declared that he had never known a freshman of equal attainments.

At Oxford, Johnson resided during about three years. He was poor, even to raggedness; and his appearance excited a mirth and a pity which were equally intolerable to his haughty spirit. He was driven from the quadrangle⁵ of Christ Church⁷ by the sneering looks which the members of that aristocratical society cast at the holes in his shoes. Some charitable person placed a new pair at his door; but he spurned them away in a fury. Distress made him not servile, but reckless and ungovernable. No opulent gentlemen commoner,⁸ panting for one-and-twenty,⁹ could have treated the academical authorities¹⁰ with more gross disrespect. The needy scholar was generally to be seen under the gate of Pembroke, a gate now adorned with his effigy, haranguing a circle of lads, over whom in spite of his tattered gown and dirty linen, his wit and audacity gave him an undisputed ascendancy. In every mutiny against

1. Either university, 兩大學之一(指 Oxford 與 Cambridge 大學)。

2. Pembroke College, Oxford 大學學院之一。

3. Society, 學樓(當時英國學校常稱 Society)。

4. Ungainly figure, 不揚的容貌。

5. Macrobius, 古羅馬文法家。

大學。斷非其力所能供。幸有一富家鄰允爲資助。然所信賴者僅此一諾空言。其實絕無價值。而薩木隈爾賴是得入渥克斯福之攀勃洛克學院。此青年學子置身於該校當事之前。不覺羣相駭異。不特詫其貌之不揚。狀之乖僻。抑且震其智識之博。記誦之奇。凡此皆彼多月自修所得。雖復不循紀律而獲益良多。居校第一日。卽以援引麥克羅彪斯之語。震駭其師。中有學問最博之教員。至宣言自有新進後生。而學問能與之相抗者。彼實未之前聞。

約翰生之居渥克斯福者凡三年。彼固寒素。甚至衣裳縑縷。外狀足資人笑。亦動人憐。然而笑也憐也。二者均非彼所能堪。以秉性驕也。一日在貴族學院中。第以人睨視其洞穿革履。彼卽如中鞭笞。疾馳出此方形之庭。又有好善之人。以新履一雙置其門右。彼乃狂怒。蹴而去之。困苦艱難。不能抑之卑屈而恭順。徒激之狂放而不羈。以未屆二十一之年齡。其對校中勢要。雖豪家子弟。在校占優先權利之自費生。亦不若是狂貌。攀勃洛克校舍之門今已置其遺像。當時此寒酸之學子。固恆見其口講指畫於此門之下。一羣孺子旋繞如環。不問其敝衣垢服。卽此驚才豪氣。已顯然執牛耳主盟。有俯視羣倫之概。每有倘越校規之騷動。則

6. Quadrangle, 方庭。

特別利益之富家子弟。

7. Christ Church, Oxford 大學學院之一。

9. Panting for one-and-twenty, 未滿二十一歲。

8. Gentlemen commoner, 在校享有

10. Academic authorities 學校當局。

the discipline of the college he was the ringleader. Much was pardoned, however, to a youth so highly distinguished by abilities and acquirements. He had early made himself known by turning Pope's *Messiah*¹ into Latin verse. The style and rhythm, indeed, were not exactly *Virgilian*;² but the translation found many admirers and was read with pleasure by Pope himself.

The time drew near at which Johnson would,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hings, have become a Bachelor of Arts;³ but he was at the end of his resources. Those promises of support on which he had relied had not been kept. His family could do nothing for him. His debts to Oxford tradesmen were small indeed, yet larger than he could pay. In the autumn of 1731, he was under the necessity of quitting the university without a degree.⁴ In the following winter his father died. The old man left but a pittance;⁵ and of that pittance almost the whole was appropriated to the support of his widow. The property to which Samuel succeeded⁶ amounted to no more than twenty pounds.

* * *

2

PYGMALION

By Bernard Shaw

ACT I

Covent Garden¹ at 11:15 p.m. Torrents of heavy summer rain. Cab whistles² blowing frantically in all directions.

1. Pope's *Messiah*, 大詩家 Pope 之詩名。

2. *Virgilian*, Virgil 派 (Virgil 爲羅馬

著名詩人)。

3. Bachelor of Arts, 文學士。

4. Degree, 學位。

戎首必屬斯人。然以彼青年。才藝已如斯卓越。常格外諒之。彼嘗取蒲伯所著美細阿一詩。譯爲臘丁韻語。夙卽以是知名。其格韻固不能適合弗吉林詩派。而其譯筆頗多傾倒之人。卽蒲伯自取讀之。亦覺暢然意滿也。

歲月遷移。以常例言之。約翰生得學士之期已日趨而近。不圖質斧竟爾告終。其所恃者惟彼資助之約言。至此竟不能履踐。其家更無可爲計。所負渥克斯福行商之債。爲數極夥。然已非其力所能償。迨一千七百三十一年秋。爲事勢所迫。卒以不得學位而退校。是年冬。其父逝世。老人身後遺資。爲數頗復淺淺。而此淺淺之數。大抵悉以留贍其遺孀。至產業之爲薩木隈爾所得者。綜計不過二十鎊耳。

* * *

二

賣 花 女

林語堂 譯

(開明書店)

第 一 幕

〔夜間十一時十五分，在克芬花園。一陣陣的夏天霖雨。各方面馬車吹笛狂號的聲音。行人跑入市場及聖保羅大禮堂的廊廡避

5. Pittance 極微的數目。

6. Succeeded, 承襲。

7. Covent Garden, 英國倫敦城中地名。

Pedestrians running for shelter into the market and under the portico of St. Paul's Thurch,¹ where there are already several people, among them a lady and her daughter in evening dress. They are all peering out gloomily at the rain,

The church clock strikes the first quarter.

THE DAUGHTER (*In the space between the central pillars, close to the one on her left*) I'm getting chilled to the bone. What can Freddy be doing all this time? Hes² been gone twenty minutes.

THE MOTHER (*on her daughter's right*) Not so long. But he ought to have got us a cab by this.³

A BYSTANDER (*on the lady's right*) He wont get no cab⁴ not until half-past eleven, missus,⁵ when they come back after dropping their theatre fares.

THE MOTHER. But we must have a cab. We cant⁶ stand here until half-past eleven. It's too bad.

THE BYSTANDER. Well, it aint⁷ my fault, missus.

THE DAUGHTER. If Freddy had a bit of gumption,⁸ he would have got one at the theatre door.

THE DAUGHTER. Other people got cabs. Why couldnt⁹ he?

Freddy rushes in out of the rain from the Southampton Street side, and comes between them closing a dripping umbrella. He is a young man of twenty, in evening dress, very wet round the ankles.

THE DAUGHTER. Well, havnt¹⁰ you got a cab?

FREDDY. Theres¹¹ not one to be had for love or money.¹²

1. St. Paul's Church, 倫敦大禮拜堂名。

2. Hes, 即 he has。

3. This, 意即 this time。

4. Wont get no cab, 即 won't get any cab。

雨。在這廊下已經有了一些人，其中有一位婦女同她的女兒，身穿晚間宴服。他們都正在焦灼的探首觀望雨勢。……]

〔禮堂的鐘打第一刻鐘。〕

女 兒〔在中央柱石之間，而靠近她左旁一柱〕：我凍得透骨了。佛來弟到底什麼事？他已經去了二十分鐘了。

母 親〔在她女兒右旁〕：沒有這樣久。但是到這時候也早該替我們雇到一輛馬車了。

旁觀者〔在女人右旁〕：太太，他非等到十一點半，車夫送完看戲的乘客回來以後，雇不到車。

母 親：但是我們非有馬車不可。我不能在此鵠立到十一點半。真糟糕！

旁觀者：嗚，這並不是我的錯啊，太太。

女 兒：如果佛來弟真有點本領魄力，他應早在戲院門口就雇到了。

母 親：（在這種情形之下）他能夠怎麼樣呢，可憐的孩子？

女 兒：別人雇得到車，爲什麼他雇不到？

〔佛來弟從騷塞姆敦街方面由雨中飛奔而至，站入她們兩人中間，合着一把滴水的洋傘。他是二十歲的青年，穿着晚禮服，足踝處甚溼。〕

女 兒：喂，你沒雇到馬車麼？

佛來弟：無論如何想法子，一輛也沒有。

5. Missus, 即 Missis (Mrs.)。

6. Cant, 即 can't。

7. Aint, 即 isn't (俚語)。

8. Gumption, 機變。

9. Couldnt, 即 couldn't。

10. Havent, 即 haven't。

11. Theres, 即 there's (there is)。

12. For love or money, 無論如何。

THE MOTHER. Oh, Freddy, there must be one. You cant have tried.

THE DAUGHTER. It's too tiresome. Do you expect us to go and get one ourselves?

FREDDY. I tell you theyre¹ all engaged. The rain was so sudden: nobody was prepared; and everybody had to take a cab. Ive² been to Charing Cross³ one way and nearly to Ludgate Circus⁴ the other; and they were all engaged.

THE MOTHER. Did you try Trafalgar Square?⁵

FREDDY. There wasnt⁶ one at Trafalgar Square.

THE DAUGHTER. Did you try?

FREDDY. I tried as far as Charing Cross Station. Did you expect me to walk to Hammersmith?⁷

THE DAUGHTER. You havnt tried at all.

THE MOTHER. You really are very helpless,⁸ Freddy. Go again; and dont⁹ come back until you have found a cab.

FREDDY. I shall simply get soaked for nothing.

THE DAUGHTER. And what about us? Are we to stay here all night in this draught, with next to nothing on. You selfish pig—

FREDDY. Oh, very well: I'll go, I'll go. (*He opens his umbrella and dashes off Strandwards, but comes into collision with a flower girl, who is hurrying in for shelter, knocking her basket out of her hands. A blinding flash of lightning, followed instantly by a rattling peal of thunder, orchestrates the incident.*)

1. Theyre, 即 they're。
2. Ive. 即 I've。
3. Charing Cross, 地名。

4. Ludgate Circus, 地名。
5. Trafalgar Square, 地名。
6. Wasnt, 即 wasn't。

母 親： 啊！佛來弟，一定有的。是你沒有想法子去雇。

女 兒： 太討厭了。難道你打算要我們自己去雇車不成？

佛來弟： 我告訴你，車都被人雇去了。雨來得這般兀突；沒有人有準備；誰都須叫一輛車。我這頭走到哲令克老思，那頭走到勒格特圍道，車都被人雇去了。

母 親： 你到突拉法羅嘎方場看看沒有？

佛來弟： 突拉法羅嘎也沒有。

女 兒： 你有去看看沒有？

佛來弟： 我一直跑到哲令克老思車站。難道你要叫我一直走到黑墨思米索不成？

女 兒： 你簡直沒去看看。

母 親： 你這個人真無用，佛來弟。你再去；找不到車，你別回來。

佛來弟： 叫我去在雨頭裏白弄得一身跑溼罷了。

女 兒： 我們呢？是否要叫我們幾乎樣樣不穿整夜的在這風頭裏鵠立？你這自私豬羅……

佛來弟： 好，好，我去，我去。（他打開洋傘跑向思突蘭方面去，但是撞上一位正跑來避雨的賣花女，把她的花籃敲落。一陣閃爍奪目的電光，過後便是轟轟隆隆的雷鳴，做這一件事的奏樂。）

7. Hammersmith, 地名。

10. Dont, 即 don't.

8. Helpless, 無用。

THE FLOWER GIRL. Naw then, Freddy; look wh' y' gowin. deah.¹

FREDDY. Sorry (*he rushes off*).

THE FLOWER GIRL (*picking up her scattered flowers and replacing them in the basket*) Theres menners f' yer! Te-oo bunches o voylets trod into the mad.² (*She sits down on the plinth of the column, sorting her flowers, on the lady's right. She is not all an attractive person. She is perhaps eighteen, perhaps twenty, hardly older. She wears a little sailor hat of black straw that has long been exposed to the dust and soot of London and has seldom if ever been brushed. Her hair needs washing rather badly: its mousy color can hardly be natural. She wears a shoddy black coat that reaches nearly to her knees and is shaped³ to her waist. She has a brown skirt with a coarse apron. Her boots are much the worse for wear. She is no doubt as clean as she can afford to be: but compared to the ladies she is very dirty. Her features are no worse than theirs; but their condition leaves something to be desired; and she needs the services of a dentist.⁴*)

THE MOTHER. How do you know that my son's name is Freddy, pray?

THE FLOWER GIRL. Ow, eez ye-ooa san. is e? Wal, fewd dan y' de-ooty hawmz a mather should eed now bettern to spawl a pore gel's flahrzn than ran awy athaht pyin. Will ye-oo py me f' them?⁵ (*Here, with apologies, this desperate attempt to represent her dialect without a phonetic alphabet must be abandoned as unintelligible outside London.*)

1. Naw...deah, 即 Now, then,

Freddy, look where are you going, dear (倫敦土語, dear 即朋友之意)。

2. Theres...mad, 即 there's man-

ners for you! Two bunches of violets trod into the mud.

3. Shaped, 貼緊。

4. Needs the services of a dentist, 需

賣花女： Naw naw，佛來弟：你走路也得看看路啊，老兄。

佛來弟： 對不住。〔飛奔而去。〕

賣花女〔拾起她散在地上的花，放回籃裏〕：這種的禮貌！兩束的紫羅蘭踐踏在泥濘中。〔她坐在柱座上，在女人的右旁，分放她的花。她並非有動人的容貌。大概十八歲，也許二十，然不見得在二十以上。頭戴水兵式的黑草帽，這頂草帽早薰染過倫敦的灰塵與煤煙，極罕刷淨過，說不定就沒刷過一次。她的頭髮髒的可以，有待洗滌；那種鼠灰色大概不會是天然的，身穿一件粗惡黑衣，長幾乎及於膝上，腰身貼緊。穿的一件襖色的裙，上面罩着粗圍裙。她的長皮鞋已經穿的破爛。自然據她情形而論，也算乾淨，但是與那些閨媛比較起來，就算很骯髒。她的面目不比她們的壞；但是那種情狀頗有可改良之餘地；而且她也須找牙科醫生去。〕

母 親： 你何以知道我的兒子叫佛來弟，你說啊？

賣花女： 什麼，他是你的兒子，真的嗎？噯，倘使你盡過母親的本分，他應不至於這樣的不識大禮；弄壞一個貧女的花兒而不給錢就跑開。你肯給錢嗎？〔這裏，請看官原諒，這樣的不使用發音字母而勉強把她的方言寫出的嘗試應該放棄，認為除在倫敦以外看不明白。〕

牙醫的服務(意即牙齒的不整潔)。

5. Ow... them? 即 How, he's your son, is he? Well, if you had done your duty by him as a mother

should, he would know better than to spoil a poor girl's flowers and then ran away without paying. Will you pay me for them?

THE DAUGHTER. Do nothing of the sort, mother. The idea!¹

THE MOTHER. Please allow me, Clara. Have you any penn es?

THE DAUGHTER. No. Ive nothing smaller than sixpence.

THE FLOWER GIRL (*hopefully*) I can give you change² for a tanner,³ kind lady.

THE MOTHER (*to Clara*) Give it to me. (*Clara parts reluctantly.*) Now (*to the girl.*) This is for your flowers.

THE FLOWER GIRL. Thank you kindly, lady.

THE DAUGHTER. Make her give you the change. These things are only a penny a bunch.

THE MOTHER. Do hold your tongue,⁴ Clara. (*To the girl*) You can keep the change.

THE FLOWER GIRL. Oh, thank you, lady.

THE MOTHER. Now tell me how you know that young gentleman's name.

THE FLOWER GIRL. I didnt.⁵

THE MOTHER. I heard you call him by it. Dont try to deceive me.

THE FLOWER GIRL (*protesting*) Whos⁶ trying to deceive you? I called him Freddy or Charlie same as you might yourself if you was talking to a stranger and wished to be pleasant. (*She sits down beside her basket.*)

THE DAUGHTER. Sixpence thrown away! Really, mamma, you might have spared⁷ Freddy that. (*She retreats in disgust behind the pillar.*)

1. Idea, 妄想。

2. Change, 零錢。

3. Tanner, 六辨士。

4. Hold your tongue, 勿多言。

女 兒： 一點不要給她，母親。別妄想！

母 親： 讓我來，克拉喇，你有銅子(辨士)沒有？

女 兒： 沒有。我沒有比六辨士更小的錢。

賣花女〔有希望的〕： 好太太，你給我一個六辨士(半先令)，我能找還給你。

母 親〔對克拉喇〕： 拿給我。〔克拉喇有難色，勉強交出來。〕
Naw〔對賣花女〕這是給你的花錢。

賣花女： 謝謝，太太。

女 兒： 叫她找你零錢。這種只是一束一辨尼。

母 親： 不要作聲，克拉喇。〔對賣花女〕你零錢留住不必找了。

賣花女： 哦，啊，多謝，太太。

母 親： 現在告訴我你何以知道那位男子的名字？

賣花女： 我並不知道。

母 親： 我聽見你叫他的名字。不要瞞我。

賣花女〔抗辯的〕： 誰想瞞你？我叫他佛來弟或查利，正如你自己在同一位生人說話而想同他和靄時，也要如此。〔她坐在花籃旁邊。〕

女 兒： 白掉丟六辨士！真的，媽媽，你真可把這錢留給佛來弟。〔她快快不樂退立柱後。〕

5. Didnt, 即 didn't.

7. Spared, 留給。

6. Whos, 即 who is.

3

COMPENSATION

By August Strindberg

MARRIED

He was considered a genius¹ at College, and no one doubted that he would one day distinguish himself. But after passing his examinations, he was obliged to go to Stockholm² and look out for a berth.³ His dissertation, which was to win him the doctor's degree had to be postponed. As he was very ambitious, but had no private means,⁴ he resolved to marry money,⁵ and with this object in view, he visited only the very best families, both at Upsala⁶ where he studied for the bar,⁷ and later on at Stockholm. At Upsala he always fraternised with the new arrivals⁸ that is to say, when they were members of aristocratic families and the freshers⁹ felt flattered by the advances¹⁰ made by the older man. In this way he formed many useful ties, which meant invitations to his friends' country houses during the summer.

The country houses were his happy hunting ground.¹¹ He possessed social talents, he could sing and play and amuse the ladies, and consequently he was a great favourite. He dressed beyond his means;¹² but he never borrowed money from any of his friends or aristocratic acquaintances. He even went to the length of¹³ buying two worthless shares¹⁴ and mentioning on every possible occasion that he had to attend a General Meeting of the shareholders.

1. Genius 有天才的人。
2. Stockholm, 地名。
3. Berth, 位置。
4. Means, 財產。

5. Marry money, 娶富有之女子。
6. Upsala, 地名。
7. Bar, 律師業。
8. New arrivals, 新入學之學生。

三

補 救

梁實秋譯 (根據英譯本)

(結婚集, 中華書局)

他在大學算是一個天才，沒有人懷疑他終有一天會出人頭地。但是經過考試以後，他不能不到斯托克霍姆去謀事。他的博士論文也只得展緩。他的志向很大，但是沒有家產，所以他決計要爲金錢而婚娶，抱定這個宗旨，所以他在學習法律之俄普沙拉及後來在斯托克霍姆，他專和那些財富的人家往來。在俄普沙拉的時候，遇有貴族子弟新入學校，他必多方交納，新來的學生覺得高級學生聯絡他們，也是很體面的事。因此他結識了許多有用的知交，到了夏天，他的朋友們就不免要請他到他們的別墅去玩玩。

鄉間別墅是他得意的用武之地。他善社交，他能唱，能彈琴，能應酬女人，當然人人歡喜他。他的衣服很考究，過於他經濟的力量；但是他從來沒有向他的朋友或貴族的熟人借過錢。他甚至於買了沒有價值的兩股股票，遇見機會，就向人說他要出席股東大會。

9. Freshers, 與 8 同。

10. Advances, 先行聯絡。

11. Hunting ground, 追逐之所; 用武之地。

12. Beyond his means, 在其財力之上。

13. To the length of ..., 甚至於。

14. Shares, 股票。

For two summers he had paid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to a titled lady¹ who owned some property, and his prospects² were the general topic, when he suddenly disappeared from high life and became engaged³ to a poor girl, the daughter of a cooper, who owned no property whatever.

His friends were puzzled and could not understand how he could thus stand in his own light.⁴ He had laid his plans so well, he had but to stretch out his hand and success was in his grasp: he had the morsel firmly stuck on his fork, it was only necessary for him to open his mouth and swallow it. He himself was at a loss⁵ to understand how it was that the face of a little girl whom he had met but once on a steamer could have upset all his plans of many years' standing.⁶ He was bewitched, obsessed.

He asked his friends whether they didn't think her beautiful?

Frankly speaking, they didn't.

"But she is so clever! Just look into her eyes! What expressive eyes she has!"

His friends could see nothing and hear less, for the girl never opened her lips.

But he spent evening after evening with the cooper's family; to be sure, the cooper was a very intelligent man! On his knees before her (a trick often practised at the country houses) he held her skeins of wool; he played and sang to her, talked about religion and the drama, and he always read acquiescence⁷ in her eyes. He wrote poetry about her and

1. Titled lady, 貴族女子。

2. Prospects, 前途。

3. Became engaged, 訂婚。

4. Stand in his own light, 自暴自棄。

足有兩個夏天，他對於一位擁有財產的貴族女人很厭了些殷勤，人人都在議論他的前途；他忽然從貴族生活裏退出去了，和一個窮女人訂了婚，那女人是一個毫無財產的桶匠的女兒。

他的朋友們很詫異，不懂他怎樣可以這樣的悖了自己的初衷。他設下的計劃很好，他只消伸出手去，成功自然會到他的掌裏來；他已經把一塊肉插在叉尖上了，只消張口吞下去就是。他自己也不了然，爲什麼在汽船上只見過一面的小女孩子會根本推翻他多年的計劃。他自己也莫明其妙，茫茫然。

他問他的朋友以爲她美否？

老實說，他們不以爲美。

「但是她很聰明哩！只看看她的眼睛！多麼有情啊！」

他的朋友們看不出什麼，更聽不出什麼，因爲這個女人從不開口。

但是他整晚整晚的在桶匠家裏消磨時光；實在講，桶匠是一個很有智識的人！他跪在她面前（這是他在別墅常行的慣技），他給她挑着一縷絨繩；他給她唱、彈琴、談宗教、談戲，他在她的眼中總可以看出滿足的神精。他寫關於她的詩，在她的龕前犧牲了他的榮

5. At a loss..., 不……

7. Acquiescence, 滿意。

6. Of many years' standing, 多年的。

sacrificed at her shrine his laurels,¹ his ambitious dreams, even his dissertation.

And then he married her.

The cooper drank too much at the wedding and made improper speech about girls in general. But the son-in-law found the old man so unsophisticated, so amiable, that he egged him on² instead of shutting him up.³ He felt at his ease among these simple folk; in their midst he could be quite himself.⁴

"That's being in love," said his friends. "Love is a wonderful thing."

* * *

4

THE LAST LESSON

By Alphonse Daudet

I started for school very late that morning and was in great dread of a scolding, especially because M. Hamel had said that he would question us on participles, and I did not know the first word about them. For a moment I thought of running away and spending the day out of doors. It was so warm, so bright! The birds were chirping at the edge of the woods; and in the open field back of the saw-mill the Prussian soldiers were drilling. It was all much more tempting than the rule for participles, but I had the strength to resist, and hurried off to school.

1. Sacrificed... laurels, 將他桂冠犧牲於她的龕前(意即他爲她犧牲他的榮譽)。

2. Egged him on, 慫恿。

譽、他的野心的夢、他的博士論文。

後來他娶了她。

結婚那天桶匠多喝了幾杯酒，發表了一篇關於一般女人的不相當的議論。但是女傭覺得老人很率真，很可親，所以鼓勵他講下去，不攔阻他。他覺得在這些頭腦簡單的人們中，是很坦然的，可以毫無拘束。

「這就是因為有了愛情」，他的朋友們說。「愛情是一件奇異的東西」。

* * *

四

最 後 一 課

胡 適 譯

(短篇小說第一集，亞東圖書館)

這一天早晨，我上學去，時候已很遲了，中心很怕先生要罵；況且昨天漢麥先生說過，今天他要考我們的動靜詞文法，我卻一個字都不記得了。我想到這裏，格外害怕，心想還是逃學去玩一天罷。你看天氣如此清明溫暖，那邊竹籬上兩個小鳥兒唱得怪好聽；野外田裏，普魯士的兵士正在操演。我看了，幾乎把動靜詞的文法都丟在腦後了。幸虧我膽子還小，不敢真個逃學，趕緊跑上學去。

3. Shutting him up, 停止他。

4. Quite himself, 很自適。

When I passed the town hall¹ there was a crowd in front of the bulletin-board.² For the last two years all our bad news had come from there—the lost battles, the draft,³ the orders of the commanding officer—and I thought to myself, without stopping:

“What can be the matter now?”

Usually, when school began, there was a great bustle, which could be heard out in the street,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of desks, lessons repeated in unison,⁴ very loud, with our hands over our ears to understand better, and the teacher's great ruler rapping on the table. But now it was all so still! I had counted on⁵ the commotion to get to my desk without being seen; but, of course, that day everything had to be as quiet as Sunday morning. Through the window I saw my classmates already in their places, and M. Hamel walking up and down with his terrible iron ruler under his arm. I had to open the door and go in before everybody. You can imagine how I blushed and how frightened I was.

But nothing happened. M. Hamel saw me and said very kindly:

“Go to your place quickly, little Franz. We were beginning without you.”

I jumped over the bench and sat down at my desk. Not till then, when I had got a little over my fright,⁷ did I see that our teacher had on his beautiful green coat, his frilled shirt, and the little black silk cap, all embroidered, that he never wore except on inspection and prize days.⁸ Besides, the whole school seemed so strange and solemn. But the

1. Town hall, 市政廳。

2. Bulletin board, 佈告板。

3. Draft, 遣發軍隊。

4. In unison, 同聲。

5. Counted on..., 靠託……

我走到市政廳前，看見那邊圍了一大羣的人，在那裏讀牆上的告示。我心裏暗想，這兩年我們的壞消息，敗仗哪，賠款哪，都在這裏傳來。今天又不知有什麼壞新聞了。我也無心去打聽，一口氣跑到漢麥先生的學堂。

平日學堂剛上課的時候，總有很大的響聲，門抽屜，關抽屜的聲音，先生鐵戒尺的聲音，種種響聲，街上也常聽得見。我本意還想趁這一陣亂響的裏面，混了進去。不料今天我走到的時候，裏面靜悄悄地一點聲音都沒有。我朝窗口一瞧，只見同班的學生都坐好了。漢麥先生拿着他那塊鐵戒尺，踱來踱去。我沒法，只好硬着頭皮，推門進去，臉上怪難爲情的。

幸虧先生還沒有說什麼，他瞧見我，但說：“孩子，快坐好！我們已要開講了，不等你了。”

我一跳跳上了我的座位，心還是拍拍的跳。坐定了，定睛一看，纔看出先生今天穿了一件很好看的暗綠袍子，挺硬的襯衫，小小的絲帽，這種衣服，除了行禮給獎的日子，他從不輕易穿起的。更可怪的，今天這全學堂都是肅靜無譁的。最可怪的，後邊那幾排

6. Before everybody, 在衆目昭彰之下。

7. Got...fright, 驚慌略定。

8. Inspection and prize days, 視察成績日及給獎日。

thing that surprised me most was to see, on the back benches that were always empty, the village people sitting quietly like ourselves; old Hauser, with his three-cornered hat,¹ the former mayor,² the former postmaster, and several others besides. Everybody looked sad; and Hauser had brought an old primer, thumbed³ at the edges, and he held it open on his knees with his great spectacles lying across the pages.

While I was wondering about it all, M. Hamel mounted his chair, and, in the same grave and gentle tone which he had used to me, said:

"My children, this is the last lesson I shall give you. The order has come from Berlin to teach only German in the schools of Alsace and Lorraine. The new master comes to-morrow. This is your last French lesson. I want you to be very attentive."

What a thunderclap these words were to me!

Oh, the wretches;¹ that was what they had put up at the town-hall!

My last French lesson! Why, I hardly knew how to write! I should never learn any more! I must stop there, then! Oh, how sorry I was for not learning my lessons, for seeking birds' eggs, or going sliding on the Saar!¹ My books, that had seemed such a nuisance a while ago, so heavy to carry, my grammar, and my history of the saints, were old friends now that I couldn't give up. And M. Hamel, too; the idea that he was going away, that I should never see him again, made me forget all about his ruler and how cranky he was.

1. Three-cornered hat, 三角式的帽。

3. Thumbed, 以指損污的。

2. Mayor, 縣長; 市長。

空椅子上，也坐滿了人，這邊是前任的縣官和郵政局長，那邊是赫叟那老頭子，還有幾位，我卻不認得了。這些人爲什麼來呢？赫叟那老頭子帶了一本初級文法書，攤在膝頭上，他那副闊邊的眼鏡也放在書上，兩眼睜睜的望着先生。我看這些人臉上都很愁的。

心中正在驚疑，只見先生上了座位，端端敬敬的開口道：

“我的孩子們，這是最末了的一課書了！昨天柏林（普國京城）有令下來說，阿色司和娜戀兩省，現在既已割歸普國，從此以後，這兩省的學堂，只可教授德國文字，不許再教法文了。你們的德文先生明天就到，今天是你們最末一天的法文功課了。”

我聽了先生這幾句話，就像受了雷打一般。

我這時纔明白，剛纔市政廳牆上的告示，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這就是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我的法文纔該打呢，我還沒學作法文呢。我難道就不能再學法文了？唉，我這兩年爲什麼不肯好好的讀書？爲什麼卻去捉鴿子、打木球呢？我從前最討厭的文法書、歷史書，今天都變了我的好朋友了。還有那漢麥先生也要走了，我真有點捨不得他。他從前那副鐵板的面孔，厚沈沈的戒尺，我都忘記了。只是可憐他。

4. Wretches, 可憐蟲。

5. Saar, 河名。

Poor man! It was in honor of¹ this last lesson that he had put on his fine Sunday clothes, and now I understood why the old men of the village were sitting there in the back of the room. It was because they were sorry, too, that they had not gone to school more.

While I was thinking of this, I heard my name called. It was my turn² to recite. But I got mixed up³ on the first words and stood there, holding on to my desk, my heart beating, and not daring to look up. I heard M. Hamel say to me:

"I won't scold you, little Franz; you must feel bad⁴ enough. See how it is! Everyday we have said to ourselves: 'Bah! I've plenty of time. I'll learn it to-morrow.' And now you see where we've come out."

Then, from one thing to another, M. Hamel went on to talk of the French language, saying that it was the most beautiful language in the world—the clearest, the most logical; that we must guard it among us and never forget it, because when a people are enslaved, as long as they hold fast to their language it is as if they had the key to their prison. Then he opened a grammar and read us our lesson. I was amazed to see how well I understood it. All he said seemed so easy, so easy! I think, too, that I had never listened so carefully, and that he had never explained everything with so much patience. It seemed almost as if the poor man wanted to give us all he knew before going away, and to put it all into our heads at one stroke.⁵

1. In honor of, 尊重。

3. Mixed up, 糊塗; 紊亂。

2. My turn, 輪值我。

原來他因為這是末了一天的功課，纔穿上那身禮服。原來後面空椅子上那些人，也是捨不得他的。我想他們心中也在懊悔從前不曾好好學些法文，不曾多讀些法文的書。咳，可憐得很！

我正在癡想，忽聽先生叫我的名字，問我動靜詞的變法。我站起來，第一個字就回錯了。我那時真羞愧無地，兩手撐住桌子。低了頭不敢擡起來。只聽得先生說道：

“孩子，我也不怪你。你自己總夠受了。天天你們自己騙自己的說，‘這算什麼？讀書的時候多着呢。明天再用功還怕來不及嗎？’如今呢？你們自己想想看，你總算是一個法國人，連法國的語言文字都不知道。”

先生說到這裏，索性演說起來了。他說我們法國的文字怎麼好，說是天下最美、最明白、最合論理的文字。他說我們應該保存法文，千萬不要忘記了。他說，現在我們總算是爲人奴隸了。如果我們不忘我們祖國的言語文字，我們還有翻身的日子。先生說完了，翻開書講今天的文法課，說也奇怪，我今天忽變聰明了，先生講的，我句句都懂得。先生也用心細講，就像他恨不得把一生的學問今天都傳給我們。

4. Feel bad, 覺得難堪。

5. At one stroke, 一舉。

After the grammar, we had a lesson in writing. That day M. Hamel had new copies for us, written in a beautiful round hand:¹ France, Alsace, France, Alsace. They looked like little flags floating everywhere in the school-room, hung from the rod at the top of our desks. You ought to have seen how every one set to work, and how quiet it was! The only sound was the scratching of the pens over the paper.

Whenever I looked up from my writing I saw M. Hamel sitting motionless in his chair and gazing first at one thing, then at another, as if he wanted to fix in his mind just how everything looked in that little school-room. Fancy! For forty years he had been there in the same place, with his garden outside the window and his class in front of him, just like that. Only the desks and benches had been worn smooth; the walnut-trees in the garden were taller, and the hop-vine that he had planted himself twined about the windows to the roof. How it must have broken his heart to leave it all, poor man; to hear his sister moving about in the room above, packing their trunks! For they must leave the country next day.

But he had the courage to hear every lesson to the very last. After the writing, we had a lesson in history, and then the babies chanted their *ba, be, bi, bo, bu*. Down there at the back of the room old Hauser had put on his spectacles and, holding his primer in both hands, spelled the letters with them. You could see that he, too, was crying; his voice trembled with emotion, and it was so funny to hear him that we all wanted to laugh and cry. Ah how well I remember

1. Written ... hand, 寫得圓整。

文法講完了，接着就是習字。今天習字的本子也換了，先生自己寫的好字，寫着“法蘭西”，“阿色司”，“法蘭西”，“阿色司”四個大字，放在桌上，就像一面小小的國旗。同班的人個個都用心寫字，一點聲息都沒有，但聽得筆尖在紙上颼颼的響。

我一面寫字，一面偷偷的擡頭瞧瞧先生，只見他端坐在上面，動也不動一動。兩眼瞧瞧屋子這邊，又瞧瞧那邊。我心中怪難過。暗想先生在此住了四十年了，他的園子就在學堂門外，這些檯子凳子都是四十年的舊物。他手裏種的胡桃樹，也長大了。窗子上的朱籐，也爬上屋頂了。如今他這一把年紀，明天就要離去此地了。我彷彿聽見樓上有人走動，想是先生的老妹子在那邊收拾箱籠。我心中真替他難受。

先生卻能硬着心腸把一天功課一一做去，寫完了字，又教了一課歷史。歷史完了，便是那班幼稚生的拼音。坐在後面的赫叟那老頭兒，戴上了眼鏡，也跟着他們拼那 ba, be, bi, bo, bu (巴, 卑, 比, 波, 布)。我聽他的聲音也哽咽住了，很像哭聲。我們聽了又好笑，又要替他哭。這一回事，這末了一天的功課，我一輩子也不會

it, that last lesson!

All at once the church-clock struck twelve. At the same moment the trumpets of the Prussians, returning from drill, sounded under our windows. M. Hamel stood up, very pale, in his chair. I never saw him look so tall

"My friends," said he, "I—I—" But something choked him. He could not go on.

Then he turned to the blackboard, took a piece of chalk, and, bearing on¹ with all his might, he wrote as large as he could:

"Long Live France!"

Then he stopped and leaned his head against the wall, and, without a word, he made a gesture to us with his hand:

"School is dismissed—you may go."

* * *

5

LORD CHESTERFIELD'S LETTERS

TO HIS SON

Dear Boy,

Although I employ¹ so much of my time in writing to you, I confess, I have my doubts whether it is to any purpose.² I know how unwelcome advice generally is. I know that those who want it most, like it least, and I know, too, that the advice of parents, more particularly, is ascribed to the moroseness, the imperiousness, or the garrulity of old age.

1. Bearing on, 照顧着。

2. To any purpose, 有何效果。

忘記的。

忽然禮拜堂的鐘敲了十二響。遠遠地聽得喇叭聲，普魯士的兵操演回來，踏踏踏踏的走過我們的學堂。漢麥先生立起身來，面色都變了，開口道：

“我的朋友們，我……我……”先生的喉嚨哽住了，不能再說下去。

他走下座，取了一條粉筆，在黑板上用力寫了三個大字：

“法蘭西萬歲。”

他回過頭來，擺一擺手，好像說：

“散學了，你們去罷。”

* * *

五

拆斯忒飛伯爵家書

孟憲承譯

(英文雜誌 第三卷)

愛兒鑒：

余每寄兒書。費時不少。然不知吾言果有效否。吾知規勸常不受歡迎。且最需人規勸者。乃最不喜聽受者也。吾又知父母之規勸。人常以爲出於老年之狂悖多口而不肯聽也。然余固自誇。

But then, on the other hand, I flatter¹ myself that as your own reason, though too young as yet to suggest much to you of itself, is, however, strong enough to enable you both to judge of and receive plain truths. I flatter myself (I say) that your own reason, young as it is, must tell you that I can have no interest but² yours in the advice I give you; and that, consequently, you will at least weigh and consider it well; in which case, some of it will, I hope, have its effect . . .

I have so often recommended to you attention and application to whatever you learn, that I do not mention them now as duties; but I point them out to you as conducive, nay,³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your pleasures; for can there be a greater pleasure than to be universally allowed to excel those of one's own age and manner of life? And, consequently, can there be anything more mortifying than to be excelled by them? In this latter case, your shame and regret must be greater than anybody's, because everybody knows the uncommon care which has been taken of your education, and the opportunities you have had of knowing more than others of your age. I do not define the application which I recommend singly to the view and emulation of excelling others (though that is a very sensible pleasure and a very warrantable pride); but I mean likewise to excel in the thing itself: for, in my mind, one may as well not know a thing at all, as know it but imperfectly. To know a little of anything gives neither

1. Flatter, 自誇。

2. But, 除去。

以爲吾兒縱年幼。不能自得理解。苟聞明白之真理。當能辨別而聽受之。余誠自誇。以爲兒所有之理解。已能詔兒以吾之所以諄諄者。非有他故。乃專爲兒益也。則兒雖不能盡聽。至少亦必衡量而省察之。如是則吾猶可望其言之或有幾分效力也……

余所常誥兒者。無論何種學問。皆須專心致志。精勤黽勉以求之是也。吾謂此不但兒之本務。亦爲兒快樂上所必需。吾人之快樂有大於受人稱許爲同年同儕中之最優者乎。反是則吾人之羞恥孰有過於學問不若人者乎。使兒不若人。則兒之羞恥更甚。蓋人皆知兒所受之教養。與所得之機會。均勝於常人子弟也。顧余所謂優勝者。非僅勝人之謂。(勝人固亦可喜之樂。可許之驕矜。)余謂當優勝於學問之中也。夫學而不精。不如勿學。一知半解。既無快足之心。復無美滿之譽。適足以見笑而自玷耳。詩人蒲伯

satisfaction nor credit;¹ but often brings disgrace or ridicule. Mr. Pope says very truly,

“A little knowledge is a dangerous thing;
Drink deep, or taste not the Pierian spring.”

Let me, therefore, most earnestly recommend to you to hoard up, while you can, a great stock of knowledge; for though during the dissipation of your youth, you may not have occasion to spend much of it; yet you may depend upon it, that a time will come when you will want it to maintain³ you. Public granaries are filled in plentiful years; not that it is known that the next, or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year will prove a scarce one;⁴ but because it is known, that, sooner or later, such a year will come, in which the grain will be wanted....

Do not imagine that the knowledge, which I so much recommend to you, is confined to books, pleasing, useful and necessary as that knowledge is: but I comprehend in it the great knowledge of the world, still more necessary than that of books. In truth, they assist one another reciprocally; and no man will have either perfectly, who has not both. The knowledge of the world is only to be acquired in the world, and not in a closet. Books alone will never teach it you; but they will suggest many things to your observation, which might otherwise escape you; and your own observations upon mankind, when compared with those which you will find in books, will help you to fix the true point⁵.... Adieu.

1. Credit, 好譽。

2. Pierian spring, 知識之源。

3. Maintain, 維持。

4. Scarce one 荒年。

有言。

識小多危險。

思泉勿淺嘗。

故余勸兒潛心積學。少年時雖未必有用處。然終有一日欲恃此以生也。不觀夫公共之穀倉乎。豐年積儲。倉爲之滿。非謂翌年或後年之必有饑饉也。知凶年之終有一日至而早爲之備耳……

毋謂吾所指之學識。乃限於書冊之中。書冊中所得之知識。誠足以娛人。足以致用。而爲人生之所不可缺。顧吾所謂知識。乃包括世界知識而言。此較書冊知識爲尤要。實則二者亦交相爲用。不兼其二。則不能全其一也。世界知識當求之於世界。不能得之於斗室之內。亦不能獨求之於書冊之中。書冊惟指示人所易忽之事理。而導之使觀察耳。誠取自己之觀察。與書冊之所指示而比較之。則庶幾可得其真點矣。…… 惟努力自愛。

6

WHY AMERICA WENT TO WAR

By Woodrow Wilson

On the third of February last I officially laid before you the extraordinary announcement of the Imperial German Government that¹ on and after the first day of February it was its purpose to put aside all restraints of law or of humanity and use its submarines to sink every vessel that sought to approach either the port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or the western coasts of Europe or any of the ports controlled by the enemies of Germany within the Mediterranean. That had seemed to be the object of the German submarine warfare earlier in the war, but since April of last year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had somewhat restrained the commanders of its undersea craft in conformity with² its promise then³ given to us that¹ passenger boats should not be sunk and that due warning would be given to all other vessels which its submarines might seek to destroy, when no resistance was offered or escape attempted, and care taken⁵ that their crews were given at least a fair chance to save their lives in their open boats. The precautions taken were meager and haphazard enough, as was proved in distressing instance after instance in the progress of the cruel and unmanly business, but a certain degree of restraint was observed. The new policy has swept every restriction aside. Vessels of every kind, whatever their flag, their

1. That 以下至句末是 announcement 的內容。

2. In conformity with, 遵照。

3. Then 當時。

六

美國對德宣戰之理由

蔣 夢 麟 譯

(美總統威爾遜參戰演說,商務印書館)

二月三日余曾親至國會，正式宣布日耳曼帝國政府可驚之通告，謂二月一日以後，帝國政府將置法律人道於不顧，凡船隻之駛往大不列顛及愛爾蘭或西歐海岸者，或駛往在地中海中與德為敵國之海口者，德國將用潛水艇一一擊沈之。此種潛水艇政策，於戰爭之初，德國似已有實行之意。但自去年四月以來，帝國政府欲踐其所許我之信約，曾稍稍限制其潛水艇將領之活動。凡屬載客之船，不加攻擊。其他船隻如不施抵抗，不圖逃遁，則必預先發警告或先救水手之生命而後擊毀之。雖其保護商船之辦法，未甚妥當，殘忍不人道之舉動，亦時有所聞；然尚知限制，不至趨於極點。若以現在之新政策而論，一切限制將掃除一空。凡各種船隻不論其旗幟之國別，不顧其性質與貨物之種類，不問

4. That 以下是 promise 的內容。

5. Care taken ... 與上文 warning ... given 並行。

cargo, their destination, their errand, have been ruthlessly sent to the bottom without warning and without thought of help or mercy for those on board, the vessels of friendly neutrals along with those of belligerents. Even hospital ships and ships carrying relief to the sorely bereaved and stricken people of Belgium, though the latter were provided with safe conduct¹ through the prescribed areas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 itself and were distinguished by unmistakable marks of identity,² have been sunk with the same reckless lack of compassion or of principle.

It is a war against all nations. American ships have been sunk, American lives taken, in ways which it has stirred us very deeply to learn of,³ but the ships and people of other neutral and friendly nations have been sunk, and overwhelmed in the waters in the same way. There has been no discrimination. The challenge is to all mankind. Each nation must decide for itself how it will meet⁴ it. The choice we make for ourselves must be made with a moderation of counsel⁵ and a temperateness of judgment⁶ befitting our character and our motives as a nation. We must put excited feeling⁷ away. Our motive will not be revenge or the victorious assertion of the physical might of the nation, but only the vindication of right, of human right, of which we are only a single champion.

With a profound sense of the solemn and even tragical character of the step I am taking and of the grave responsibilities which it involves, but in unhesitating obedience to

1. Safe conduct 安全駛行。

3. Learn of, 知悉。

2. Mark of identity, 標誌。

4. Meet, 應付。

其駛往之終點，均遭擊沈。既不先發警告，又復不救生命。敵國友邦，同遭劫運。甚至醫院船隻駛往比國，拯救倒懸之比民者，亦被擊沈。雖有顯明之標誌，有在日耳曼政府所規定界線內行駛之護照，亦歸無效。如此行爲，既忘正義，復無惻隱之心。殘害人道，於此已極。

德國潛水艇政策，非徒與商務爲敵，實與人類爲敵。德國此舉實與全世界宣戰。美國船隻之被擊沈者，生命之被損失者，不知凡幾。其他中立國之船隻及人民之同遭此禍者，較吾美爲尤甚。不論中立與交戰，友邦與敵國，均一律以敵人視之。此種政策實與人類宣戰。各國當自定政策以對付之。吾人亦自有政策。然所擇之政策必出之於中和之商榷，冷靜之判斷，適合本國之國性與目的者。勿以感情用事。吾人之目的不在復讎，亦不在強權制勝。不過使人類之公道不爲暴行所湮沒。

今余服從憲法，盡吾重大之責任，戰戰兢兢，小心翼翼，出此傷心之一途。余謹告諸君，以國會名義作宣

5. Moderation of counsel, 緩和的商榷。

靜的判斷。

7. Exhited feeling, 熱烈的感情。

6. Temperateness of judgment, 冷

what I deem my constitutional duty,¹ I advise that the Congress declare the recent course of the Imperial German Government to be in fact nothing less than war against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it formally accept the status of belligerent² which has thus been thrust upon it; and that it take immediate steps not only to put the country in a more thorough state of defense but also to exert all its power and employ all its resources to bring the Government of the German Empire to terms³ and end the war.

We have no quarrel with the German people. We have no feeling toward them but one of sympathy and friendship. It was not upon their impulse that their Government acted in entering this war. It was a war determined upon as wars used to be determined upon in the old, unhappy days when peoples were nowhere consulted by their rulers and wars were provoked and waged in interest of dynasties or of little groups of ambitious men who were accustomed to use their fellow men as pawns and tools. Self-governed nations do not fill their neighbor states with spies or set the course of intrigue to bring about⁴ some critical posture of affairs⁵ which will give them an opportunity to strike⁶ and make conquest. Such designs can be successfully worked out only under cover⁷ and where no one has the right to ask questions. Cunningly contrived plans of deception or aggression, carried, it may b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can be worked out and kept from the light only within the privacy of courts⁸

1. 此句自句首 With 至 duty 非主句；
全句中的主句是 I advise... (此
種句法易使聽衆注意於全句之要旨，

故宜於演說一類的文字)。

2. Accept... 與上文 declare... 並行。

3. Bring... to terms, 使……就範。

告曰，帝國政府實際上已對合衆國政府及人民宣戰。美國國會正式承認美國已居交戰團體之地位，且言明因被迫而出此，並即行預備一切；非惟使本國得完備之防禦，且將極其所能以全國之人力富源，降服日耳曼帝國政府，而消滅此次之戰爭。

吾人與德國人民一無所爭執。除友誼親愛兩者外，別無他種感情。德國政府開歐戰之端，非其國民之公意。宣戰之初，國民既未與聞，亦未贊同。故此次之戰爭，實與舊日君主及少數人權利之戰爭以民命爲器械未得人民之同意者相同。武人專制之國豢養多數之偵探，棋布於鄰國之境，醞釀奸計藉起戰端，俾利用時機以重兵壓鄰境。黑幕之中，密行佈置。人民不敢聞問；暴力肆其所欲。貪謀所蓄，竟或傳至世世子孫。朝廷內幕，祕而弗宣，人民莫或能知之。若民治之國則不然

4. Bring about, 致成。

5. Critical posture of affairs, 危急的情勢。

6. Strike, 戰爭。

7. Under cover, 掩護之下。

8. Courts, 朝廷。

or behind the carefully guarded confidences of a narrow and privileged class. They are happily impossible where public opinion commands and insists upon ful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all the nation's affairs.

A steadfast concert¹ for peace can never be maintained except by a partnership of democratic nations. No autocratic government could be trusted to keep faith² within it or observe³ its covenants. It must be a league of honor, a partnership of opinion. Intrigue would eat its vitals away; the plottings of inner circles who could plan what they would and render account⁴ to no one would be a corruption seated at its very heart. Only free peoples can hold their purpose and their honor steady to a common end and prefer the interests of mankind to any narrow interest of their own.

One of the things that has served to convince us that the Prussian autocracy was not and could never be our friend is that from the very outset of the present war it has filled our unsuspecting communities and even our offices of government with spies and set criminal intrigues everywhere afoot against our national unity of counsel, our peace within and without, our industries and our commerce.

Indeed, it is now evident that its spies were here even before the war began; and it is unhappily not a matter of conjecture, but a fact proved in our courts of justice⁵ that the intrigues which have more than once come perilously near to disturbing the peace and dislocating the industries of the country have been carried on⁶ at the instigation, with

1. Steadfast concert, 團結。

3. Observe, 遵守。

2. Keep faith, 守信。

4. Render account, 告知。

輿論勢力足使政府公布其一切之政策。政既公開，公道自顯。

苟非以平民之國互相結合，永久和平必難保持。貴族政府必無信義。難與言和平之道。知榮譽，重輿論，然後和平乃保。此必有待乎和平之政府。祕密爲政，和平之蠱賊。內幕之詭謀，敗政之中心。此恆見乎貴族之政府。惟自由之民族始能愛共同之榮譽，與世界抱同一宗旨，視人類之利益，較一國之利益爲尤要。

普魯士貴族必不能爲吾國之友。戰爭之初，德國卽派遣奸細布滿我美全國。社會及政府各機關中，德國偵探在在皆是。希圖破壞我國之工業，阻撓我國之商務，擾亂我國之和平。

德國之偵探，於歐戰之前，已散布我國。證據確鑿，無可詭辯。其種種行爲幾乎破壞我國實業，擾亂我國

5. Courts of justice, 法庭。

6. Carried on, 進行。

the support¹, and even under the personal direction of official agents of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accredited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Even in checking these things and trying to extirpate them we have sought to put the most generous interpretation possible¹ upon them because we knew that their source lay, not in any hostile feeling or purpose of the German people toward us (who were no doubt as ignorant of them as we ourselves were), but only in the selfish designs of a Government that did what it pleased and told its people nothing. But they have played their part² in serving to convince us at last that Government entertains no real friendship for us and means to act against our peace and security at its convenience. That it means to stir up enemies against us at our very doors³ the intercepted note to the German Minister at Mexico City is eloquent evidence.⁴

We are accepting this challenge of hostile purpose because we know that in such a government, following such methods, we can never have a friend; and that in the presence of its organized power, always lying in wait⁵ to accomplish we know not what purpose, there can be no assured security⁶ for the democratic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We are now about to accept gage of battle with this natural foe to liberty⁷ and shall, if necessary, spend the whole force of the nation to check and nullify its pretensions and its power. We are glad, now that we see the facts with no veil of false pretense⁸ about them, to fight thus for the ultimate peace of the world and for the liberation of its peoples, the German

1. Most... possible, 盡量曲宥。

之前。

2. Played their parts, 盡他們的職務。

4. Eloquent evidence, 顯著的證據。

3. At our very doors, 即在我國門戶

治安者，且爲駐美國政府代表所主持。此非臆說，有法庭之事實可爲證也。吾人於取締此種種動作時，尙爲德國曲宥。蓋此種行爲實出於德政府之少數人私心行事，德國人民不知之。然德政府蔑視我國友誼，擾亂我國治安之舉動，已顯然矣。彼行文駐墨西哥公使，意欲嗾使鄰國發難於我國門戶之前。今事已洩漏，更足證其奸謀之實矣。

德國與我爲敵，吾人亦當之而弗辭，若爾政府，決不能爲我之友。其詭謀隱伏，待機而動，吾人不知其抱何宗旨。詐道橫行，置世界平民政治於危險地位。吾人將與自由之蝨賊開戰，實迫處此；滅此詐道，雖犧牲全國之能力，亦所勿惜。今吾人已揭其內幕之真相，欣然從事，爲世界最後之和平與夫民族之自由而戰，亦爲德

5. Lying in wait, 埋伏以圖狙擊。

仇敵(指德政府)。

6. Security, 保障。

8. With ... pretense, 無掩飾之物。

7. Natural foe to liberty, 自由的天然

peoples included: for the rights of nations great and small and the privilege of men everywhere to choose their way of life and of obedience. *The world must be made safe for democracy*. Its peace must be planted upon the tested foundations¹ of political liberty. We have no selfish ends to serve. We desire no conquest, no dominion. We seek no indemnities for ourselves, no material compensation for the sacrifices we shall freely make. We are but one of the champions of the rights of mankind. We shall be satisfied when those rights have been made as secure as the faith and the freedom of nations can make them.

It will be all the easier for us to conduct ourselves as belligerents in a high spirit² of right and fairness because we act without animus, not in enmity toward a people or with the desire to bring any injury or disadvantage upon them, but only in armed opposition to an irresponsible government which has thrown aside all considerations of humanity and of right and is running amuck. We are, let me say again, the sincere friends of the German people, and shall desire nothing so much as the early reestablishment of intimate relations of mutual advantage between us—however hard it may be for them, for the time being,³ to believe that this is spoken from our hearts. We have borne¹ with their present government through all these bitter months because of that friendship—exercising a patience and forbearance which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impossible. We shall, happily, still have an opportunity to prove that friendship in our daily attitude and actions toward the millions of men

1. Tested foundations. 經試驗的基礎

2. High spirit, 濃厚的興味。

國人民之自由而戰。國無大小，民無強弱，凡爲國家公權所關，民族自由所繫者，均仗此一戰，以保正道，以求世界平民主義之安全。和平之基礎在政治自由。吾人一無私意存乎其間。既無并吞他人之思想，更無凌辱他國之意思。既不求賠款，復不思物質上之報施。慷慨赴義，不圖酬報。吾人惟欲作人類公權之保護者而已。苟能達此目的，吾人之志願已償，復何所他求。

吾人加入交戰團體，以公平正義爲前提，絕無仇恨之心。亦不欲加禍於人國。但以武裝反對一不負責任，不顧人道之政府而已。吾人爲德國人民之好友，甚願早日息爭，重敦舊交。彼雖未能一時信吾之真意，然吾人之言實出由衷。吾人在此數月之中，對於德國政府一再忍耐，無他，爲其國民之友誼耳。吾人於日常交際之中，對於萬千德產人民敦睦如舊。而彼日居吾人之

3. For the time being, 目前。

4. Borne, 忍耐。

and women of German birth¹ and native sympathy who live amongst us and share our life, and we shall be proud to prove it toward all who are in fact loyal to their neighbors² and to the Government in the hour of test.³

It is a distressing and oppressive duty, Gentlemen of the Congress, which I have performed in thus addressing you. There are, it may be, many months of fiery trial and sacrifice ahead of us. It is a fearful thing to lead this great peaceful people into war, into the most terrible and disastrous of all wars, civilization itself seeming to be in the balance.⁴ But the right is more precious than peace, and we shall fight for the things which we have always carried nearest our hearts⁵—for democracy, for the right of those who submit to authority to have a voice⁶ in their own governments, for the rights and liberties of small nations, for a universal dominion of right by such a concert of free peoples as⁷ shall bring peace and safety to all nations and make the world itself at last free. To such a task we can dedicate our lives and our fortunes, everything that we are and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with the pride of those who know that the day has come when America is privileged to spend her blood and her might for the principles that gave her birth⁸ and happiness and the peace which she has treasured. God helping her,⁹ she can do no other.

1. Men... birth, 德產美人。

2. Neighbors, 鄰國。

3. In... test, 在此測驗時期。

4. In the balance, 安危不定。

5. Carried... hearts, 最愛的。

6. Have a voice, 有政權。

社會中，亦能交好鄰里，效忠政府，此足以證兩方面之友誼也。

國會諸君，余作此宣言，余心中實抱無窮之痛苦。惟責任所在，不得不出此一策。遙望前程，知艱苦之日正長。吾人所當犧牲之事業亦正多。導我素愛和平之大國民而入此最猛烈之戰爭，豈所樂爲哉。以文明之命運，有藉乎此，不得不然耳。公道之價值較和平爲尤大。吾人當爲平民正義而戰，使屈於強權之下者，得伸其所素願，參與國政；小國之公權自由，藉以保全；聯合自由之民族，造成一正義之大同世界。則國無大小，咸與昇平，世界或自此而長保自由矣。犧牲吾人之生命財產，作此莫大之紀念。灑吾熱血，用吾權力，爲正道和平作保障，豈不幸甚。上帝其佑吾美乎。吾美捨此道其奚由。

7. As, 見第二章, 10。

之原則(美國爲自由而革命,故云)。

8. Principles... birth, 美國所由產生

9. God helping her, 願上帝佑吾美。

7

THE SCHOOL FOR SCANDAL

By R. B. Sheridan

ACT FIRST

Scene I

Lady Sneerwell's Dressing Room

Lady Sneerwell discovered at her toilet; Snake drinking chocolate.

Lady Sneer. The paragraphs,¹ you say, Mr. Snake, were all inserted?²

SNAKE. They were, madam; and, as I copied them myself in a feigned hand, there can be no suspicion whence they came.

Lady Sneer. Did you circulate the report of Lady Brittle's intrigue with Captain Boast all?

SNAKE. That's in as fine a train³ as your ladyship could wish. In the common course of things, I think it must reach Mrs. Clackitt's ears within four-and-twenty hours; and then, you know, the business is as good as done.¹

Lady Sneer. Why, truly, Mrs. Clackitt has a very pretty talent, and a great deal of industry.

1. Paragraphs, 指新聞。

2. Inserted, 登入。

七

造 謠 學 校

伍光建 譯 (新月書店)

第 一 幕

第一場 在司夫人家裏

(司夫人坐在梳妝台旁邊；司耐克喝着諸古律茶。)

司夫人 司先生，你說那兩段新聞已經登了報麼？

司耐克 夫人，已經登報了；原是我作假筆迹親手抄的，無人能疑心是從那裏來的。

司夫人 你會遍散謠言，說畢夫人同坡大佐的密謀麼？

司耐克 我一切都布置好了，能如夫人的心願。按常理說，二十四點鐘之內，總要吹到柯太太的耳朵裏；夫人是曉得的，只要柯太太聽見了，隨後人人都曉得了。

司夫人 可不是，柯太太是很有本領的人，又很勤的。

In ... train, 有秩序；井井有條。

4. Done, 完工(意即人家都知道)。

Snake. True, madam, and has been tolerably successful in her day. To my knowledge, she has been the cause of six matches¹ being broken off, and three sons being disinherited; of four forced elopements, and as many close confinements;² nine separate maintenance,³ and two divorces. Nay, I have more than once traced her causing a tête-à-tête⁴ in the Town and Country Magazine, when the parties, perhaps, had never seen each other's face before in the course of their lives.

Lady Sneer. She certainly has talents, but her manner is gross.

Snake. 'Tis very true. She generally designs⁵ well, has a free tongue and a bold invention;⁶ but her coloring is too dark, and her outlines often extravagant. She wants that delicacy of tint, and meekness of sneer, which distinguish your ladyship's scandal.

Lady Sneer. You are partial,⁷ Snake.

Snake. Not in the least; everybody allows that Lady Sneerwell can do more with a word or look than many can with the most labored detail,⁸ even when they happen to have a little truth on their side to support it.

1. Matches, 配偶。

2. Close confinements, 嚴厲監禁。

3. Separate maintenance, 夫婦分居。

4. tête-à tête, 密談情話。

司耐克 夫人，是的，她總算是一位造謠言的好手，辦得很有成效。我來算算看，她打散過六次婚姻；令三個人不能承繼家產；強逼四位小姐偷嫁人；四位小姐被禁在家；令九家夫婦分居；令兩家人離婚。我還曉得她在報上登過男女兩人對面密談，其實這兩個人，一生都未見過面。

司夫人 她真有本事，可惜人太粗些。

司耐克 的確是這樣——她的策劃很好，既好搖舌，又有膽子製造；可惜她說得太過火，過於失實。她所缺的是輕描淡寫工夫。誣讒人要誣讒得有味，夫人造謠言，卻有這種特長。

司夫人 司耐克，你這是奉承我的話。

司耐克 並不奉承——人人都說司夫人誣讒人並不費事，只要說一句話，看一眼就夠了，別人造謠言，雖還有多少事實作根據，造出許多詳細情形來，也還趕不上夫人你那一句一眼的力量。

5. Designs, 設計；策劃。

6. Invention, 造謠。

7. Partial, 私心(此處作‘恭維’解)。

8. Most labored detail, 煞費經營編成的細節。

Lady Sneer. Yes, my dear Snake; and I am no hypocrite to deny the satisfaction I reap from the success of my efforts. Wounded¹ myself, in the early part of my life, by the envenomed tongue of slander. I confess I have since known no pleasure equal to the reducing others to the level of my own reputation.

.....
Enter Joseph Surface, Maria

Enter Servant

Ser. Madam, Mrs. Candour is below, and, if your ladyship's at leisure, will leave her carriage.

Lady Sneer. Beg her to walk in. — (*Exit Servant.*) Now, Maria, here is a character² to your taste; for, though Mrs. Candour is a little talkative, everybody allows her to be the best-natured and best sort of woman.

Mar. Yes, with a very gross affectation of good nature and benevolence, she does more mischief than the direct malice of old Crabtree.

Jos. Surf. I' faith that's true, Lady Sneerwell: Whenever I hear the current³ running against the characters of my friends, I never think them in such danger as when Candour undertakes their defense.

1. Wounded, 受害。

2. Character, 人物。

司夫人 司先生，是的；我一出力就收效果，令我滿意，我不瞞你，我是承認的。我少年的時候，受過謠言的害，我老實對你說，從此以後，我專以造謠言爲樂，我要把人拖下來，要他們同我一樣的受被人誣讒損失名譽的害。

.....

(約瑟，瑪理上)

.....

(僕人上)

僕 夫人，甘太太在樓下，夫人若有工夫見她，她就下車。

司夫人 請。——(僕人下)——瑪理，這位甘太太合你的口味；因爲甘太太雖是太喜歡說話，人人都說她好脾氣，是頂好的一個女人。

瑪 是的，——假裝好脾氣，假裝善良，她間接的傷人，比刻先生的直接傷人還厲害些。

約 司夫人，這是很確的；我一聽見潮流是反對我的朋友們，我一曉得是甘太太替他們辯護，他們的危險更大。

Lady Sneer. Hush!—here she is!

Enter Mrs. Candour

Mrs. Can. My dear Lady Sneerwell, how have you been this century¹?—Mr. Surface, what news do you hear?—though indeed it is no matter, for I think one hears nothing else but scandal.

Jos. Surf. Just so, indeed, ma'am.

Mrs. Can. Oh, Maria! child,—what, is the whole affair off between you and Charles? His extravagance, I presume—the town talks of nothing else.²

Mar. I am very sorry, ma'am, the town has so little to do.

Mrs. Can. True, true, child: but there's no stopping people's tongues. I own I was hurt³ to hear it, as I indeed was to learn, from the same quarter, that your guardian, Sir Peter, and Lady Teazle have not agreed lately as well as could be wished.

Mar. 'Tis strangely impertinent for people to busy themselves so.

Mrs. Can. Very true, child: but what's to be done? People will talk—there's no preventing it. Why, it was but yesterday I was told that Miss Cadabout had eloped with Sir Filigræe Flirt. But, Lord! there's no minding⁴ what one hears; though, to be sure, I had this from very good authority.⁵

1. This century, 這幾天。

事(意即專講這件事)。

2. Talks of *nothing* else, 不講別的

3. Hurt 難受。

司夫人 不要說了，她來了。

(甘太太上)

甘 司夫人，你這幾天好呀！薛先生？你有什麼新聞呀？——新聞也不相干，因為我們聽的都是謠言。

約 太太，可不是。

甘 瑪理，好孩子——你同查理的事體怎麼樣啦？你們兩個人散了嗎？我猜是因為他太過浪費了——此地人談的都是這件事。

瑪 是麼！此地的人無別的事作。只是說短論長，我替他們難過。

甘 好孩子，你說得對；我們有什麼法子攔住他們不說話呢？我承認我聽了很難過，我又聽見你的保傅提爵士新近同提夫人很不對，我聽了也是很難受的。

瑪 世人這樣好管閑事，真是太過無禮了。

甘 好孩子，可不是；但是有什麼法呢？人是要說話的——無法攔阻他們；我昨天才聽見說加小姐同斐爵士私奔了——我們聽的話原不足信；但是我聽的話，都是很靠得住的人告訴我的。

4. No minding, 無關緊要。

5. Very good authority, 很可靠的來源。

- Mar. Such reports are highly scandalous.
- Mrs. Can. So they are, child—shameful! shameful! But the world is so censorious, no character escapes.¹ Lord, now who would have suspected your friend, Miss Prim, of an indiscretion? Yet such is the ill nature of people, that they say her uncle stopped her last week, just as she was stepping into the York Mail² with her dancing master.
- Mar. I'll answer for³ it, there are no grounds⁴ for that report.
- Mrs. Can. Ah, no foundation in the world, I dare swear; no more, probably, than for the story circulated last month, of Mrs. Festino's affair with Colonel Cassino—though, to be sure, that matter was never rightly cleared up.⁵
- Jos. Surf. The license of invention some people take is monstrous indeed.

* * *

8

EXPLORING THE SECRETS OF PERSEPOLIS⁶

By Charles Breasted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Vol. LXIV,
October 1934)

Not only have amazing works of ancient art been found, but Dr. Ernest E. Herzfeld, Field Director of the

1. No character escapes, 無人能避
免人家的批評。

2. York Mail 火車名。
3. Answer for, 保證。

- 瑪 這種話都是謠言。
- 甘 好孩子，原是謠言——造謠的人太過不知羞恥了！但是世人是最好批短論長的，毋論什麼人都逃不了他們的批評。——譬如說，誰人能夠疑心你的朋友培小姐會作欠分寸的事呢？但是世人的心眼是壞極了，他們居然說上一個星期，當培小姐正要同教跳舞的先生上車逃走的時候，她的長親把她攔住了。
- 瑪 我敢保這都是無根的謠言。
- 甘 我也敢發誓說是無根的謠言；大約同上月所傳的新聞一樣無根；上一個月許多人傳說費太太同喀大佐的事；——不過這件事沒有解釋清楚。
- 約 他們任意造謠，實在是奇怪。

* * *

八

波斯古都出土記

秦理齋譯

(旅行雜誌第八卷)

東方學院發掘隊隊長赫士斐德博士之在此發掘也，不僅發見古代藝術界驚人作品，且檢得古波斯帝國儲藏典籍之府，獲土版二

4. Grounds, 根據。

6. Persepolis, 古波斯帝國之首都。

5. Cleared up, 弄清楚。

Expedition, exploring for the Oriental Institute,¹ has also uncovered a body of archives² of the Persian kings, containing some 20,000 clay tablets inscribed with cuneiform characters.³

This is the first important find⁴ of its kind ever made in the old Kingdom of the Lion and the Sun,⁵ which has endured for tens of centuries. What fascinating facts these tablets may reveal, when translated, as to ancient life in Persia cannot even be imagined. It may be, indeed, that here will be found the Persians' version⁶ not only of the wars with Greece, when Darius⁷ was defeated at Marathon⁸ and Xerxes⁹ at Salamis,¹⁰ but new facts on Persia's spectacular invasion of Egypt, as well as the graphic record of other dramatic events of those bygone days.

Persepolis itself, as a mysterious and stupendous ruin, has of course been known to foreign travelers and explorers since the 17th century. Scratched high on one of its walls is the legend: "Henry M. Stanley, *N. Y. Herald*, 1870."

Dismay and uneasiness seized some of the early visitors who first beheld the strange creatures, half man and half beast, which rear their mysterious heads above the ruins, and to this day the superstitious Bactrian nomads¹¹ who roam these wastes look with awe on the giant stone beasts and gods.

Fryer, an early explorer, wrote: "At the gate we encountered two Horrid Shapes, both for Grandeur and Unwontedness, being all in Armour of Coat of Mail,¹² striking a Terror to those about to intrude; their Counte-

1. Oriental Institute, 東方學院。

2. Archives, 典籍。

3. Cuneiform characters, 楔形文字。

4. Find, 發見。

5. The Lion and the Sun, 古波斯旗號。

6. Persian version, 波斯文字。

萬餘方，皆鑄以楔形文字，此實可謂吾人在此獅子太陽旗之千年古國第一次重要之發見。將來翻譯之後，對於古波斯民族之生活狀態，能發見何種有趣味之事實，此時尚難臆斷。蓋吾人在此土版中，當可獲觀波斯所紀之大流士薛西斯兩帝與希臘戰爭情形，又可發見波斯侵入埃及之新史實，及古代其他大事繪形繪聲之紀載，其對於今日僅存零片斷簡之遠古史足以修殘補闕，厥功之偉，洵非他種古物所可並比者也。

至於波斯泊里斯之廢墟，自十七世紀以來，即為外國旅行家與探險家所發見，今其斷垣之上，猶鑄有「一八七〇年紐約導報亨利史丹萊到此」之題名。

諒昔之遊歷家與探險家，初見此間半人半獸之巨像，昂其怪首，高踞於土阜之上，必有驚心動魂，悚異不寧之感，即在今日，迷信之伯克特游牧人，過此廢墟，觀龐大之石獸與神像，猶將慄慄聳懼，弗敢仰視也。

昔有探險家佛賴愛過此，曾云：「吾輩至宮門，即遇兩可怖巨物，軀幹龐偉，甲冑儼然，若欲對於闖彼宮禁者，先予一恐嚇者然。」

7. Darius, 波斯皇帝名。

8. Marathon, 地名(Darius 與希拉人大戰之地)。

9. Xerxes, 波斯皇帝名, Darius 之子。

10. Salamis, 地名(Xerxes 與希拉人大戰之地)。

11. Bactrian nomads, 伯特克游牧人民。

12. All ... Mai, 全副武裝。

nances were of the fiercest Lions and might pass for such¹ had not huge Wings made them flying Gryffions, and their Bulk of Hinder Parts exceeded the largest Elephants."

Herbert, another traveler, describes an image of gigantic size "standing as upright as his deformed posture will admit,² discovering a most dreadful visage 'twixt man and beast."

It was the great bulls, with wings, at the monumental entrance to the palace of Xerxes, which startled these early wayfarers. Standing 17 feet high, in heroic poise and appearance these weird beasts seem to typify the proud challenge of the old Persian emperors whose artists sculptured them.

Evidence that Persepolis long ago was gutted by fire, as told by Plutarch³ in his life of Alexander, was found by Dr. Herzfeld, in the form of layers of ashes and charcoal between the palace walls.

On Alexander's famous march into Persia, says Plutarch, he butchered the people of Susa (Shush), in western Persia, and at Persepolis he found as much coined money as he had found at Susa. "It took 10,000 pairs of mules and 5,000 camels to carry away the other furniture and wealth there."

It was after a merry drinking bout with his companions, wrote Plutarch, that Alexander the Great¹ was led to set fire to the glittering Persian capital. Many women had come to his camp, to meet their lovers and share in the victors' revelry. Most famous among these women was Thais, an Athenian, later the mistress of Ptolemy Lagus, king of Egypt. She, partly in praise of Alexander and partly to make sport for him, as the luxurious revelry continued,

1. Pass for such, 認爲巨獅。

2. Admit, 許可。

其面貌頗肖最兇猛之獅，設不張巨翼，而成爲半獅半鷹之怪物，且將目之爲巨獅，至其身軀之雄偉，卽臀部一段，猶逾今日最巨之象也。」

又有旅行家赫伯特者，亦在其遊記中描寫一巨獸之像云：「卽就此日挺然矗立之殘身斷肢觀之，猶將認爲發見一最可怖之半人半獸怪像焉。」

此兩旅行家所見驚心怵目之怪像，卽爲矗立於薛西斯帝宮門兩側之有翼巨獸像，高十有七呎，其雄駿偉岸之姿，似可表見古波斯帝王驕矜挑戰之態度。

昔希臘傳記家普魯泰克述亞歷山大事蹟，曾謂波斯泊里斯早已付之一炬，今赫士斐德果在王宮斷垣殘壁之間，掘見灰燼焦骸，層壘相積，足爲普氏紀述之一證。

據普氏傳述，當亞歷山大進軍波斯也，曾在西境大屠須薩，殲滅其居民，盡收其珍寶金錢，嗣至波斯泊里斯，所獲金銀亦如須薩之夥，曾用騾一萬對，駝五千匹之衆，載其所獲財賄重器而歸。波斯古都之繁華富庶，及其後焚劫之慘，於此可以想見矣。

亞歷山大之縱火於波斯古都，相傳在會集將校部曲大張慶功盛宴之後，當時所掠婦女，多命侍宴侑酒，有最慧麗之雅典名姝賽絲者，後爲埃及王拉古士之妃，曾於亞歷山大通宵長飲，盡歡極娛之際，半爲貢諛，半出戲語，進言曩者薛西斯曾燒夷雅典人廬舍，今

3. Plutarch, 希拉著名傳記家。

皇帝名(亞歷山大)。

4. Alexander the Great, Macdon

proposed to go out and burn the house of that Xerxes who had previously burned Athens. Other writers, Plutarch points out, say that the deed was premeditated. Apparently Alexander liked the idea, as did his followers, who felt that after the barbarian enemy's capital was burned they might the sooner return to Greece.

The sumptuous sculpture in stone, the tall, fluted columns, the giant stairways and carved stone friezes of course would not burn, but only the woolen roof, beams, other woodwork, and furniture. Also, as Dr. Herzfeld now finds, much adobe brick¹ was used in building Persepolis; this, crumbling in the winds of time,² tell about the bas-reliefs³ and sculptures and protected them, so that many are as clean, sharp, and fresh-looking as though chiseled yesterday.

Marauders in plenty have passed this way since the city burned. Tombs carved in the solid rock sides of adjacent hills have been rifled and despoiled.

Years ago, he (Dr. Herzfeld) surveyed Persepolis as thoroughly as he could without excavating. It was then that he first recognized one of the better preserved of the ancient structures as the harem palace⁴ of Darius and Xerxes.

So it was that when, after many years, he came to dig up and restore Persopolis for the Oriental Institute, he rebuilt the harem first for use as Expedition headquarters.

It was a tremendous task, for some of the blocks of stone that had to be replaced weighed 20 tons! There was

1. Adobe brick, 土磚。

2. Winds of time, 歷久的風雨。

大王曷勿焚其宮室，於是三百年來累代增修之帝都，遂燬於婦人之一言。雖普魯泰克曾謂他家紀載，亦有稱馬其頓王焚掠波斯古都，係屬預定計劃者，顧詩歌相傳，實出於賽絲之一語。顯似亞歷山大既心違其言，而當時部曲，亦思敵人都城夷爲平地後，或能與其君思歸之心，早日奏凱返國，故一致附和，無有諫阻者焉。

當時繁宮麗闕，館閣府庫，既悉付一炬，幸石上富麗之彫刻，與正殿高大之石柱石階，均非烈焰所能消融，得以保留至今，供吾人之瞻仰。至若畫棟雕樑，以及銜攝器皿，以波斯人之彫刻技藝，料必甚有可觀，惜皆木製，概已化爲灰燼。

據赫士斐德此日所考知，波斯泊里斯之建築物，類多用日光曝乾之土磚壘砌，歷年久遠，風吹雨淋，復化爲泥，掩覆此等焚贖石刻而保護之；因此雖歷二千餘年，而線紋圖形，猶如新嶄，絕少漫蝕剝落者，亦不可謂非不幸中之大幸。

加以波斯泊里斯被焚之後，二千年來，屢經兵匪之蹂躪，即附近山崖間鑿成之帝王陵寢，亦皆被人發掘無遺，殉葬珍器，無一存焉。

在若干年前，赫士斐德博士即已詳細和度波斯泊里斯情狀，知大流士與薛西斯兩帝之後宮，爲殘留較完整之古建築物，故爲東方學院從事發掘時，即首就此宮院遺址，修葺構築，作爲發掘隊之大本營。惟此修葺工程，亦至艱巨，因若干必須更換之巨石，有重至

3. Bas-relief, 線紋。

4. Harem palace, 寢宮。

also much adobe work to do, repairing the fallen walls. While this went on, the staff lived in tents pitched on the terrace, a man-made, platform-like base, 1,000 by 1,600 feet, on which the palaces stood. This terrace, like the palaces and statuary, was made of stone hewn from adjacent foothills.

Actual digging no sooner began than results of profound interest, from small objects loose in the rubbish to architectural elements, began to appear.

As the debris of time was slowly swept from the vast terrace, Herzfeld was able, for the first time, to make an authentic ground plan,¹ showing the architectural relationship that existed among the different palaces.

The staff of the Persian Expedition consists only of Doctor Herzfeld and four assistants. They live very comfortably at the harem palace. For a time one of the staff had his wife with him. She was probably the first woman to be sheltered by this harem building in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When we flew over Persepolis last spring, our impression of the site was awe-inspiring. Where once had dwelt pomp and circumstance,² with all the bickering and intrigue, the ambitions and the loves and hates surrounding one of the foremost capitals of all time, there was now only brooding desolation and silence, broken by the noise of workmen singing, by the shouting of orders, and the general hubbub of an archeological expedition hard at work.

In complete contrast with this first impression were the domestic scenes which greeted our eyes after we landed.

1. Ground plan, 宮殿基礎的位置。

二十噸者，至於修築已傾之牆壁，雖僅用日光曝乾之土磚，而工事亦殊繁重。

當此修理工程正在進行之際，各隊員則張幕於台地，其台廣一千呎，長一千六百呎，係人工所堆成，作為宮殿之基址。此種台地與宮殿旁院，均自附近山中採巨石構成。

發掘工作甫經開始，泥土之中，即往往有零星古物及當初建築陸續發見，引起考古學上無限興趣。迨廣大台地中之泥土逐漸清除，赫士斐德乃得相度宮殿位置，繪成圖樣，表示各宮建築上之聯各狀況。

波斯發掘隊，僅由赫士斐德博士與四隊員所組成。此五人者，即闢室於波斯古帝之後宮，起居亦頗安適。某時期中隊員某君之夫人且來小住數月，伊或者為二千餘年來居此後宮之第一婦人也。

當今春著者乘飛機抵波斯泊里斯也，初觀廢墟，不覺可怖之念油然而生，因思此地曩固雄視三洲之帝都，肩摩穀擊，人文薈萃，武夫政客，陰謀野心，萌蘖於此，英雄美人，離合悲歡，亦留痕於此，今則一片荒土，滿目淒涼，祇有工人之歌聲與傳呼命令聲，及發掘隊孳孳工作之擾攘狀態，聊破岑寂而已。

但吾輩降落之後，立有與此最初印象完全相反之家庭景象，送

Dr. Herzfeld had imported a flock of chickens, which now roosted in a corner of the palace of Darius the Great. In this classic henhouse they furnished eggs and fried chicken for the Expedition mess. It seemed almost ridiculous to stroll through these vast palace halls that once echoed to the trumpet or to the sweet strains of harps and lutes, and to hear to-day only the raucous crow and nervous cackle of roosters and hens restless in this strange environment!

Ceese, too, have been imported for food. One mother goose hissed us angrily as we tried to shoo away her goslings. A little pool has been built beside the harem for the ducks that also are part of this domestic scene. It was Persians who first brought to Europe the East Indian ancestors of our own common domestic chicken, once a jungle fowl in India.

Although Persian chefs are fairly adept, the available food is none too good¹ and must be brought by truck from the bazaars² of Shiraz,³ 38 miles to the southwest, over plain and mountain. No fruit or vegetables grow now at Persepolis, though at Istakhr, five miles to the north,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estates and gardens flourished in the days of the Persian emperors. To the newcomer in Persia, the item of food hardest to become accustomed to is the *mast*, or goat's milk clabber.

The native workers drink enormous quantities of hot tea and eat mainly bread and cheese. They seldom have meat, which is scarce. All of them smoke, and tobacco is one of the items given out by the Expedition staff as a prize for labors well performed.

1. None too good, 並不佳。

2. Bazaars, 市場。

入眼簾。赫士斐德曾攜來雞雞一羣，今方栖居大流士王宮之一隅，即於此古宮雞舍中，逐日供給雞蛋與煎雞，佐隊員之盤殮。吾人徒步此廣大之宮殿間，昔日曾有雄壯喇叭聲與悅耳之琴聲繞梁不絕者，今則僅有烏鴉與雞雞鳴聲相應和。一念及此，不禁令人興感於無窮。

鵝亦爲輸入供膳之品，同畜宮中，吾輩嘗戲逐小鵝一羣，即見母鵝對余等嘎嘎怒鳴，一若表示抗議然者。後宮之旁，鑿一小池，養鴨其中。此亦家庭氣象之一種。考今日歐人畜養之雞，其始祖爲印度樹林中野禽之一，即由波斯人自印度輸入歐土者也。

波斯庖丁，雖精於治菜，顧以物料不佳，且必遠購於西南三十八哩外之希拉茲小鎮，度山越嶺，車運而至，以故難展其所長。波斯泊里斯附近，則菜木菜蔬，無一生產。其北五哩許之伊斯泰赫，雖爲古波斯王公邸第花園之所萃，今亦荒蕪不毛，故土人食品，多取資於牲畜。吾人初至波斯，在食物中所難習慣者，當以山羊乳酪爲最。

工作之土人，日飲巨量熱茶。食物則以麵包乾酪爲主，罕食肉，以所產少而價甚昂也。菸草則無人不吸，所以發掘隊常以菸葉爲工作勤敏者之犒賞焉。

3. Shiraz, 地名。

Fly over Persepolis and at a distance to the east you see wide, shallow lakes, bordered by marshes, near which are villages and fertile, irrigated fields. As in our own Southwest, the lack of water hereabouts is the chief deterrent to farming.

Villagers elsewhere in this region eke a bare living¹ from small herds, from gathering wood, and from trading goods by caravan from one town to another, sometimes traveling long distances. It is 800 miles from Bushire, on the Persian Gulf, to Tehran, the modern capital, in the north.

In summer, to avoid the intense heat of midday, caravans frequently travel at night. To the newcomer it is pleasant to hear the bells from a caravan of a hundred camels, as it creeps slowly through the night along the road past Persepolis.

In former days these caravans ignored Persepolis; in fact, few travelers of any kind went out of their way to visit the ruins. Now, since the advent of the Persian Expedition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its visitors increase. Some are important.

This Near East, where civilization first arose, is a vast storehouse of buried cities and towns. They are filled with fascinating evidence of how humankind lived untold thousands of years ago. The excavation of these ancient sites has hardly been begun, despite all the stories regarding new discoveries which almost every day fill the press.

1. Eke a bare living, 獲得僅可維持生活之進款。

波斯泊里斯之東，相距稍遠處，有淺廣之湖泊，蘆葦叢生，湖畔村莊羅布，附近悉爲肥饒耕種地，至於波斯泊里斯一帶，則以缺乏水泉，不能耕種。村民或畜小羣之牛羊，或藉樵蘇以爲生，甚或結合駝隊，遠出經商，以度其簡單之生活。自波斯灣上布夏爾，經此間而北，至波斯京城德黑蘭，共長八百哩。

每當暑夏，駝隊常以夜行，避日中之炎威，初至其地者，每於夜闌人靜，聞百餘駱駝，鈴聲叮噹，自遠而近，亦至悅耳。

前此經商駝隊，本不常過波斯泊里斯，卽遊人亦罕有繞道至此，憑弔廢墟；自波斯發掘隊在此掘見古宮以後，來遊者日衆，卽波斯政府要人，亦有公暇戾止者。

吾人對此古文化發源地之近東，大可視爲埋藏太古城鎮之廣大貨棧，內皆滿儲數千年前人類如何生活之有趣證物。今雖考古家新發見之消息，日有披露於報章，而古城之發掘，此猶其發軔時期也。

附 錄

General Directions for Punctuation

PERIOD. A period is used after (1) a declarative sentence, (2) an imperative sentence, (3) an abbreviation.

EXAMPLES

1. This is our new text book.
2. Please bring me that book.
3. He called on Dr. Jones this morning.

INTERROGATION POINT. Every direct interrogative sentence should be followed by an interrogation point.

EXAMPLE: Can you answer all these questions?

EXCLAMATION POINT. All exclamatory sentences and expressions should be followed by an exclamation point.

EXAMPLE: Oh! bloodiest picture in the book of time!

COMMA. Set off by the comma (1) a phrase out of its natural order or not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word it modifies; (2) an appositive that does not restrict the modified term; (3) an infinitive phrase used independently; (4) a participle or a participial phrase placed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5) a participial phrase that is not essential to the meaning of the sentence; (6) an adjective clause when not restrictive; (7) an adverbial clause when not restrictive or placed at the beginning or in the middle

of a sentence; (8) a word or a phrase independent or nearly so; (9) an elliptical clause; (10) an absolute phrase; (11) a direct quotation introduced into a sentence; (12) a term connected by *or* and having the same meaning; (13) a series of words or phrases in the same construction unless all the conjunctions are expressed; (14) the clauses of a compound sentence when short and closely connected in thought; (15) the parts of dates and addresses.

EXAMPLES

1. Early one summer's morning, before the stirring of the family, the old clock suddenly stopped.
2. Ink, a dark fluid, is used in writing.
3.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am not prepared to go.
4. Entering the temple, we saw many old monks.
5. The spinal marrow, proceeding from the brain, extends downward through the backbone.
6. The sun, which is the center of our system, is millions of miles from us.
7. Black clothes are warm in summer, because they absorb heat.
8. Gentlemen, this, then, is your verdict.
9. When a boy, he learned how to use tools
10. Winter coming on, the grasshopper had no food.
11. The pine said, "No other tree is as fine as I am."
12. Rubbers, or overshoes, are worn to keep the feet dry.
13. The village has a temple, a public hall, and two

primary schools.

14. He feared trouble, and trouble came.
15. Wang was born on May 15, 1912, in Soochow, Kiangsu.

SEMICOLON. A semicolon is used to separate (1) the clauses of a compound sentence when they contain commas, and (2) independent clauses when slightly connected. (3) The words *as*, *namely*, *that is*, etc., introducing one or more examples, are preceded by a semicolon and are usually followed by a comma.

EXAMPLES

1. He was a brave, large-hearted man; and we all honored him.
2. The furnace blazes; the anvil rings; the busy wheels whirl round.
3. All parts of a plant reduce to three; namely, root, stem, and leaf.

COLON. A colon is used (1) before a direct quotation formally introduced, and (2) before a list of particulars formally introduced.

EXAMPLES

1. This is the precept of Socrates: "Know thyself."
2. Give the principal parts of these verbs: *feel*, *fly*, *flow*.

DASH. A dash is used (1) where there is an omission of such words as *as*, *namely*, or *that is*, introducing illus-

trations; (2) where the sentence breaks off abruptly, and the same thought is resumed after a slight suspension, or another thought takes its place; (3) instead of a parenthesis.

EXAMPLES

1. Water consists of two gases—oxygen and hydrogen.
2. If my son were only alive—but why lament the past?
3. The next day—the last of our visit—we drove to a magnificent temple.

APOSTROPHE. The apostrophe is used (1) to mark the omission of letters; (2) in the pluralizing of letters and figures; (3) to distinguish the possessive from the other cases.

EXAMPLES

1. Don't say *I can't*.
2. What word is there one half of which is *p's*?
3. My brother's pen has been found.

QUOTATION MARKS. Quotation marks are used to inclose (1) a direct quotation; (2) the quoted title of any division of a book or other publication, as, a chapter, a story, a poem, an essay, or an article; (3) the quoted title of a single musical composition or a picture.

EXAMPLES

1. Nelson said, "England expects every man to do his duty."

2. Have you read "The Hike that Failed" in this magazine?
3. I shall always remember how proud I was when I learned to play "The Flower Song."

QUOTATION WITHIN A QUOTATION. Use single quotation marks to inclose a quotation within a quotation.

EXAMPLE: "Yes," said Anne, "when I told her that, she replied, 'You are mistaken.'"

LONG QUOTATIONS. In a long quotation, such as a speech or a letter consisting of several paragraphs, use quotation marks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paragraph, but at the end of the last only.

PARENTHESES. Inclose in parentheses (1) exclamatory words, phrases, and clauses loosely included in a sentence, unless commas or dashes seem preferable; (2) figures, signs, letters, and dates inserted in a sentence.

EXAMPLES

1. Then he began to make excuses (I had expected that he would), but I remained firm in my demands.
2. In typewriting, a dash (—) consists of two hyphens (—).

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 was the thir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RACKETS. Brackets are used to inclose explanations

comments, corrections, criticisms, or directions inserted in a piece of writing by some other person than the original author.

EXAMPLES: That was his [Bret Harte's] first introduction to California.

In the year 1734 [actually 1733] the first edition of the book was published.



D 117

\$2.70
